

蔡東藩著

三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五冊

(41)

蔡東藩著

三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目錄

第八十一回	絕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鬧京城	五〇七
第八十二回	託公民搗亂衆議院	請改制譚聚督軍團	五一三
第八十三回	應電召辦帥作調人	撤國會軍官甘副署	五一九
第八十四回	借老友帶兵入京	叩故宮蚤夜復辟	五二五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道府爲說客	黎元洪假館作寓公	五三二
第八十六回	督馬廠受推總司令	戰廊房擊退辦子軍	五三八
第八十七回	張大帥狂奔外使館	段總理重組國務員	五四四
第八十八回	代總統啟節入都	投照會決謀宣戰	五五一
第八十九回	籌軍餉借資東國	遣師旅出擊南湘	五五七
第九十回	傅良佐棄城避敵	段祺瑞卸職出都	五六三
第九十一回	會津門譚傳主戰聲	阻蚌埠折回總統駕	五六九
第九十二回	遣軍隊馮河間宣戰	劫兵械徐樹錚逞謀	五七五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軍克敵	復長沙迭次奏功	五八一
第九十四回	爲虎作倀再借外債	困龍失勢自乞內援	五八七
第九十五回	聞俄亂籌備國防	集日員會商軍約	五九三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專工取媚	訂合同屢次貸金	五九九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斃陸建章	頒電文隱斥段祺瑞	六〇五
第九十八回	舉總統徐東海當選	申別言馮河間下臺	六一一
第九十九回	膺首選發表宣言書	借外情勸告軍政府	六一七
第一百回	呼奧援南北謀統一	慶戰勝中外竝膺嘯	六二四
第一百零一回	集靈囿再開會議	上海灘悉燬存烟	六三一
第一百零二回	贊和局李督軍致疾	示戰電唐代表宣言	六三七
第一百零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會	爭膠澳勉抗強權	六四三
第一百零四回	兩代表滬濱續議	衆學生都下爭譁	六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遭旁毆章宗祥受傷	踰後垣曹汝霖奔命	六五七
第一百零六回	春申江激動諸團體	日本國毆辱留學生	六六三
第一百零七回	停會議拒絕苛條	徇外情頒行禁令	六七〇
第一百零八回	迫公憤滬商全能市	留總統國會却咨文	六七七
第一百零九回	乘俄亂徐樹錚防邊	拒德約陸徵祥通電	六八三
第一百一十回	罷參戰改設機關	撤自治收回藩屬	六九〇
第一百一十一回	易總理徐靳合謀	宴代表李王異議	六九六
第一百一十二回	領事官袒兇調艦隊	特別區歸附進呈文	七〇二
第一百一十三回	對日使迭開交涉	爲魯案公議覆書	七〇九
第一百十四回	挑演燬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七一五

第一百十五回	張敬堯棄城褫職	吳佩孚臨席據詞	七二一
第一百十六回	罷小徐直皖開戰	顧大局江浙慶和平	七二七
第一百十七回	吳司令計敗段芝貴	王督軍誘執吳光新	七三四
第一百十八回	關京畿兩路喪師	投使館九人避禍	七四〇
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衆罪犯	靳總理會敘兩親翁	七四六
第一百二十回	廢舊約收回俄租界	拚餘生驚逝李督軍	七五三

第八十一回 絕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鬧蜀城

却說國務總理段祺瑞主張絕德，黎總統不肯照允，他遂負氣退出，竟往天津，且遣人賁呈辭職書。黎總統未免驚惶，當即派員挽留，不意教育總長范源濂也居然送入辭職書來。顯見是段氏逼派黎總統益加憂慮，乃亟延馮副總統入府商議挽回的法子。應前回馮氏入京馮國璋道：「總統若要挽留段總理，除非與德絕交，否則國璋亦想不出甚麼良法。」黎總統向沈吟未決，可巧派遣留段的委員回府覆命，報稱段總理已決計南歸，不願再來任事。國璋聽了，不禁微笑。旁觀者清黎總統向國璋道：「他不肯再來，奈何？」國璋道：「總統若依他計策，管叫他即日來京。」黎總統徐徐道：「恐怕未必。」國璋道：「國璋願赴津一行，勸他回來，但請總統決意絕德便了。」黎總統尚是默然。國璋道：「依愚見想來，我國儘可與德絕交，非但無害，且有大利。」黎總統道：「利從何來？」國璋道：「德犯衆怒，已成公敵，就是與他聯盟的意大利，亦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古人說得好：『寡不敵衆。』看來德國總不能持久的。這可見中國與他絕交，將來決不致有害。若從利益上起見，是現在協約各國已允我修改各種條約，豈非是一種大利麼？」黎總統道：「改約的事情，果真靠得住嗎？」國璋道：「且待段總理回京，再去探詢協約各國政府，如果實行承認，始提出照會，與德絕交。」黎總統道：「既這般說，請台駕一行，留段總理便了。」國璋當即退出，即乘專車赴津。

到了晚間，果然兩人同回，相偕至總統府，投刺進見。黎總統也即出迎，免不得與段總理周旋一番，段亦謙遜數語，當下發電各國，令各使探問明白，尋得各使覆電，略言：「駐在國政府，大致承認，如果我國實行絕德，將來各種條約，可望修改。」云云。於是黎段兩人，纔表同情。馮國璋即日回京，惟當時內外士紳，尚多異議，國會議員，如曹

振懋唐寶鏗丁世嶧等，有對德抗議的質問書，馬君武等，且通電各省，反對絕德，外如張勳倪嗣沖王占元諸督軍，統電請政府維持中立。還有孫文唐紹儀康有為姚文棟溫宗堯等，也迭電政府國會，不應與德絕交。他如順直省議會，奉天上海天津山東廣東等各商會，暨他種商學團體，均電請仍守中立。段總理絕不為動，壹意向前進行。特於三月九日，在迎賓館開宴，延請議員，疏通意見。議員等多半聰明，樂得見風使帆，隱表同意。這是三西見好處。

到了翌午，參衆兩院各開秘密會，段總理及財政總長陳錦濤，教育總長兼內務總長范源濬，司法總長谷鍾秀，外交部參事伍朝樞等，先至衆議院，報告外交經過情形，並述對德絕交的宗旨，請議員表示贊助。衆議員經討論後，投票表決，同意票得三百三十一張，不同意票只八十七張，得大多數贊成，表示通過。段總理復至參議院，登堂報告，仍如前說。適值夕陽西下，不及投票，乃約於次日表決。越宿參議院投票，有一百五十票是同意，只三十五票不同意，也算大多數通過。絕德案已經決定，正擬草定照會，提交德使，湊巧德使辛慈，着人費送照會至外交部。但見上面寫着，本公使於本日 即三月十日 午後七時，接奉帝國政府訓令，着以下列覆文，傳達中華民國政府。文曰：

中華民國抗議德國新近宣告之封鎖政策，而附以威嚇，帝國政府，曷勝駭異。蓋其他各國，僅僅提出抗議，中德邦交，素號親睦，且中國於封鎖區域以內，並無航業利益，則德之政策，於中國毫無影響，乃今於抗議之外，獨附威嚇之辭，以增抗議之力量，是尤不能不令人驚詫也。民國政府之抗議書中，謂「一華人因戰事而喪失生命者，已屬不少」云云，然須知民國政府，絕未嘗以關於此種損失之事實及申訴，通知帝國政府，而就帝國政府所得報告，則知華人之喪失生命者，僅受人僱用。於前敵開掘戰壕，及充當其他軍役之輩，蓋若輩已不曾為戰鬪員，因以冒此危險也。帝國政府，一再抗議運送華工赴歐，充當軍役，是德國即在此次戰事中，亦未嘗不示中國以友誼，而帝國政府，即因顧全此友誼故，以此種威嚇為非出自正軌，因望民國政府，改正其見解。帝國

政府，願於中國之航業利益，力加注意。以此之故，德國今雖不能於敵人宣告封鎖之後，取消其政策，而禁制實行無限制之潛艇戰爭，然已準備從國民政府關於保護華人民生命財產之特別願望。帝國政府以如此對待友邦者，蓋謹依其平日見解，以如中國若與德斷絕友誼，則將失却一真摯之友，而陷於糾結不解之局也。

末後，復附列一行道，本公使既將帝國政府的通牒，傳達貴國政府，倘貴國欲提出保護航業的問題，本公使已由帝國政府授權，得與磋商一切云云。當由外交部遞呈段總理，段以德國照會，雖有保護航業的示意，但封鎖戰略，仍然不肯取消，是我國提出抗議，終歸無效，只好與他絕交，不必遲疑。黎總統此時，已將全權授與段總理，當然不再阻撓，乃令外交部繕定照會，請黎總統蓋過了印，並附發德使護照，送他出境。照會中的內容，大略說是：

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畫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喪中國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貴公使照覆，雖稱貴政府仍願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鎖戰略，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已，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照會去後，再電令駐德公使顏惠慶，向德政府索取護照，即日歸國，並由黎總統布告全國道：

此次歐戰發生，我國嚴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國政府照會，德國新定之封鎖計畫，使中立國商船，從是日起，在限定禁綫內行駛，諸多危險等語。當以德國前此所行攻擊商船之方法，損害我國人民生命財產，已屬不少，今茲潛艇作戰之計畫，危害必更劇烈。我國因尊崇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遂向德國提出

嚴重抗議，並聲明如德國不撤銷其政策，我國迫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在我國深望德國或不至堅持其政策，仍保持向來之睦誼，不幸抗議已逾一月，德國之潛艇攻擊政策，並未撤銷，各國商船，多被擊沈，我國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數起，昨十一日據德國正式答覆，礙難取銷其封鎖戰略，實出我國願望之外。茲為尊崇公法保護人民財產計，自今日始，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特此布告。

同日復下一通令道：

現在我國已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所有保護德國僑民及其他應辦事宜，着各該管官署查照現行國際公法慣例，迅籌辦法，頒布施行。此令。

爲這一令，國務院中遂組織國際政務評議會，研究外交關係事項。正會長就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副會長乃是外交總長伍廷芳，並函聘王士珍、陸徵祥、熊希齡、孫寶琦、汪兆銘、汪大燮、曹汝霖、周善培、魏宸組、陸宗輿、張嘉森、夏貽彥、劉崇傑、丁士源、阮朝樞、張國淦等，爲會中評議員。所應研究事件，共分七則：（一）處借國內德僑；（二）對於協約國應提條件；（三）華工招募；（四）物料供給；（五）關稅改正；（六）巴黎經濟同盟條文；（七）議和大會中各問題。各會員方共同討論，逐條採行。

德使辛慈已卸旗回國，各埠領事，亦相繼出境，於是天津、漢口、德租界，即令地方官收回。還有津浦、北段鐵路管理權，及在上海、廈門、廣州等處德國商船，均先後歸華官收管，就是供職路礦的德國工程師，亦一體解職。惟普通僑民，暫仍仍舊僑居，德華銀行，暫聽照常營業。獨上海法租界中，有一德人所辦的同濟醫工大學，教育部擬收回自辦，那知法人先行逞強，由法租界工部局，勒令解散，把德人驅遣出境，看官可知租界的規例嗎？租借權雖歸外人，土地權仍屬我國，所有德校處置，應由我國辦理，經外交部援據法例，向法使抗議，法使不肯照允，只論強弱，不問公法。乃由教育部派員到滬，與該校董事協商善後辦法，當將該校遷入吳淞中國公學舊址，由部另任校長，仍

留德人為教員，照常開學。既已絕交，還要留住教員，也可不必。既而財政部復發出通告，停付欠德各款，將應解款項，暫存中國銀行，俟歐戰了結，再行定奪。偏英法各國，復出來反對，主張此款應存外國銀行，又惹起一番交涉。而且駐京的荷蘭公使，來一照會，自言受德使委託，所有在華利益，暫由本使代管。且中德雖已絕交，尚未宣戰，不能適用待遇敵人的法例，遽將德國所有利益沒收。那時段總理迭遭激刺，轉滋懊惱，索性提出宣戰問題，欲加入英法各國協約團，實行抗德。一來可滿協約國的希望，二來可免荷蘭公使的牽掣，倒也是個貫徹始終的主張。惟黎總統以與德絕交，已屬太甚，再擬宣戰，更覺不情，因此決計緩進，不從段請。自是府院的意見，復致相左，免不得又生衝突，激成嫌隙。這是黎善薩過柔之說。

正在雙方齟齬的時候，忽來了四川警電，報稱川滇兩軍，尋釁釀鬧的事情，當由黎總統下令，着四川督軍羅佩金，及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一律來京。看官！你道川亂何故發生？原來羅佩金署督四川，威望不及蔡鈞，且所部滇軍，駐紮川境，嘗與川軍有嫌。政府因川事平靖，電飭羅佩金裁撤各軍。羅即擬將川滇兵隊，酌量裁遣。師長劉存厚，周道剛，鍾體道，陳澤霖，熊克武等，暗地不服，意欲乘此逐羅，免不得反客為主。劉更跋扈異常，居然率領所部，徑入成都，只說羅督軍意分厚薄，遣派不均，來與羅督評理。羅佩金亦不甘坐讓，飭阻劉軍入城。劉軍那肯從命，一閃進去，竟向督軍署撲來。說時遲，那時快，督軍署內，竟發出大礮，轟擊劉軍。劉軍開槍還擊，遂鬧成一片兵禍，把省城作為戰場。可憐成都居民，茫無頭緒，驟聞各種槍礮聲，已嚇得魂飛天外。突然間一彈飛來，將牆壁間擊成窟窿，又突然間飛入數彈，插着人體，頓時血肉模糊，昏暈倒地。既而東坍西倒，南燒北焚，爆裂聲，傾塌聲，與男女哀號聲，併作一片，何罪至此！那兩邊的丘八老爺，還是興高采烈，拚命相爭。百姓都死丘八老爺，也難獨生。嗣經商民舉出代表，籲請休戰，方纔停了一兩天。羅劉各電致中央，爭辯曲直。黎總統尚欲籠絡兩人，特任羅佩金為超威將軍，劉存厚為崇威將軍，叫他即日來京，另命省長戴戡暫行兼代四川督軍，劉雲峯為暫編陸軍第二師師長，更派王人文為四川

查辦使張習爲查辦副使，赴川查辦，一面下令申告道：

四川自軍興以來，兵隊增多，餉需支絀，上年疊經電商督署督軍羅佩金，酌定裁遣各軍辦法去後，本年三月，據川軍師長劉存厚周道剛鍾體道陳澤霖熊克武等電稱，羅署督編遣軍隊，支配餉械，主客各軍，顯分厚薄等情。續據羅署督電稱，劉存厚陳澤霖收束軍隊，有意遲延，正擬派員查辦，聞即據羅署督電稱，劉存厚圍攻督署，劉存厚則謂羅署督開砲攻擊所部，並據各方電告，省城連日槍砲猛烈，人民生命財產，損傷甚巨，着派王人文張習馳往澈查。川民疊經兵禍，瘡痍未復，又遭此次重變，本大總統實痛於心，該查辦使務須秉公據實查覆，勿得稍存偏徇，在未經查覆以前，責成戴兼督嚴飭在省川滇各軍官長，約束所部，勿論如何，不准再滋事端。其省外各軍，各有維持地方之責，不准擅離防守，倘敢故違軍律，具在政府無所偏倚，即決無所姑息。所有此次被難商民，并着該省長迅即查明，妥爲撫輯，勿任失所。此令。

王人文張習兩人奉命登途，尚未到川，羅佩金已遵令交卸，將印信交與戴戡。戴戡即日就職，函商劉存厚，請他退兵出城。劉存厚仍然不保，還是擁兵圍逼，蟠踞城中，戴乃不得已電達政府，據實報告。小子有詩歎道：

儘說軍人貴服從，如何同境不相容？
武夫跋扈從茲始，肇禍原來是濫封。

政府接得戴電，應該如何辦理，且至下回說明。

與德絕交一事，自日後觀之，似爲段祺瑞之先見，然我國亦未嘗得沾大利，徒令府院衝突，釀成他日之各種戰釁，是豈不可以已乎？段失之太剛，黎又失之太柔，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吾不能不爲黎氏咎焉。若夫川省之兵禍，曲在劉而不在羅，黎乃欲調停了事，至欲竊以虛名，無分彼此。試思劉之目的何在，乃欲以將軍二字，飲彼野心得乎？況無罪者加賞，有罪者亦賞，是徒曩名器，益啓武夫玩視之漸，尾大不掉，適滋國憂，雖曰觀過知仁，而總統失權之弊，蓋自此始矣。

第八十二回 託公民搗亂衆議院 請改制譁聚督軍團

却說黎政府接到川電，纔知劉存厚擁兵自選，不服命令，只好變軟爲剛，將他免職示懲，隨即下令云：

前因川滇兩軍在成都省城衝突，疊由院部電飭雙方停止爭鬪，茲據戴兼督電稱，劉存厚於中央停止爭鬪之命，置若罔聞，仍攻督署等語。崇威將軍劉存厚，着卽免職，聽候查辦。所有在省川滇各軍，責成該兼督嚴飭各該管官長，卽日開拔出城，分別駐紮，恪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倘仍延抗，軍法具在，定惟該管官長等是問。此令。

此令下後，纔聞劉存厚有退兵消息。王張兩查辦使，得安抵川境，實行調查，報告川民被難情形，由黎總統撥款賑濟，且不必細表。惟外部兵禍，似覺少紓，內部糾葛，又開迭起。財政總長陳錦濤，入陳總統，許發次長殷汝驪，因煉銅廠事，有代人請託情弊。黎總統方擬核辦，忽由煉銅廠商人柴瑞周等，具稟國務院，聲言陳總長令渠借墊股款，并勒寫字據等情。當派夏壽康、張志潭查辦。覆稱事涉嫌疑，不無可議。因將陳錦濤、殷汝驪一併免職，交法庭依法審辦。殷汝驪已逃匿無踪，只陳錦濤到案候質，留置看守所。接連又是交通總長被控案，交通部直轄津浦鐵路管理局，曾向華美公司購辦機車，局長王家儉總務處長董益臨，納賄舞弊，閔動京中，經交通部查明，將他撤差。總長許世英，自請失察處分，情願免職。黎總統尙欲挽留，副國務院派員查覆，該局確有弊混等情，且與許總長亦涉嫌疑，因呈報黎總統。黎乃准許辭職，先將局長王家儉及前副局長盛文頤，併交法庭審理。總檢察廳且傳訊許世英，亦將他羈住看守所。陳許同時被押，可謂無獨有偶。司法總長張耀曾，動了兔死狐悲的觀念，竟劾檢察長楊蔭杭，及檢察官張汝霖，未得完全證據，遽傳訊許世英等，實屬違背職務，汗損官紳，於是許世英遂得釋放，連陳錦濤也保

釋出來。究竟官相誰。惟財政交通兩席，暫由財政次長李思浩，及交通次長權量代理。嗣復提出李經羲，擬任爲財政總長，經國會投票通過，老大的雲南故督，又儼然出臺來了。爲後文伏筆

國務總理段祺瑞，把開務視若輕閑，惟一心一意的對付外交，定要與德宣戰，當下電召各省督軍，及各特別區域都統，赴京會議，解決宣戰問題。山西督軍閻錫山，河南督軍趙倜，山東督軍張懷芝，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直隸督軍曹錕，安徽省長倪嗣沖，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蔣雁行，晉北鎮守使孔庚等，奉召親行，陸續晉京。此外各省，亦均派代表到會。四月二十五日，特開軍事會議，由段總理主席，極言對德問題，非戰不可。各督軍都統等，統是雄糾糾的武夫，素奉段爲領袖，段要絕德，大家均已贊成。段要戰德，何人再來反對孟恩遠，首先起座，呼出一贊成二字，隨後便大家附和，贊成贊成的聲音，震動全院。推孟出頭，爲國會張本。段祺瑞自然歡慰，俟散會後，即去報知黎總統。黎很是不樂，但又不便當面駁斥，只好淡淡的答道：「宣戰不宣戰，總須由國會議決，若但憑軍人主張，何必虛設此國會呢？」段祺瑞道：「提交國會是應當的手續，總統宜即日咨行。」黎總統默了半晌，纔道：「請總理代擬咨文便了。」諸腹中腹。段也不復再言，竟退出總統府，直至國務院，囑秘書擬定咨文，咨送府中蓋印。黎總統約略一瞧，文中有一本大總統爲促進和平，維持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認爲與德國政府，有宣戰必要等語，不禁自笑道：「什麼叫作必要？我國的內閣，尙是未平，難道還想與外人構釁麼？」說原不錯，但受人脅制奈何。說至此，憤憤的檢取印信，向紙上蓋訖，擲付來人。那來人接手後，便咨送衆議院去了。

衆議院接到咨文，免不得議論紛紛，有一大半是不主戰的，次日由議員秘密討論，無非是主戰的少，不主戰的多，結果是由議長宣言，俟兩日後，開全院委員會，審查這種宣戰案情。那知這風聲傳將出去，頗有許多請願書，似雪花柳絮一般，飄飄的飛入院中，有的是署着陸海軍人請願書，有的是署着五族公民請願團，有的是署着政

學商界請願團，還有北京學界請願團，軍界請願團，商界請願團，市民請願團，迷離偷恍，閱不勝閱，當由院中役夫，收拾攏來，一古腦兒擲入敗字籠中。請願團化作紙團兒，中國各種團體，也應如此處置。到了五月十日，衆議院開會審查，甫

經召集，門外忽嘯聚數千人，各持一小旗幟，寫着各種請願團字樣，每團有數十代表，手持傳單，一擁入院，見了議員，便將傳單分給，議員見他無理取鬧，不願接收，或接單稍遲，他即伸出如挺的手臂，似鉢的拳頭，向議員面前，猛擊過來。議員急忙躲閃，身上已被搥數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試看上文集議憲法時，同是議員，尙且彼此互毆，何怪他人乘間侮弄。

霎時間院中秩序，被他搗亂，還是議長湯化龍，有些膽量，索性向前語衆道：「諸位都是愛國的志士，既已有志請願，應該公同研究，如何動起釐來？況我等爲了宣戰一案，方在審查，並未倡議反對，奈何便得罪列位呢？」言未已，只聽一片譁聲道：「但將宣戰案通過，我等自然罷休。」湯化龍又朗聲道：「諸君是來請願，並不是來決鬪，就使

今日是決鬪問題，也應守着秩序，舉出代表，何必勞動許多人。」這數語理直氣壯，說得大衆無可辯駁，乃當場選出六人，作爲全體代表，進見議長湯化龍，接人後，六人各呈名片，一是趙鵬圖，一是吳光憲，一是劉堅，一是白亮，一是張堯卿，一是劉世鈞。化龍一一瞧畢，便問道：「諸君有何見教？」趙鵬圖應聲道：「聞貴院今日開會，是解決

宣戰問題，口下與德宣戰，乃是萬不得已的情形，要戰便戰，何待審查？今日如通過宣戰案，是貴院俯順輿情，我輩無不悅服，否則恐多不便。」白亮吳光憲復接入道：「如不通過此案，應請議長聲明，不許議員出院。」這種要挾，還是真世凱一人敢他。湯化龍不覺微哂道：「我却沒有這般權力，惟列位既已到此，請入旁聽席，少安毋躁，靜待我等解決。」

六人方纔無言退至旁聽席坐下。化龍卽命將全院委員會，改作大會，自己退入後室，憑着電話，傳入國務院，請國務總理，內務總長，司法總長，速卽蒞院彈壓，國務院中覆詞照允，好容易挨過兩小時，纔見兼署內務總長范源濂，乘輿到來，又閱兩小時，國務

總理段祺瑞，始偕巡警總監吳炳湘，率領警察百名，荷槍至院，是何遲滯也。是時天已薄暮，夜色淒其，門首各種請願

團，尙是喧擾不休，聲聲口口的譏罵議員，段祺瑞看不過去，當去吳炳湘婉言曉諭，仍然無效，乃借院中電話，招集馬隊，仗了馬上威風，將各請願團陸續趕散。趙鵬圖等六代表，也坐不安穩，溜了出去。待院內安靜如初，差不多將二三更天了。議員有數人受傷，先行返寓，還有日本新聞記者，亦被誤毆致傷，由警察總監吳炳湘派警送回。段總理，范總長，也相繼歸去。議長議員等一併散歸，翌日奉黎總統令云：

據內務部呈稱：「本月十日，衆議院開全院委員會，有多數請願團，磨集院門，發布印刷品，致有議員被毆情事。當即嚴令警察廳馳往解散，并將滋事之人查究」等語。著司法部交該管法庭從速檢察，依法究辦，并責成內務部隨時飭警妥爲保護，毋得稍涉疎懈。此令。

司法總長張耀曾接到此令，眼見得辦理爲難，竟上呈辭職。又有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農商總長谷鍾秀，海軍總長程璧光，均提出辭職書，陸續送呈總統府中。看官聽着這幾位總長，乃是國民黨中要人，與段總理感情，本不甚融洽，當時得入閣任事，亦由段氏自欲羅才，特地化除畛域，採用幾個異派的人物。但黎總統亦曾加入國民黨，黨同道合，自然沆瀣相投，就是衆議院的議員，一半入國民黨籍，他的黨旨，不願與德宣戰，所以反對段氏隱表同情。此次各種請願團，脅迫議院，明明由主戰派指使，無拳無勇的司法部，如何辦理？且因黨見未合，不能不辭職求去。伍谷程三總長，無非同黨關係，致有連帶辭職的舉動，偏黎總統並不批答，鎮日裏延宕過去，那提出辭職的總長，也不到國務院，樂得自由數天。統是心相印。

只有這位段總理，自信甚深，硬要達到宣戰目的，今朝催衆議院開議，明朝催衆議院議決。衆議院寂然不動，挨過了七八天，始由議員褚輔成倡議，略謂：「國務員已多數辭職，此案且從緩議，俟內閣全體改組，再行討論未遲。」當經多數表決，咨覆國務院。看官，你想段總理望眼將穿，恨不得即日宣戰，偏經國會牽掣，不能由他作主，他如何不忿？如何不惱？當下與督軍團密商設法洩恨。三個縫皮匠，比個諸葛亮，況有二十餘人會議此事，應該想出

一個絕妙的法兒，他不從宣戰上着想，偏從憲法上索癩，因即擬定一篇改制憲法的呈文，由吉林督軍孟恩遠領銜，交總統府，其文云：

竊維國家賴法律以生存，法律以憲法為根本，故憲法良否，實即國家存亡之樞。恩遠等到京以來，轉瞬月餘，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猶無難髮計圖善。惟日前憲法會議二讀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衆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衆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之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查責任內閣之制，內閣對於國會負責，若政策不得國會同意，或國會提案彈劾，則或令內閣去職，或解散國會，訴之國民，本為相對之權責，乃得持平之維繫。今竟限於有不信任之決議時，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憑，提案彈劾，尚須罪狀可指，所謂不信任云者，本屬空渺無當，在憲政各國，雖有其例，究無明文。內閣相對之權，應為無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參議院之同意，我國參衆兩院，性質本無區別，週護自在意中，欲以參議院之同意解散衆議院，寧有能行之一？是既陷內閣於時時顛危之地，更侵國民裁判之權，憲政精神，漸滅已盡。且內閣對於國會負責，故所有國家法令，雖以大總統名義頒行，而無一不由閣員副署，所以舉責任之實際者在此，所以堅閣員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總理，為國家何等大事，乃云不必經國務員副署，是任命總理時，雖先有兩院之同意為限制，而罷免時則毫無牽礙，一惟大總統個人意旨，便可去總理如逐豚。試問為總理者何以盡其忠國之謀，為民宣力乎？且以兩院鄭重之同意，不惜犧牲於命令之下，將處法律於何等？又將自處於何等？至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層，議會專制口吻，尤屬顯彰悖逆，肆無忌憚。夫議員議事之權，本法律所賦予，果令議決之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則議員之於法律，無不可起滅自由，與朕開口即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異國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權，將同歸消滅，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議員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國家治理，能乎不能？況憲法

會議近日開會情形，尤屬鬼蜮，每一條文出，既恆阻止討論，羣以即付表決相諱，請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決定例，而輒以反證表決爲能事。以神聖之會議，與兒戲相終始，將來宣布後謂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憲法，破壞責任內閣精神，掃地無餘，勢非舉內行政各官吏，盡數變爲議員僕隸，事事聽彼操縱，以暢遂其暴民專制之私欲不止，我國本以專制弊政，稅害百端，故人民將士，不惜擲頭顱，捐血肉，慘澹經營，以構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顯擺專制之權，歸其掌握，更復何有國家！以上所舉，猶不過其犖犖大者。其他鉅束行政，播弄私權，糾纏尙多，不勝枚舉。如認此憲法爲有效，則國家直已淪胥於少數暴民之手。如憲法布而羣不認爲有效，則禍變相尋，何堪逆計！恩遠等觸目驚心，實不忍坐視艱辛締造之局，任令少數之人，倚法爲奸，重召鉅禍。欲作未雨之綢繆，應權利害之輕重，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爲國家計，是已自絕於人民，代表資格當然不能存在。猶憶天壇草案初成，舉國惶駭時，我大總統在鄂督任內，挈銜通電，力闢其非，至理名言，今猶頌聲盈耳。議憲各員，具有天良，當能記憶，何竟變本加厲，一至於此。惟有仰懇大總統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如其不能改正，即將參衆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賜。恩遠等忝膺疆寄，與國家休戚相關，興亡之責，寧忍自後於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鑒察，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呈文上的署名，除領銜的孟恩遠外，就是王占元、張懷芝、李厚基、趙倜、倪嗣冲、李純、閻錫山及田中玉、蔣雁行等。又有浙江代表趙禪、奉天代表楊宇霆、黑龍江代表張官、張發宸、陝西代表瞿壽禮、甘肅代表吳中英、熱河代表馮夢雲、湖南代表張翼鵬、新疆代表錢桐、江蘇代表師景雲、貴州代表王文華、雲南代表葉萃，共得二十二人。一面遞呈國務總理，及通電各省，這一場有分教：

蒼狗白雲多變幻，紅羊浩劫又侵辱。

欲知黎總統會否照准，且待下回分解。

有袁世凱之脅迫議會，勾結軍閥，而段祺瑞乃欲踵而效之，彼時兩閣之搗亂議會，果誰使之乎，督軍團之糾劾議會，果誰使之乎，夫議會之一切舉動固不足盡滿人意料，然武夫專制之爲禍，較甚於議會之專制，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袁氏且毒人自毒，段智不袁若，乃亦起而效尤，寧非大誤，國家多難，枕不安，顧尙堪一誤再誤耶？吾觀段氏之所爲，吾尤不能無憾於袁氏矣。

第八十三回 應電召辯帥作調人 撤國會軍官甘副署

却說督軍團遞入呈文，待了兩日，未見批答下來，料知黎總統不肯照允，遂向總理處告辭，陸續出京。行到天津，復在督軍曹錕署內，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適徐州張勳亦有密電到津，邀各軍長等同赴徐州，各軍長又復南下，與張辯帥晤談竟夕，彼此訂定密約，方纔散歸，靜聽中央消息。商董奕實什麼藥纔隔兩天，即聞黎總統下令，免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職，着外交總長伍廷芳暫行代理國務總理，陸軍次長張士鈺代理陸軍部務。一箇霹靂，響徹中原，各軍長正防這一着，準備與中央翻臉，方擬傳電質問，忽由總統府發出通電，略云：

段總理任事以來，勞苦功高，深資倚畀，前因辦事困難，屢請辭職，登經慰留，原冀宏濟艱難，同支危局。乃日來閣員相繼引退，政治莫由進行，該總理獨力支持，賢勞可念。當國步阡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難，本大總統特依約法第三十四條，免去該總理本職，由外交總長暫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圖大用，一面敦勸東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陸軍總長一職，擬令王聘卿繼任。執事等公忠體國，偉略匡時，仍冀內外一心，共圖國是，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這道電文，預發出來，各軍長統皆愕然。看到電文的署名，除黎總統外，就是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副署，大衆更覺驚譁。未幾即接到段祺瑞通電，略言：「卸職出京，暫寓天津，惟調換總理命令，未經祺瑞副署，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生何影響，祺瑞概不負責。」云云。看官閱此，應知他言中寓意，明明是教外省督軍，質問中央，詰他違法。於是長江巡閱使張勳首先拍電，謂：「此令由伍廷芳副署，不合法律。」此外各省軍長，亦如張勳所言，陸續電詰。非發派，乃首駁黎氏，無非欲收漁人之利。

就是國會議員，亦不得不提出質問。謂復爾爾當經伍廷芳依據約法，兼引民國以來任免總理的先後，通電解釋，並向議會答覆。議會中原是虛與委蛇，不再窮詰，惟各軍長怎肯罷休，自然堅持到底，還要翻餽，申請黎總統收回成命。黎總統如何肯從，但將各軍長電文置諸高閣，特派王士珍爲京津一帶臨時警備總司令，江朝宗、陳光遠爲副司令，戒備非常。

正在內外爭持的時候，突接寧夏護軍使馬福祥來電，報稱：「擒獲偽皇帝吳生彥，即日正法」等語。原來吳生彥爲甘肅匪首，也艷羨皇帝二字的美稱，因即糾衆千餘，騷擾甘蒙邊境，詐稱爲清室後裔達兒六吉，自號統緒皇帝，把光緒宣統二年號，湊合成名，可發一噱。封黨徒盧占魁爲大元帥，與兵恢復，幸由馬福祥所部軍隊，聞風剿捕，斬獲

百人，賊衆究係烏合，紛紛駭散。偽皇帝與偽大元帥，一籌莫展，只有亂竄一法，結果是無處奔避，被官軍四面兜拿，擒至獲軍使轅門，訊明情實，賞給幾個衛生丸，送他歸隱。袁氏想做皇帝，尙難成事，何况吳生彥，但亦袁氏引帶出來，故特敘及。

總統接得捷電，自然放心。惟伍廷芳係由黎氏任命，作爲臨時總理，未經國會通過同意，自未得繼續下去，再加各軍長交相詰難，廷芳也覺不安，屢向黎總統處告辭。黎總統焦思苦慮，想出一個老成重望的人物，請令上臺。欲知他姓甚名誰，就是新命財政總長李經羲。

經羲係清傅相李鴻章從子，年已老朽，不堪大用。黎獨追溯從前，謂祺瑞父嘗從故軍門周盛傳麾下，周本淮軍將領，隸屬李氏，李氏爲北洋系軍閥舊家，借他餘威，或可彈壓北洋軍人，免他滋擾。婚媾尙且反噬，遑論舊誼。適值李

經義奉命至津，正好畀他重任，維持危局。當下轉咨國會，擬任李經義爲國務總理，請求同意。國會議員與黎氏通同一氣，自然不致兩歧，不過手續上總須投票，方可表決。等到開函檢票，自得多數同意，覆告政府。黎總統便卽下令，特任李經義爲國務總理，一面派員赴津迎李入京。李經義未肯遽允，覆書辭謝，再經黎總統手書敦勉，經義仍然模糊作答，不卽啓行。惹得黎總統望眼將穿，非常焦灼。

不意督軍團的手段，煞是利害，一聲爆裂，首發淮上。安徽省長倪嗣冲，居然通電各省，宣告獨立。略言：「羣小怙權，擾亂政局，國會議員，乘機構煽，政府幾乎一空。憲法又係議院專制，自本日起，與中央脫離關係。」云云。這電爲民國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拍發，越日卽扣留津浦鐵路火車，運兵赴津，頗有晉陽典甲的氣象。詞是本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陝西督軍陳樹藩，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山東督軍兼署省長張懷芝，黑龍江督軍兼署省長畢桂芳，幫辦軍務許蘭洲，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福建督軍李厚基，山西督軍閻錫山，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綏遠旅長王丕煥，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等，依次譁噪，與那倪嗣冲異口同聲，昌言獨立。那時苦口婆心的黎善薩，真弄到魔障重重，沒法擺佈了。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等，又統是無拳無勇，不能救急，沒奈何再使秘書勞神，撰了數千百言電發出去，勸告督軍團，此派員分往宣慰，看官你想這班督軍團，手擁強兵，氣餒極盛，豈是區區筆舌所得挽回？當下獨立各省，均派幹員至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卽用雷震春爲總參謀，將設臨時政府，臨時議會，風聲日緊。一日，黎總統寢食不安，孤危得很。適安徽督軍張勳，遞入呈文，歷陳時局危險，勸黎總統勿再固執，危及國家，言下并有自出斡旋的意思。黎總統還道他是個好人，巴不得他出來調停，念來抱佛脚，那知他是個牛魔王。再電問李經義，經義亦主張召勳，因決計下令道：

據安徽督軍張勳來電，滲陳時局，情詞懇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爲國家禦侮之官，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與心左，慨歎交深。安徽督軍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卽迅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

同大局，跋子望之！此令。

張勳接到此令，喜如所望，即覆電到京，剋日啓程，別有肺腑，明眼人當能窺測。

衆議院議長湯化龍，當日時艱，料知前途必有大變，不如見機遠禍，乃向院中陳請辭職。各議員表決許可，因即改選，另舉吳景濂爲議長，副議長陳國祥亦情願去職，偏不得大衆允許，只好仍然留任。外此如參衆兩院議員，有心趨避，聯翩告辭，樂得離開煩惱場，同去享福。最驚人耳目的事情，乃是副總統馮國璋，亦電達參衆兩院請辭中華民國副總統一職，並派員將原受證書，具文送繳兩院，且通電中央及各省，聲明時局險巇，無術救濟，不能視顏尸位等情。黎總統越覺焦急，慌忙覆電慰留，一面敦促安徽督軍張勳及國務總理李經羲入都，挽救危局。江西督軍李純，却是有些熱誠，意欲出爲調停，特由贛省入京，窺探兩造意見，竭力周旋。偏黎總統的心目中，專望那辦子大帥，天津的各省總參謀處，又是倚勢作威，不容進言，李督軍徒討了一回沒趣，只好掃興自歸。那辦帥張勳於六月七日起行，隨身帶着精兵五千，乘車就道，越宿卽至天津，與李經羲晤商。彼此密談多時，定了密計，遂先派兵入京，作爲先聲，又電陳調停條件，第一項宜解散國會，第二項是撤銷京津警備。意欲何爲？黎總統接電後，明知這兩項是都不可行，但事在燃眉，不得不依他一條，把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的警備總副司令，先行撤銷，然後再覆電張勳，商榷解散國會一事，似乎有不便依議的情形。偏張勳堅執己見，謂一國會若不解散，斷無調停餘地，自己亦未便晉京，擬卽回任去了。一黎總統接到此電，又大吃了一驚，可巧駐京美公使復來了一角公文，由伍廷芳親自費入。黎總統急忙啓閱，但見上面寫着：

美國政府，聞中國內訌，極爲憂慮，篤望卽復歸於和好，政治統一。中國對德宣戰，抑或仍守與德絕交之現狀，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國最爲必要者，乃維持繼續其政治之實驗，沿已得進步之途徑，進求國家之發展。美國所以關心於中國政體及行政人物者，僅以中美友誼之關係，美國不得不助中國。但美國尤深切關心者，在中國之維持中央統一與單獨負責之政府。是以美國今表示極誠懇之希望，願中國爲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計，

立息黨爭，並願所有黨派與一切人民，共謀統一政府之再建，共保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所應有之地位，但若內訌不息，而欲佔其以應得之地位，則必不可能也。

黎總統覽到此處，見下文只有寥寥數字，料不過是起結套話，因此不暇細瞧，便將來文置諸案上，顧語伍廷芳道：「這原是友邦的好意，但目前危狀，幾乎朝不保暮，公可別有良策否？」廷芳躊躇多時，竟想不出什麼法子，只得當面敷衍道：「總統高見，究應如何辦法？」黎總統答道：「張勳所要求的二大條件，京津警備，已經撤銷，只解散國會，事關重大，未便照行，偏他定要照辦，如何是好？」廷芳道：「民國約法，並無解散國會的條件，此事如何行得？就是前日段總理免職，廷芳面奉鈞命，勉強副署，那還有約法可援，已遭各軍長反對，痛責廷芳，倘或解散國會，是要被全國唾罵了。」黎總統道：「這便怎麼處？」廷芳道：「且再派一幹員，赴津與張勳婉商，寧可改行別種條件罷。」黎總統點首無言。廷芳便即退出。當由黎總統派員往津，纔閱一宵，便見該員返報，據言：「張勳意見，非解散國會，斷不可了，現限定三日以內，必須頒發解散國會的命令，否則通電卸責，南下回任，恕不入謁了。」彷彿真的教書。黎總統聽着，直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又召伍廷芳等熟商，廷芳托辭有疾，但呈入一篇辭職書，不願進見。此外有幾位國務員，應召進來，也無非面面相覷，支吾了事。

光陰易過，倏忽三天，張辯帥所說的限期，已經到了，黎總統再召集文武各員，咨商國是，大家亦不肯作主，惟推到總統一人身上。就中有一個步軍統領江朝宗，甫卸警備副司令的職銜，想乘此出些風頭，竟說解散國會，並非今日創行，尙記得袁世凱時代，總統爲保全大局起見，何妨毅然決計，暫撤國會，再作計較。黎總統捻鬚道：「伍代接爲了副署一事，不便承認，所以稱疾辭職，現有何人肯來擔負呢？」朝宗道：「爲國爲民，義所難辭，但教總統另簡一人，使他副署，便好解決了。」黎總統委實沒法，只好商諸各部總長，請他擔任此責。各總長同聲推辭，黎總統仍顧江朝宗道：「看來此事只好屬君了。」朝宗道：「此事本非朝宗所宜負責，但事已至此，也不能不爲總統分憂。」

朝宗也不遑後顧，就此一幹罷。畢竟武夫膽大。黎總統也明知不妙，惟除此以外，別無救急的良方，沒奈何把頭微點，待到大衆退出，即命秘書代繕命令，逐條頒發。第一道是准外交總長伍廷芳，免代理國務總理職。第二道是特任江朝宗暫行代理國務總理。第三道便是解散國會了。略云：

上年六月，本大總統申令，以憲法之成，專待國會，憲法未定，大本不立，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等因。是本屆國會之召集，專以制憲爲要義。前據吉林督軍孟恩遠等呈稱：「日前憲法會議及審議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衆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衆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經國務員之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考之各國制憲成例，不應由國會議定，故我國欲得良妥憲法，非從根本改正，實無以善其後。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爲國家計，惟有仰懇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將參衆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等語。近日全國軍政商學各界，函電絡繹，情詞亦復相同，查參衆兩院組織憲法會議，時將一載，迄未告成。現在時局艱難，千鈞一髮，兩院議員紛紛辭職，以致迭次開會，均不足法定人數，憲法審議之案，欲修正而無從，自非另籌辦法，無以慰國人憲法期成之囑望。本大總統俯順輿情，深維國本，應即准如該督軍等所請，將參衆兩院即日解散，剋期另行選舉，以維法治。此次改組國會本旨，原以符速定憲法之成議，並非取消民國立法之機關，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這道解散國會的命令，當然由江朝宗副署了。朝宗雖已副署，也恐爲此招尤，特通電自解道：

現在時艱孔亟，險象環生，大局岌岌，不可終日。總統爲救國安民計，於是有本日國會改選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權代總理，誠不忍全國疑訝，集於主座之一身，特爲依法副署，藉負完全責任，區區之意，欲以維持大局，保衛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靈不罹塗炭。一俟正式內閣成立，即行引退。違法之責，所不敢辭。知我罪我，聽諸

輿論而已。

發令以後，黎總統長吁短歎，總覺憤懣不安，意欲再明心迹，方可對己對人，小子有詩爲證云：

文人筆舌武夫刀，擾擾中華氣量豪。一體如何左右袒，枉教元首費憂勞。

欲知黎總統如何自明，試看下回續敘。

段總理免職，首先反抗者爲張勳，而後來宣告獨立，乃讓倪嗣冲張作霖等出頭，豈辦帥之先勇後怯耶？彼蓋故落人後，可以出作調人，而自遂其生平之願望。黎總統急不暇擇，便引爲臂助，一心召請菩薩待人，全出厚道，安知伏魔大將軍反爲魔首也。至解散國會一事，伍廷芳不敢副署，因致辭職，獨江朝宗毅然入請，願爲效勞，趕赴武夫，膽量固豪，其亦料將來之變幻否耶？而德不勝才之黎總統，則已不堪曾迫矣。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帶兵入京 叩故宮夤夜復辟

却說黎總統解散國會，心中仍然憤悶，不得不表明心迹，因再囑秘書草就一令，同日繕發。大略說是：

元洪自就任以來，首以尊重民意，謹守約法爲職志，雖德薄能鮮，未歷輿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懷，當爲國人所共諒，乃者國會再開，成績尙尠，憲政會議，於行政立法兩方權力，畸輕畸重，未劑於平，致滋口實。皖奉發難，海內騷然，衆矢所集，皆在國會，請求解散者，呈電絡繹，異口同聲。元洪以約法無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壞法律，曲徇衆議，而解紛靖難，智勇俱窮，亟思遜位避賢，還我初服，乃各路兵隊，逼近京畿，更於天津設立總參謀處，自由號召，並開有組織臨時政府與復辟兩說，人心浮動，訛言繁興。安徽張督軍北來，力主調停，首以解散國會爲請，迭經派員接洽，據該員復述：一如不卽發明令，卽行通電卸責，各省軍隊，自由行動，勢難約束一等語，際此危疑震

據之時，誠恐弱躬引退，立啓兵端，匪獨國家政體，根本推翻，抑且攘奪相尋，生靈塗炭。都門首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爲自衛計，勢必至於干涉，終以保護亡國之禍，即在目前。元洪籌思再四，法律事實，勢難兼顧，實不忍爲一己博守法之虛名，而使兆民受亡國之慘痛。爲保存共和國體，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統一計，迫不獲已，始有本日國會改選之令，忍辱負重，取濟一時，吞聲茹痛，內疚神明。所望各省長官，其曾經發難者，各有悔禍厭亂之決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諒苦衷，不生異議，庶幾一心一德，同濟艱難，一俟秩序回復，大局粗安，定當引咎辭職，以謝國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這令下後，兩院議員，無可奈何，相率整裝出都。督軍團已得如願，不戰屈人，便都電告中央，取消獨立。惟黑龍江督軍畢桂芳，爲幫辦軍務許蘭洲所迫，卸職自去。許蘭洲亦不待中央命令，但說由畢桂芳移交，居然就職。力大爲王，管什麼高下政府也不暇過問，由他胡行。惟廣東督軍陳炯明，廣西督軍譚浩明，乃是國民黨中的健將，素來扶持黎總統，不入督軍團中。此次聞黎氏被迫，解散國會，已經憤不可遏，躍躍欲動，再經議員等出京抵滬，電致湘粵桂滇黔川各省，謂：「民國約法中，總統無解散國會權，江朝宗爲步軍統領，非國務員，更不能代理國務總理。且總統受迫武人，亦已自認違法，所有解散國會的命令，當然無效。」這電文傳到兩督軍座前，便雙方互約，暫歸自主，俟恢復舊國會或重組新國會，依法解決時局，再行聽命。兩督聯名傳電，理由頗也充足。但兩廣僻處嶺南，距京最遠，就使他加倍激烈，亦未足僑服督軍團。所以督軍團全然不睬，反暗笑他螳斧當車，不自量力。

還有這位張辯帥，趾高氣揚，竟與李經羲偕行入京，來演一齣特別好戲。黎總統派員至車站前，恭迎二人入都，就是都中人士，拭目待着，也總道是兩大人，物定有旋天轉地的手段，可以易危爲安。俟至汽笛鳴鳴，烟塵滾滾，京津火車，轆轤前來，車上懸着花圈，一望便知是偉人座處，不由的瞻仰起來。尋常時候，火車到站，非常忙亂，此時却格外鎮靜，車站兩旁，統有兵隊森列，嚴肅無聲，但見辯子大帥，與李老頭兒，聯翩下車，卽由總統府特派員上前

鞠躬，表明總統誠意。張辦帥滿面春風，對他一笑，便改乘馬車，由隨來的一營兵士，擁護出站，借李經羲同進都門去了。演勢，反跌下文。

看官記着！張李入都的日子，乃是六月十四日，過了數天，尚未有甚麼舉動，惟見都城內外，徧貼定武將軍的告示，大略說：「此行入都，當力籌治安，一餘亦沒有意外奇語。有幾個聰明伶俐的士人，看到定武將軍四字，已不禁生疑，暗想定武將軍，雖是張辦帥的勳銜，但他究任安徽督軍，如何出示都門，敢來越俎？就中必有隱情，不可測度。仔細探聽總統府中，但聞張李二人，與總統晤談數次，亦無非是福國利民的口頭禪，沒甚表異。大家無從揣摩，只得去過一邊。到了二十一日，天津總參謀處，由雷震春宣告撤銷，到也是一番佳象。二十四日，國務總理李經羲就職，奉令兼財政總長，亦未嘗提出辭呈，不過他通電各省，自稱任事期限，只三閱月，過此便要辭職，這是他格外鳴謙，無關重輕。二十五日，復由黎總統下令，任命李經羲兼鹽務督辦。二十六日，內務部因改選國會，特設辦理選舉事務局局長，派出楊熊祥。二十九日，准免司法總長張耀會，及農商總長谷鍾秀二人，改任江甯署司法總長。李盛鐸署農商總長。這條命令，却是有些蹊蹺。張谷皆國民黨，忽然免職，另任他人，想總是削奪國民黨的面子，剷除黎總統的心腹，此外當無甚關係了。逐層反跌。

誰料事起非常，變生不測，六月三十日的夜間，竟演就一場復辟的幻戲出來。確是奇聞。復辟二字，本是張辦帥念念不忘的條件，從前徐州會議第一條，即為尊重優待清室的成約，暗中已寓有復辟的意思。至第二次徐州會議，表面上仍籌議治安，其實是為了復辟計畫，重復討論。倪嗣冲素不贊成共和，馮國璋模稜兩可，餘皆奉張辦帥為盟主，莫敢異言。張辦帥部下，統皆垂辦，原是借辦髮為標幟，待時復辟。此次黎段齟齬，正是絕好機會，所以連番號召，要結同盟。看得透，寫得出。直隸督軍曹錕，本列入督軍團內，聞着此議，忙去請教前清元老徐世昌。徐世昌搖首道：「這事斷不可行，少軒自謂忠清，我恐他反要害清了。」是極。錕領教後，方知張勳所議不合。少軒就是張勳表

字。惟張勳曾有各守秘密的條約，故錕與徐說明，各不聲張，坐觀成敗。

及勳既北上，陽作調人，暗中實爲復辟起見。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所以張勳到津，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就有反對復辟的通電，迭稱復辟論調，具有五大危險：一關財政，二關外交，三關軍政，四關民生，五關清室，說得淋漓痛切，毫無剩詞。副總統馮國璋閱電文，亦幡然覺悟，發一通電，與熊共表同情。實未免首鼠兩端。黎總統覽到熊馮兩電，很覺驚心，因此解散國會時，自明心迹，也曾將復辟二字提及，預先示懲。補前文所未詳。就是張辯帥的好友，亦密電勸阻，略言：「時機未熟，民情未孚，兵力未集，不宜輕舉妄動。」張頗有所悟，覆電謂：「俟大局粗定，內閣組成，便當南返徐州，所有復辟一說，自當取消，無庸再議。」於是遠近安心，不復擔憂了。

偏偏張勳參謀長萬繩栻，熱心富貴，希旨迎合，日夕在辯帥旁，微詞挑撥，慫恿復辟，又去敦促文聖人到京，作一幫手。文聖人姓名雖就是前清工部主事康有爲，有爲嘗到徐州，謁見張勳，勳與他談論時政，語多投機。彼此都是保皇派，自然契合。康尙文、張尙武，兩人各謂謂自夸，故時論號爲文武兩聖人。至此康有爲接奉密召，星夜到京，預擬詔書數紙，持入見張，張勳正往江西會館中夜宴，時尙未歸，當由萬繩栻接着，與有爲密議多時，差不多是二更天氣了。繩栻急欲求逞，派人赴江西會館，探望張勳，好容易纔得使人還報，謂：「大帥在會館中聽戲，所以遲歸。現在戲將演畢，想就可返駕了。」張勳與有爲又眼巴巴的守候，約過了二小時，方見辯子大帥大踏步的進來，有爲亟上前請過晚安，由張勳歡顏道謝，引他就座。彼此寒暄數語，繩栻已將左右使開，向有爲傳示眼色，令他進言。有爲即將草擬詔書，從囊中取出一大包，持呈張勳。勳問爲何因，有爲道：「請大帥約略展閱便見分曉。」勳啓視一百，便撻鬚道：「這……這事恐不便速行。」有爲尙未及答，繩栻便在旁接入道：「大帥志在復辟，已非一日，現在大權在手，一呼百諾，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失此不圖，尙待何時？」張勳尙有三分酒意，聽了此言，不由的鼓動餘興，奮袂起座道：「有理有理，我便幹一遭罷。」一曲宵弄夫形容。當下喚入心腹侍從，分頭往邀幾個著名大員，商量起

事。少頃，便有數人到來，一是陸軍總長王士珍，一是步軍統領江朝宗，一是警察總監吳炳湘，一是第二十師師長陳光遠，陸續進見，啓問情由。張勳便提出復辟兩大字，請他數大員幫忙。王士珍老成持重，頗有難色。江朝宗乃是急性人，當即贊成。士珍囁嚅道：「這……這事還應慢慢妥商。」同應張勳前語筆法入神張勳瞋目道：「要做就做，何必多商。事若不成，由我老張負責，不致累及諸公，否則休怪我不情哩！」士珍見他色厲詞枉，不敢再言。張勳復顧吳炳湘道：「今夜便當開城，招納我部下將士，明晨就好復辟了。」炳湘也未敢反對。張勳遂派人據住電報局，不許他人拍電，並放定武軍入城。一面召入劉廷琛、沈曾植、勞乃宣、阮忠樞、顧環等，審查康有爲所擬詔書，有無誤點。大家檢閱一番，心下各志忑不定。有幾個素主復辟，稍稍注視，但聞是康聖人手筆，當然不能筆削樂得做個好好先生。轉眼間已是雞聲報曉，天將黎明了。張勳已命廚役辦好酒肴，即令搬出，勸大家飽餐一頓。未幾，即有侍從入報。定武軍統已報到，聽候明令。張勳躍起道：「我等就同往清宮，去請宣統帝復辟便了。」說着，左右已取過朝衣朝冠，共有數十套。虧他當夜籌備張勳先自穿戴，並令大眾照服，不能如大帥有辦，總覺不像。出門登車，招呼部兵，一齊同行。到了清宮門首，門尚未啓，由定武軍叩門徑入。張勳也即下車，招呼王士珍等，徒步偕進。清宮中的人員，不知何因，統嚇得一身冷汗，分頭亂跑，裏面去報知琦瑜、兩太妃，外面去報知清、太保、世綰、兩太妃與世續諸人，並皆驚起，出問緣由。張勳朗聲道：「今日復辟，請少主即刻登殿。」世續戰聲道：「這是何人主張？」張勳猶笑道：「由我老張作主，公怕甚麼？」世續道：「復辟原是好事，惟中外人情，曾否願意？」張勳道：「願意不願意，請君不必多問，但請少主登殿，便沒事了。」世續尚不肯依，只眼睜睜的望着兩太妃。兩太妃徐語張勳道：「事須斟酌，三思後行。」張勳不禁動惱道：「老臣受先帝厚恩，不敢忘報，所以乘機復辟，再造清室，難道兩太妃反不願重興嗎？」瑜太妃嗚咽道：「將軍幸勿錯怪萬一不成，反恐害我全族了。」張勳道：「有老臣在，儘請勿憂。」兩太妃仍然遲疑，且至淚下。世續亦躊躇不答，俄而定武軍譁噪起來，統請宣統帝登殿。張勳亦忍耐不住，厲聲問世續道：「究竟願復辟否？」

「君主退位，我所習聞，君主復辟，却是罕見，這未始非張勳師之孤忠。世續恐不從張勳，反有意外情事，乃與兩太妃熟商，只好請宣統帝出來。兩太妃乃返身入內，世續亦即隨入，領出十三歲的小皇帝，扶他登座。此番却不哭了。張勳便拜倒殿上，高呼萬歲。王士珍等也只得跪下，隨口謹呼朝賀已畢，即由康有為費呈草詔，即刻頒布。詔云：

朕不幸，以四齡繼承大業，兢兢在疚，末堪多難。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塗炭，毅然以祖宗創垂之重，億兆生靈之命，付託前開臣袁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冀以息爭弭亂，民得安居。乃國體自改革共和以來，紛爭無已，迭起干戈，強劫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出十餘萬萬，有加無已，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氣，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遜政恤民之舉，轉以重困吾民。此誠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靈，惻痛而難安者。而朕深居宮禁，日夜禱天，徬徨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復以黨爭，激成兵禍，天下洶洶，久莫能定，共和解體，補救已窮。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體動搖，人心思舊，合詞奏請復辟，以拯生靈；又據瞿鴻禨等，為國勢岌岌，人心渙散，合詞奏請御極聽政，以順天人。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而拯生民各等語，真會揭見，大約是康聖人夢中隱過。覽奏情詞懇切，實深痛懼，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輕任於沖人微眇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禍福之響言，遂置生靈於不顧。權衡輕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是從陰曆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上下以至誠相感，不徒恃法守為維繫之資，政令以懲忿為心，不得以國本為嘗試之具，況當此萬象虛耗，元氣垂絕，存亡絕續之交，朕臨深履薄，固不敢有樂為君，稍自縱逸，爾大小臣工，尤當精白乃心，滌除舊染，息息以民瘼為念，為民生留一分元氣，即為國家留一息命脈，庶幾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興復初政，亟應興革諸大端，條舉如下：（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二）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三）憶遵本

朝祖制，親貴不得干預政事。(一)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復設。至通俗易婚等事，並著所司條議具奏。(二)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本以前，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定條約，及已付借款各合同，一律繼續有效。(三)民國所行印花稅一事，應即廢止，以紓民困。其餘苛細雜捐，並著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撤。(四)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爲準。(五)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僅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六)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髮，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旨，悉聽其便。凡此九條，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將此通諭知之！

這諭既發，康有爲又取出第二、三、四道草詔，諭設內閣議政大臣，並設閣丞二員。餘如京外各缺，均暫照宣統初年官制辦理。又封黎元洪爲一等公，授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爲內閣議政大臣，萬繩栻胡嗣瑗爲內閣閣丞，梁敦彥爲外務部尚書，張鎮芳爲度支部尚書，王士珍爲參謀部大臣，雷震春爲陸軍部尚書，朱家寶爲民政部尚書，徐世昌爲弼德院院長，康有爲爲副院長，張勳又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留京辦事，馮國璋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陸榮廷爲兩廣總督。他如直隸總督曹錕以下，統改官巡撫。一時希榮求寵諸徒，無不雀躍紛紛至熱鬧市場，購辦翎頂蟒服，準備入朝。市僧遂競搜舊篋，把從前擱落的朝臣服飾，一古腦兒搬取出來，重價出售，倒是一樁絕大利市，得賺了好許多銀子。小子也樂得湊趣，胡調幾句歪詩道：

輕心一試太瘋狂，偌大清宮作戲場。只有數商翻獲利，挾奇猶悔不多藏。

復辟已成，興高采烈的張辦帥，還有若干手續，試看下回便知。

張勳以數年之心志，乘黎苦薩危急之餘，冒昧求逞，遂爾復辟，此乃所謂行險徼倖之舉，寧能有成？況清室已仆，不過爲殘喘之苟延，欲再出而號令四方，試問如許軍閥家，尙肯俯首下心，爲彼奴隸乎？但觀民國諸當局之各私其私，尙不若張辦帥之始終如一，其迹可稽。其心尙堪共諒也。彼康有爲亦何爲者？前清戊戌之變，操之過激，幾陷清德宗於死地，此時僅餘一十三齡

之遺胤，乃又欲舉爲孤注，付諸一擲，名爲保清，實則害清，是豈不可以已乎？若萬繩拭睛人，固不足道焉。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爲說客 黎元洪假館作寓公

却說張勳主張復辟，倉猝辦就，諸事統皆草率，所有手續，概不完備。就是草詔中所敍各奏，都是憑空捏造，未曾預辦。因此又勞那康聖人費心，先將自己奏摺草就，補呈進去，再把瞿鴻禨等奏請聽政的摺子，亦繕定一分，作爲備卷。其實馮國璋、陸榮廷、瞿鴻禨等，尙未接洽，全憑文武兩聖人背地告成。這數種奏摺原文，小子無暇詳錄，惟當時張勳有一通電，宣告中外，錄述如下：

自頃政象譎奇，中原鼎沸，蒙兵未解，南耗旋驚，政府幾等贅旒，疲氓迄無安枕。忱內訌之孔亟，虞外務之紛乘，全國漂搖，靡知所屆。勳惟治國猶之治病，必先洞其癥結，而後攻達易爲功。衛國猶之衛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後清寧可長保。既同處厝火積薪之會，當愈勵揮戈返日之忠，不敢不掬此血誠，爲天下正言以告。溯自辛亥武昌兵變，翹改共和，綱紀隳頽，老成絕迹，暴民橫恣，宵小把持，獎盜魁爲偉人，祀死因爲烈士，議會倚亂民爲後盾，開員恃私黨爲護符，以剝削民脂爲裕課，以壓抑善良爲自治，以摧折耆宿爲開通，或廣布謠言，而號爲輿論，或窳行輸款，而託爲外交，無非特賣國爲謀國之工，借立法爲舞法之具。馴至昌言廢孔，立召神祠，悖禮害羣，率由隳行，以故道德淪喪，法度凌夷，匪黨縱橫，餓孽載道。一農之產，既厄於訛詐，復厄於誅求，一商之資，非耗於官捐，卽耗於盜劫。凡在位者，略吞賄賂，交濟其奸，名爲民國，而不知有民，稱爲國民，而不知有國。至今日民窮財盡，而國本亦不免動搖，莫非國體不良，遂至此極。卽此次政爭伊始，不過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紀綱稍振之時，焉有輻輳不解之慮？乃竟兵連方鎮，險象環生，一二日間，瀾漫大地，乃公亦局中人，何從責人而不自責。迄今內蒙獨立，尙未取

消，西南亂機，時虞竊發，國會雖經解散，政府久聽虛懸，總理既爲內外所不承認，仍卽視然通告就職，政令所及，不出都門，於是退職議員，公詆總統之言爲僞令，推原禍始，實以共和爲之厲階。且國體既號共和，總統必須選舉，權利所在，人懷倖心，而選舉之期，又僅以五年爲限，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統，則一小亂，選舉無已時，亂亦無已時。此數語頗亦動聽。小民何辜，動罹荼毒，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利病較然，何能曲諱？或有謂國體既改共和，倘輕予更張，恐滋紛擾，不若擁護現任總統，或另舉繼任總統之爲便者。不知總統違法之說，已爲天下詬病之資，聲譽既墜，威信亦失，強爲擁護，終不自安，倘日後迫以陷險之機，曷若目前完其全身之術，愛人以德，取害從輕，自不必伴予推崇，轉傷忠厚。語他自問其說。至若另行推選，剋期繼任，詎敢謂海內魁碩，並世絕無其人？還是請辦師登臺何如。然在位者地醜德齊，莫能相下，在野者資輕力薄，孰願率從？縱欲別選元良，一時亦難其選。蓋總統之職，位高權重，有其才而無其德，往者既時蓄野心，育其德而無其才，繼者乃徒供牽鼻，重以南北趨向，不無異同，選在北則南爭，選在南則北爭，爭端相尋，而國已非其國矣。默察時勢人情，與其襲共和之虛名，取滅亡之實禍，何如屏除黨見，改建一鞏固帝國，以競存於列強之間，此義近爲東西各國所主張，全球幾無異議。中國本爲數千年君主之制，聖賢繼踵，代有留貽，制治之方，較各國爲尤順，然則爲時勢計，莫如規復君主，爲名教計，更莫如推戴舊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伏思大清忠厚開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遠邁漢唐，二祖七宗，以聖繼聖，至我德宗景皇帝，時勢多艱，憂勤尤亟，試考史載載筆，如普免錢糧，發帑內帑，多爲曠古所無，卽至辛亥用兵，孝定景皇后，寧舍一姓之尊榮，不忍萬民之塗炭，仁慈至意，淪浹人心，海內喁喁，謳思不已。前者朝廷遜政，另置臨時政府，原謂試行共和之後，足以弭亂綏民，今共和已閱六年，而變亂相尋未已，仍以諭旨收回成柄，實與初旨相符。況我皇上沖齡典學，遵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七鬯無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

之功。祖澤靈長，於茲益顯。勳等枕戈勵志，六載於茲，橫覽中原，陸沈滋懼，比乃猝逢時變，來會上京，竊以爲暫偷一日之安，自不如速定萬年之計，業已熟商內外文武，衆議僉同，謹於本日合詞奏請皇上復辟，以植國本而固人心，庶幾上有以仰慰列聖之靈，下有以俯慰羣生之望。風聲所樹，海內景從。凡我同胞，皆屬先朝舊臣，受恩深重，卽軍民人等，亦皆食毛踐土，世沐生成，接電後，應卽遵用正朔，懸掛龍旗。國難方殷，時乎不再，及今淬厲，尙有可爲。本羣下尊王愛國之至心，定大清國阜民康之鴻業。凡百君子，當共鑒之。

是時京城裏面，俱經張勳傳令，凡署廨局廠及大小商場，一應將龍旗懸起，隨風飄揚，彷彿仍是大清世界。總算北京的大清帝國，只總統府中，未曾懸掛龍旗。張勳還顧全黎總統面子，不違用武力對待，但遣清室舊臣梁鼎芬等，潛至舊臣四字，如諸梁鼎芬頭上，却合身。先往總統府中，入作說客。鼎芬見了黎總統，卽將復辟情形，略述一番，并把一等公的封章，探囊出示。黎總統皺眉道：「我召張定武入都，難道叫他來復辟嗎？」鼎芬道：「天意如此，人心如此，張大帥亦不過應天順人，乃有這番舉動，況公會受過清職，食過清祿，辛亥政變，非公本意，天下共知，前次曾公登臺，今番又逼公下場，公也可謂受盡折磨了，今何若就此息肩，安享天祿，既不負清室，亦不負民國，豈非一舉兩善麼？」黎總統道：「我並非戀棧不去，不過總統的職位，乃出國民委託，不敢不勉任所難，若復辟一事，乃是張少軒一人主張，恐中外未必承認，我奈何敢私自允諾呢？」鼎芬復絮說片時，黎總統只是不答。再經鼎芬出詞嚇迫道：「先朝舊物，理當歸還，公若不肯贊成，恐致後悔。」黎總統仍然無語。鼎芬知不可動，悻悻自去。黎總統暗暗着忙，急命秘書擬定數電，由黎總統親自過目，因聞電報局被定武把守，料難拍發，乃特派親吏潛出都城，持稟赴滬，方得電布出來。

（第一電）本日張巡閱使率兵入城，實行復辟，斷絕交通，派梁鼎芬等來府游說，元洪嚴詞拒絕，誓不承認。副總統等擁護共和，當必有善後之策。特聞。

(第二電)天不悔禍，復辟實行，聞本日清室上諭，有元洪奏請歸政等語，不勝駭異。吾國由專制爲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始終一國，不知其他。特此奉聞，藉免誤會。

(第二電)國家不幸，忠難相尋，前因憲法爭持，恐啓兵端，安徵督軍張勳，願任調停之責，由國務總理李經羲，主張招致入都，共商國是。甫至天津，首請解散國會，在京各員，屢次聲稱保全國家統一，起見，委曲相從。刻正組織內閣，期速完成，以圖補救。不料昨晚十二點鐘，突接報告，張勳主張復辟，先將電報局派兵占領，今日梁鼎芬等入府，面稱先朝舊物，應即歸還等語。當經痛加責斥，逐出府外。風聞彼等已發出通電數道，何人名義，內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負國民付託之重，本擬一俟內閣成立，秩序稍復，即行辭職，以謝國人。今既枝節橫生，張勳膽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壞羣力建造之邦基，卽世界各國承認之國體，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時局至此，諸公夙懷愛國，遠過元洪，佇望迅卽出師，共圖討賊，以期復我共和而救危亡，無任迫切。臨電涕泣，不知所云。如有電復，卽希由路透公司轉交爲盼。

黎總統既派人南下，復與府中心腹商量救急的方法，大衆齊聲道：「現在京中勢力，全在張勳一人手中，總統既不允所請，他必用激烈手段，對付總統，不如急圖自救，暫避凶威，徐待外援到來，再作後圖。」黎總統沈吟道：「教我到何處去？」大衆道：「事已萬急，只好求助外人了。」黎總統尚未能決，半晌又問道：「我若一走，便不成爲總統了，這事將怎麼處置？」大衆聽了，還道黎總統尙戀職位，只得出言勸慰道：「這有何慮？外援一到，總統自然復位了。」黎總統慨然道：「我已決意辭職，不願再幹此事，惟一時無從交卸，徒爲避匿方法，將來維持危局，究竟何人主張，能記得約法中，總統有故障時，副總統得代行職權，若來只好交與馮副總統罷。」大衆又道：「馮副總統遠在江南，如何交去？」黎總統也覺爲難，爲了這條問題，又勞黎總統想了一宵。大衆逐漸散出，各去收拾物件，準備逃生。這原是第一要著。可憐這黎總統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幾乎一夜未能合眼，稍稍困倦，朦朧半刻，又

被雞聲催醒，窗隙間已有曙光透入了。當即披衣起床，盥洗已畢，用過早膳，尙沒有甚麼急警，惟聞有人傳報，清宮內又有任官的上諭，罷鴻禔升允並授大學士，馮國璋陸榮廷並爲參預政務大臣，沈曾植爲學部尚書，薩鎮冰爲海軍尚書，勞乃宣爲法部尚書，李盛鐸爲農工商部尚書，詹天佑爲郵傳部尚書，貢桑諾爾布爲理藩部尚書。此外尙有許多侍郎左右丞，及都統提督府尹廳丞諸名目，不勝枚舉。隨筆帶過較奇筆端。黎總統也無心細聽，但安排交卸的手續，尙苦無人擔承。

到了晌午，風聲已加緊了，午後竟有定武軍持械前來，聲勢洶洶，強令總統府衛隊一律撤換，並即日交出三海，不得遲延。陸軍中將唐仲寅爲總統府衛隊統領，無法抵推，亟入報黎總統，速請解決。黎總統本疑李經羲與勳同謀，不願與議，至此急不暇擇，便令秘書劉鍾秀往邀經羲，劉奉命欲行，可巧外面遞入李經羲辭職呈文，并報稱經羲已赴天津，走得很快。黎總統長歎道：「我也顧不得許多了，看來只有仍煩老段罷。」便命劉鍾秀草定兩令，一是准李經羲免職，仍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一是請馮國璋代理職權，所有大總統印信，暫交國務總理段祺瑞攝護，令他設法轉呈兩令草就，蓋過了印，即將印信封固，派人賚送天津，交給段祺瑞，自己隨取了一些銀幣，帶着唐仲寅劉鍾秀二人及僕從一名，潛出府門，竟往東交民巷，投入法國醫院中。

時已天暮，院門雖開，裏面只有僕從數人住守，問及院長，答稱外出未歸，無從見客，那時只好快快退出，折入日本使館界內，沿途踽踽，窮無所歸，好似倦鳥失巢，惶急無主，虧得唐仲寅記起一人，謂與日本公使武隨員齋藤少將，嘗相往來，不妨向彼求援，並託保護。當下馳入齋藤少將官舍，投刺請見。幸齋藤少將未曾出門，便即迎入，他本是認識黎元洪，總統印信已經交出，不能再稱總統了。又與唐仲寅交好，當然坦懷相待。仲寅即將避難情形，約略告知，就洩他至日本公使前，善爲轉達，懇請保護身命。齋藤少將一力擔承，遂命役從取出茶點，供餉二人。黎元洪稍稍放心，且因夜膳尙無着落，不得已將東洋茶食，略充飢渴。好在齋藤少將誠心幫忙，叫他兩人坐待，自往日使館中

代爲請命，少頃即回報道：「敝公使已如所請，屈就營房數日，當予以相當保護，儘可無憂。」黎唐二人當即稱謝。齊藤少將便令衛兵騰出營房一間，導引兩人棲宿。黎菩薩纔得離開地獄，避入天堂了。還算不幸中之幸。越宿即由日本公使通告駐京各國公使館，并及清室道：

黎大總統帶侍衛武官陸軍中將唐仲寅，秘書劉鍾秀及從者一名，於七月二日午後九時半，不預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館城內之使領武隨員齋藤少將官舍，懇其保護身命。日本公使館認爲不得已之事情，並顧及國際通義，決定作相當之保護，卽以使館城內之營房，暫充黎總統居所，特此告知。

總統避去，民國垂危，馮國璋遠處江南，鞭長莫及，只有段祺瑞留寓天津，聞得京中政變，惹動雄心，卽欲出討張勳，可巧前司法總長梁啓超亦在津門，兩下會議，由祺瑞表明己意，啓超一力慫恿，決主與兵，適陳光遠在津駐紮，手下兵却有數千，段梁遂相借至光遠營，商議討張。光遠却也贊同，又值李經羲到津，致書祺瑞，請他挽回大局，就是黎元洪所派遣的親吏，亦賚送印信到津，交與祺瑞。祺瑞閱過來文，越覺名正言順，當卽屬託梁啓超草擬通電數道，陸續拍發。梁本當代文豪，先已由自己出名，反對復辟，洋洋灑灑的撰成數千百言，通電全國，不過前時手無寸鐵，但憑理想上立論，比張勳爲董卓朱溫，好一個正比例。此次由段祺瑞出來興師，更屬理直氣壯，樂得借那筆尖兒，橫掃千人軍。旣而馮段聯約，盟陸辨誣，祺瑞自任共和軍總司令，更靠那煌煌大文，鼓吹義旅，筆伐凶豪。小子有詩詠道：

筆鋒也可作兵鋒，文武兼優快折衝。
莫道書生無詣力，一枝斑管足撼凶。

欲知文中如何抒寫，請看下列錄敘。

庶有爲外，又有一梁鼎芬，是皆爲清末之老生，腦筋中只含有專君以忠數語，而未知通變達權之大義者也。夫必有夏少康之英武，然後可以光夏物，必有周宣王之明哲，然後可以復周宗。彼宣統帝尙在沖年，寧能及此。況種族革命，已成常調，君主

政體，不克再燃，即令英祥重生，亦未能違反民意，侈然自尊，更何論遜清之餘裔乎？康有爲出佐張勳，已同索伯，而梁鼎芬復往說黎元洪，其愚尤甚。惟黎元洪引虎自衛，卒爲虎噬，倉猝出走，日暮途窮，幸有日本使館之營房，及齋藤少將之友誼，尙得借此一枝，自全身命，否則不爲所害者，亦幾希矣。雖然，知人則哲，堯舜猶難，吾於黎氏何責焉？

第八十六回 誓馬廠受推總司令 戰廊房擊退辦子軍

却說梁啓超草繕電文，憑着那生平抱負，隨紙抒寫，端的萬言立就，一鳴驚人。首數電是分致馮國璋及陸榮廷，張勳諸人，不過問明真假，無甚閑議。另有一篇通告討逆的電文，着筆不多，已覺得感慨淋漓。文云：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爲名，阻兵京國，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竊惟國體者，國之所以興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後而復圖變置，其害之中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且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權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爲事理所萬不能致。民國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勢，推誠遜讓，民懷舊德，優待條件，勸爲成憲，使永遵政治上之怨府，而長保名義上之尊榮，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歷考有史以來，甘餘姓帝王之結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張勳等以個人權利慾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謀，思欲效法莽卓，挾幼主以制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稱改建共和，諸多弊害，懇復御大統，以拯生靈等語，擅發僞諭，橫逆至此，中外震駭。若曰爲國家耶，夫安有君主專制之政，而尙能生存於今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兩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爲戲，在友邦則豈能與吾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國運真從茲斬矣。若曰爲清室耶，清帝沖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爲大戒，今茲之舉，出於迫脅，天下共聞，歷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優待

終古既爲曠古所無，豈可更置諸巖牆，使其爲再度之傾覆，以至於盡祺瑞罷斥以來，本不敢復與聞國事，惟念辛亥締造伊始，祺瑞不敏，實從領軍諸君子後，共促其成。既已服勞於民國，不能坐視民國之顛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於前朝，更不忍聽前朝爲匪人所利用，以陷於自滅。情義所在，守死不渝。諸公皆國之干城，各膺重寄，際茲奇變，義憤當同。爲國家計，自必矢有死無貳之誠，爲清室計，當久明愛人以德之義。復望戮力同心，賊茲大難，祺瑞雖衰，亦當執鞭以從其後也。敢布腹心，伏維鑒察。

自數電發出後，馮國璋的討逆電，陸榮廷的辨證捏名電，及瞿鴻禨的表明心迹電，陸續佈聞。還有岑春煊也來湊興，聲請討逆，並致電與清太保世續及陳寶琛梁鼎芬兩人，諷勸清室毋墮奸謀。此外如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一致反對復辟，聲討張勳。段瑞祺見衆心憤激，料必有成，遂自稱共和軍總司令，親臨馬廠，慷慨誓師，隨即把梁任公第二道草檄，電告天下。任公係督趙表字。大致說是：

共和軍總司令段瑞祺，謹痛哭流涕，申大義於天下曰：嗚呼！天降鞠凶，國生奇變，逆賊張勳，以凶狡之資，乘時濫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顛覆國命，震撼京師，天宇晦霾，神人同憤。該逆出身竈養，行穢性頑，便佞希榮，漸躋顯位，自入民國，阻兵要津，顯抗國定之服章，婪索法外之餉糈，軍篋凶橫，行旅裹足，誅求無藝，私囊充盈，凡茲稔惡，天下共聞，值時多艱，久稽顯戮。比以世變洊迫，政局小紛，陽托調停之名，陰爲篡竊之備，要挾總統，明令敦召，遂率其醜類，直犯京師。自其啓行伊始，及駐京以來，屢次馳電，宣言猶以擁護共和爲口實，逮國會既散，各軍既退，忽背信誓，橫造逆謀，據其所發表文件，一切托以上諭，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懷，再三臚舉奏摺，一若由於羣情之擁戴，夷考其實，悉屬謬言。當是日夜十二時，該逆張勳，忽集其凶黨，勒召都中軍警長官二十餘人，列戟會議，勳叱咤命令，迫衆雷同，旋即挈康有爲闖入宮禁，強爲擁戴。世中堂續叩頭力爭，血流滅鼻，瑾瑜兩太妃痛哭求免，幾不欲生，與實情未必全符，但爲清室解免，亦不得不如是設法。清帝子身沖齡，豈能禦此強暴，竟遭誣脅，實可哀憐。該僞

諭中橫捏我黎大總統，馮副總統，及陸巡閱使之奏詞，尤爲可駭。我大總統手創共和，誓與終始，兩日以來，雖在樊籠，猶疊以電話手書，密達祺瑞，謂雖見幽，決不從命，責以速圖光復，勿庸顧忌。我副總統一見僞諭，卽賜馳電，謂爲誣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則陸巡閱使聯奏之虛構，亦不煩言而決。所謂奏摺，所謂上諭，皆張勳及其凶黨數人，密室篝燈，構此空中樓閣，而公然騰諸官書，欺罔天下，自昔神姦巨蠹，勸進之表，九錫之文，其優孟兒戲，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該逆勳以不忘故主，謬托於忠愛，夫我輩今固服勞民國，強半皆曾任先朝，故主之戀，誰則讓人，然正惟懷感恩圖報之誠，益當守愛人以德之訓。昔人有言：「長星勸汝一杯酒，一世豈有萬年天子哉。」曠觀史乘，迭興迭仆者幾何代，幾何姓矣。帝王之家，豈有一焉能得好結局。前清代有令辟，遺愛在民，天厚其報，使繼之者不復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優待條件，勒諸憲章，礪山帶河，永永無極。吾輩非臣事他姓，絕無失節之嫌，前清能永享殊榮，卽食舊臣之報，仁至義盡，中外共欽。自解處順實心機。今謂必復辟而始爲忠耶？張勳食民國之祿，於茲六年，必今始忠，則前日之不忠孰甚？昔既不忠於先朝，今復不忠於民國，劉宰之一人三反，狗彘將不食矣。謂必復辟而始爲愛耶？凡愛人者，必不忍陷人於危，以非我族類之嫌，丁一姓不再興之運，處羣治之世，而以一入爲衆矢之的，危孰甚焉？張勳雖有天魔之力，豈能翻歷史成案，建設萬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於再亡，及其再亡，欲復求有今日之條件，則安可得？豈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領，而清室子孫，且無噍類矣。清室果何負於張勳，而必欲藉手殄滅之，而後快？豈惟民國之公敵，亦清室之大罪人也。兩項是新開底入語。張勳僞諭，謂必建帝號，乃可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張勳何人，乃敢妄談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則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觀萬國歷史，變遷之迹，由帝制變共和而獲治安者，既見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獲治安者，未之前聞。法蘭西三復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擁立共和，國乃大定，而既擁攘八十年，國之元氣，消耗盡矣。國體者，譬猶樹之有根也。植樹而屢搖其根，小則萎黃，大則枯死。故凡破壞國體者，皆召亂取亡之道也。防亂不給，救亡不贖，

而曰吾將藉此以改良政治，將誰欺？欺天乎？復辟之貽害清室也如彼，不利於國家也如此，內之不特非清帝自勤，而嬭妃者傳，且不勝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羣公勸進，而比戶編氓，各不相謀而瞋目切齒，逆賊張勳，果何所爲何所恃而出此？彼見其辯子軍橫行，徐竟亦既數年，國人優容而隱忍之，自謂人莫敢誰何，遂乃忽起野心，挾天子以令諸侯，因以次剷除異己，廣布腹心，爪牙於客省，掃蕩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而使之受支配於彼之士匪軍之下，然後設文網以抗賢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於彼股掌之上，及其時則取而代之耳，罪浮於董卓，凶甚於朱溫，此而不討，則中國其爲無男子矣。祺瑞能政旬月，幸獲息肩，本思稍事潛修，不復與聞政事，忽遭此變，羣情鼎沸，副總統及各督軍省長，馳電督責，相屬於道，愛國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義之軍侶，環集責備，義正詞嚴，祺瑞撫躬循省，繞室徬徨，既久奉職於民國，不能視民國之覆亡，且曾筮仕於先朝，亦當效先朝之狼狽，好筆仗。謹於昨日夜分，視師馬廠，今晨開軍官會議，六師之衆，僉然同聲，誓與共和並命，不共逆賊戴天爲謀，行師指臂之便，謬推祺瑞爲總司令，義之所在，不敢或辭，部署略完，剋日入衛，查該逆張勳，此次倡逆，既類瘋狂，又同兒戲，彼昌言事前與各省各軍均已接洽，試問我國同袍僚友，果有曾預逆謀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團同意，而使館中人，見其中風狂走之態，羣來相詰，言財政則國庫無一錢之落，而蠻兵獨優其餉，且給現銀，言軍紀則辦兵橫行都門，而國軍與之雜居，日受凌轢，數其開僚，則老朽頑舊，幾榻烟霞，問其主謀，則巧語花言，一羣鸚鵡，似此而能濟大事，天下古今，寧有是理，即徵義師，亦當自斃，所不忍者，則京國之民，倒懸待解，所可懼者，則友邦疑駭，將起責言，祺瑞用是劍及履及，率先勇進，爲國民祛此蝥賊，區區愚忠，當蒙共諒，該逆發難，本乘國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軍警各界，突然莫審所由來，在勢力無從應付，且當逆焰薰天之際，爲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理亦宜然，本軍伐罪弔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詣本總司令商受方略，事定後酬庸之典，國有成規，若其有意附逆，敢抗義旗，常刑所懸，亦難曲庇，至於清

室遜讓之德，久而彌彰，今茲構釁，禍由張逆，沖帝既未與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帝優待條件，仍當永勒成憲，世世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酬功，全始全終之美。祺瑞一俟大難戡定之後，即當迅解兵柄，復歸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則多難興邦，國家其永賴之。謹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大文炳炳，振旅闔關，共和軍總司令祺瑞，已日夜部署，准備出師。會副總統馮國璋，又拍電至津，准與段祺瑞聯合討逆，乃復將兩人署名，發一通電，數張勳八大罪狀。其電云：

國運多屯，張勳造逆，國璋祺瑞，先後分別通電，聲罪致討，想塵清聽。逆勳之罪，罄竹難書，服官民國，已歷六年，羣力構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壞，罪一；置清室於危地，致優待條件，中止效力，辜負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師傅，誓死不從，勳脅以威，目無故主，罪三；擁幼沖玩諸股掌，袖發中旨，權逾莽卓，罪四；與同舟堅約，擁護共和，口血未乾，賣友自絕，罪五；捏造大總統及國璋等奏摺，思以強暴污人，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罪六；辦兵橫行京邑，騷擾閭閻，復廣募胡匪游痞，授以槍械，滿布四門，陷京師於糜爛，罪七；以列強承認之民國，一旦破碎，致友邦憤怒驚疑，羣謀干涉，罪八；凡此八罪，最為昭彰，自餘稔惡，擢髮難數。國璋忝膺重寄，國存與存，祺瑞雖在林泉，義難袖手。今已整率勁旅，南北策應，肅清畿甸，犁掃賊巢，凡我同胞，諒同義憤，佇盼雲會，迅盪蠱陰，國命重光，拜嘉何極！馮國璋段祺瑞同電。

馮段相聯，聲威益振，浙江督軍楊善德，直隸督軍曹錕，第十六混成旅司令馮玉祥等，亦均電告出師，公舉段祺瑞為討逆軍總司令。祺瑞乃改稱共和軍為討逆軍，就在天津造幣總廠，設立總司令部，並派段芝貴為東路司令，曹錕為西路司令，分道進攻，一面就國務總理職任，設立國務院辦公處，也標借津門地點，作為機關。就是副總統馮國璋，因段祺瑞轉達黎電，請他代理總統職權，他因特發布告，略言：「黎大總統不能執行職務，國璋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謹行代理，即於七月六日就職。」云云。還有外交總長伍廷芳，亦攜帶印信至滬，暫寓上

海交涉公署辦公，即日電告副總統及各省公署，並令駐滬特派交涉員朱兆莘，電致駐洋各埠領事，聲明北京僑外務部文電，統作無效，應概置不理爲是。

於是除京城外，統是不服張勳的命令，張勳已成孤立，還要亂招上諭，飭各督撫每省推舉三人，來京籌議國會，又授徐世昌爲太傅，張人駿周馥爲協辦大學士，岑春煊趙爾巽陳夔龍呂海寰都嘉來張英麟鐵良吳郁生馮煦朱祖謀胡建樞安維峻王寶田爲弼德院顧問大臣，一班陳年脚色，統去搜羅出來，叫他幫助清室。可憐他一個英號，叫做「張古董」。清太保世續等，憂多喜少，屢遣太監至東安門外，採購新聞紙，攜入備覽，藉覘輿情向背。適僞任太傅徐世昌，電告世續，說是變生不測，前途難料，宜自守鎮靜態度，幸勿妄動，所以宜統帝復辟數日，世續等噤若寒蟬，不出一語。但聽張辦帥規畫一切，今日任某官，明日放某缺，夾袋中的人物，一古腦兒開單邀請，其實多半在千里百里外面，就使聞知也未敢貿然進來。

張勳正在憂悶，驀接軍報，乃是曹錕段芝貴兩軍，分東西兩路殺入，西路的曹錕軍，佔去蘆溝橋，東路的段芝貴軍，佔去黃村，當下惱動張辦帥，立令部兵出去抵拒。無如張軍只有五千，顧東不能及，西顧西不能及，此外無兵可派，只好一齊差去，使他衝鋒。張軍自知不敵，沒奈何硬着頭皮，前往一試。行至廊房，剛值段芝貴驅兵殺來，兩下交鋒，段軍所發的槍彈，很是利害，張軍勉強抵擋，傷斃甚多。正在招架不住，又聽得西路急報，曹錕及陳光遠等，統領兵殺到，張軍前後受敵，那裏還能支持？霎時間紛紛潰退，段芝貴等遂進佔豐台，越日，卽由馮代總統發令，饒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張勳官職，特任安徽省長倪嗣沖兼署安徽督軍，所有張勳未經攜帶的部兵，統歸倪嗣沖節制，且命各省軍隊，靜駐原防，不得藉端號召，自紊秩序。段祺瑞又促東西兩司令，趕緊入京，掃除逆氣。張勳聞學京城，連接各路警耗，且驚且憤，幾乎把他幾根黃鬚兒，一條曲辮子，也向上直豎起來，於是復矯託清帝諭旨，速命徐世昌入都，以太傅大學士輔政，自己開去內閣議政大臣，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各差缺，並電告各省，歷述

前比經過情形，大有恨人反覆，不平則鳴的意思。小子有詩詠張辯帥道：

莽將無謀想用奇，欺人反致受人欺。須知附和同聲日，便是請君入甕時。

究竟電文如何措詞，容待下回再表。

張勳復辟，相傳各軍閥多半與謀，即馮河間亦不能無嫌，所未曾與聞者，第一段合肥耳。然由府院之衝突，致啓督軍團之要挾，因督軍團之要挾，致召張辯帥之入京，推原禍始，各有攸歸。幸段督師馬廠，決計討逆，方有以謝我國人，自蓋前愆。梁啓超出而助段，磨盾作檄，坊間所行之盾鼻集，備載討逆大文，確是梁公一生得意之筆，閱者讀之，固無不擊節稱賞，嘆爲觀止矣。然梁爲賊有爲之高足，康佐張辯帥而復辟，梁佐段總理而督師，師弟反對，各挾其術以自鳴，意者其所謂青出於藍，歟？夫民國成立已十餘稔，同舟如敵國，婚媾若寇讎，師弟一倫，更不暇問吾讀梁文，吾尤不禁愴然歎，法然悲也。若張勳以區區五千人，遽欲推倒民國，談何容易。彼方自謂歷屆會議，已得多數贊成，可以任所欲爲，亦安知覆雨翻雲者之固比比耶？張辯帥自作曲辯子，夫復誰尤。

第八十七回 張大帥狂奔外使館 段總理重組國務員

却說張勳辭去議政大臣，及各種兼銜，自思從前徐州會議，諸多贊成，就是一二著名人物，亦無違言，今乃羣起反對，集矢一身，不得不自鳴不平，通告全國電文有云：

我國自辛亥以還，因政體不良之故，六年四變，迭起戰爭，海內困窮，人民殄瘁，推原禍始，罔非共和階之厲也。勳以悲天憫人之懷，而作拯溺救焚之計，度非君主立憲政體，無以順民心而回未劫，欲行君主立憲政體，則非復子明辟，無以定民志而息紛爭，此心耿耿，天日爲昭。所幸氣求聲應，吾道不孤，凡我同胞各省，多與其謀，東

海河間，尤深贊許，信使往返，俱有可徵。特錄此電，實是爲此數語。前者各省督軍聚議徐州，復經商及列諸計畫之一，使他自己直供令人拍手。嗣以事機牽阻，致有停頓，然根本主義，詎能變更？現以天人會合，倖告成功，民不輟耕，商不

易市，龍旗飄漾，徧於都城。單舉都城，豈有龍旗，有何用處？萬衆騰歡，咸歌復旦，使各省本其原議，多數贊同，何難再見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處地不同，遂生門戶之見；於是主張歧異，各趨極端，或故違本心，率以意氣相嚮，或反持私見，而以專擅見規，邊啓兵端，集於畿輔，人心惶恐，輦轂動搖，動爲保持地方治安起見，自不能不發兵抵禦，戰爭既起，勝負難言，設竟以此擾及宮廷，禍延閭里，甚且牽惹交涉，喪失利權，則誤國之咎，當有任之者矣。惟念此次舉義之由，本以救國濟民爲志，決無私毫權利之私，攬於其間，既遂初心，亟當奉身引退，況議政大臣之設，原以與復伊始，國會未成，內閣無從負責，若循常制，僅以委諸總理一人，未免近於專斷，不得已而取合議之制，事屬權宜，勳以推魯武人，濫膺斯選，辭而後任，方切慚惶，何前倨而後恭？爰於本日請旨，以徐太傅輔政，組織完全內閣，召集國會，議定憲法，以符實行立憲之旨。仔肩既卸，負責有人，當即面陳辭職。其在徐太傅未經蒞京以前，所有一切閣務，統交王聘老暫行經管，一俟諸事解決之後，即行率隊回徐，可不必費心了。但使邦基永定，漸躋富強，勳亦何求若夫功罪，惟有聽諸公論而已。敢布腹心，謹謝天下！

話雖如此，但雄心究還未死，因復收集潰兵，屯聚天壇，所有天安門、景山東、西華門及南河沿等處，各設砲位，嚴行扼守，將與討逆軍背城一戰，賭決雌雄。駐京各國公使團，目賭京城危急，恐未免池魚遭殃，遂相率照會清室，請勳令張勳解除武裝，取消復辟。清宮上下，全無政柄，只得將各使公牒，交給張勳。張辦帥怎肯遽允，定要決一死戰，於是京城大震，名爲首善要區，簡直是要做大戰場了。

張鎮芳、雷震春兩人，見時局不穩，情願棄去度支陸軍兩部尚書，出京逃生。行至豐台，被討逆軍截住，把他擊下。還有一個馮德麟，本在奉天任事，他也來趕鬧熱場，想做個復辟功臣，不幸事機失敗，求福得禍，所以潛逃出都。

擬返入新民屯，途次亦爲討逆軍所阻，截擊去了。當由馮代總統下令，褫去張鎮芳、雷震春、馮德麟官職。暨前時所授勳位勳章，分交法庭依法嚴懲。餘如廉有爲、萬繩栻一流人物，統已准備逃走，背勳自去。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獨張勳未肯下臺，自在天壇督兵，決最後的勝負。好容易到了七月十二日，討逆軍分三路進攻，直入各城，旅長馮玉祥與佩孚、張紀祥等攻擊天壇，張軍雖然負隅，究竟寡不敵衆，更兼槍彈未曾備足，怎能堅持到底？自從午前開戰，兩邊槍聲陸續不絕。到了午後，討逆軍勇氣未衰，張軍已不能再支，槍聲也中斷了。張勳自知不妙，匹馬遁入城中，部將失去主帥，除投降外無別策，只好豎起白旗，崩角輸誠。討逆軍勒令繳械，方准免死，張軍無奈，盡將手中槍交付討逆軍，然後得着生路，一齊出圍。

惟張勳私宅，向在河南沿居住，勳妻本不贊成復辟，前時曾痛詈萬繩栻道：「汝無故掀風作浪，將來使我張氏子孫沒有噉飯的地方，都是汝一人闖禍哩！」萬繩栻置諸不睬，張勳且蓄志有年，怎肯聽那牀頭人，幡然早悟？況張勳姬妾甚多，平時本與正室不和，所以留居京第，未嘗隨從。此次張勳敗還，勳妻恨不得向勳詰責，藉出胸中惡氣，但見勳非常狼狽，氣喘吁吁，也不好火上添薪，自尋禍祟，唯問勳如何保身如何保家，勳不遑答說，招集家中衛士及留京守卒，尚有五百餘人，又領將出去，據住中央公園，還想一戰。警師到底不弱，討逆軍一擁進攻，就使五百人銅頭鐵額，也是不能求勝。再加討逆軍內的旅長王承斌，就河南沿附近，擇一隙地，擺起機關砲來，對准張勳私宅，開放過去。張勳家內的眷屬，統嚇得魂不附體，慌忙外走。湊巧張勳亦顧家心切，由中央公園走歸，急引妻子乘摩托車，開足汽機，馳往東交民巷，奔入荷蘭公使館中去了。

那河南沿私宅，已被砲火焚燬。張軍悉數投降，遂於七月十二日傍晚，由討逆軍收復京城，當即馳電天津，向段祺瑞報告捷。祺瑞便擬乘車入都，適值徐世昌過訪密語，祺瑞道：「此次復辟，本非清室本心，幸勿借此加罪清室。張勳甘爲禍首，原是一個莽夫，但須念同袍舊誼，不爲己甚。窮寇莫追，請君注意！」聞此可知張勳前電，謂東海亦係

贊許，並非虛誣。祺瑞答道：「優待清室條件，理應盡力保存，若少軒亦未必就速。即無公言，我也不忍加害哩。」世昌

乃拱手與別。越日，祺瑞入都，都中已定，因即到院視事，表面上不得不發一命令，緝擊張勳，一面派步軍統領領江朝宗，詣日本公使館營舍中，迎黎元洪回府。這也是未免虛文。黎元洪已受馮觀辛，當然不肯再來，惟寓居他人籬下，終

非久計，乃謝過日本公使，及齋藤少將，邊回東廠胡同舊宅，即日通電全國，宣告去職。第一電是：

天相民國，類鴻總統，段總理，及前敵將士之力，奠定京畿，元洪已於日本移居東廠胡同，擬即赴津宅養病。

此次因故去職，負疚孔多，以後息影家園，不聞政治，恐勞遠系，特此奉聞。

越日，又發出第二電，詳述去職情由，文云：

昨電計達，頃聞道路流言，頗有於總統復職之說，窮加揣擬者，驚駭何極！元洪引咎退職，久有成言，皎日懸盟，長河表誓。此次因故去職，付託有人，按法既無復位之文，揆情豈有還轅之理？伏念元洪夙闕裁成，叨逢際會，衆治太急，而躓於康莊，用人過寬，而蔽於奧兒，追思罪戾，每疚神明。國會內閣，立國兼資，制憲之難，集思尤貴。當稷下高談之日，正沙中忿語之時，縱彈慮以求平，向觸機而即發。而元洪揚湯引沸，膠柱調音，既無疏濬之方，竟激橫流之禍，一也。解散國會，政出非常，縱謂法無明條，隣有先例，然而謹守繩墨，昭示山河，顧以懼民國之中傷，竟至拂初心而改選，格蘆縮水，莫遂微忱，寡草隨風，卒墜持操，二也。張勳久蓄野心，自爲盟主，屢以國家多故，曲子優容，遂至乘瑕隙以激羣藩，結要津以徵明令，元洪雖持異議，卒惑羣言，既爲城下之盟，復召奪門之變，莽蜂螫指，引虎糜軀，三也。大盜移國，都市震驚，撤侍衛於東堂，屯重兵於北闕，元洪久經駭浪，何憚精鷗，顧憂大廈之焚，欲擇長城之寄，舍垢忍辱，貯痛停辛，進不能登臺授仗，以殄凶渠，退不能闔室自焚，以殉民國，縱中與之有託，猶內省而滋慚，四也。輕騎背旌，擬居醫院，暫脫身於塞庫，欲奮翼於澗池，適者關人不通，偵騎交錯，邇臻使館，得免危機，自承複壁之藏，特懷堅冰之懼，亦既宜言公使，早伍平民，雖於國似無鑄黍之傷，而此身究受羽毛之庇，

五也。凡此愆尤，皆難解免。一人叢脞，萬姓流離，階鋒鏑而痛傷兵，聞鼓鼙而慚宿將，合九州而莫鑄，投四裔以何辭？萬一矜其本心，還我初服，惟有杜門思過，掃地焚香，磨澣餘生，懺除夙孽，寧有辭條之業，仍返林柯，墮溷之花，再登茵席，心肝倘在，面目何施？且夫謀國必忠，愛人以德，琴弛則弦改，車覆則軌遷，若必使負疚之身，仍尸高位，騰嘲裨海，播笑編氓，將何以整飭紀綱，折衝樽俎，稀瓜不堪四摘，僵柳不可三眠，亡國敗軍，又焉用此抑元洪？尚有進者，國定於一師，克在和，當與亡繼絕之交，為排難解紛之計，正宜恪守法律，獨棄猜嫌，況馮總統江淮坐鎮，夙得軍心，段總理鐘簷不驚，再安國本，果能舉左掎右提之實，寧復有南強北勝之虞？至於從前兵諫，各省風從，雖言愛國之誠，究有潰防之慮。此次與師討賊，心迹已昭，何忍執越軌之微瑕，掩回天之偉績，兩年護國，八表齊功，公忠既已同孚，法治尤當共勉。若復絮短衡長，黨同伐異，員嶠可到而使之返風，宜房欲成而為之決水，茫茫魯蹟，豈有寧期鼎革以還，政爭迭起，凡茲兄弟閱牆之事，皆為奸雄竊國之資，倘諸夏之皆亡，詎一成之能藉，殷鑒不遠，天命難諶，此尤元洪待罪之軀，所為垂涕而道者也。勉戴河間，奠我民國，慚魂雖化，枯骨猶生，否則荒山穴窟，縱薰穴以無歸，窮海田橫，當投荒而不返，據誠感勵，維以告哀。

黎元洪雖連電辭職，馮國璋總須帶着三分客氣，未便驟然登臺，當時有一篇通電，謂：「現在京師收復，應即迎歸黎大總統，入居舊府，照前統理國璋，即將代理職權，奉還黎大總統，方為名正言順」等語。黎元洪如何再肯接受，仍然固辭。段祺瑞再組織內閣，擬定相當人員，將任汪大燮為外交總長，湯化龍為內務總長，梁啟超為財政總長，林長民為司法總長，張國淦為農商總長，曹汝霖為交通總長，范源濂為教育總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祺瑞自兼陸軍總長。只因馮黎兩人彼此推讓，總統尚為虛位，究歸何人頒發任命，因此祺瑞未免躊躇。

祺瑞有一高足弟子，姓徐名樹錚，乃是銅山人氏，曾赴東洋游學，在日本士官學校中畢業，歸國以後，仍投段氏門下。洪憲前無甚表見，袁氏稱帝，徐勸段極力反對，段乃下野，及蔡鍔舉義，雲南獨立，黔粵等省，依次響應。袁氏

派遣曹錕、張敬堯等，出兵南下，特設海陸軍統率辦事處，調度軍機。徐又勸段從旁牽掣，陰囑逗留。段爲北洋軍系領袖，如曹錕、張敬堯等，素來傾嚮祺瑞，祺瑞雖手無寸鐵，一封書足敵千軍，所以曹張兩人不肯爲袁效死。張敬堯且頓兵灤州，始終不進，任他統率辦事處如何催迫，全然不理。陝西將軍陸建章，盡忠袁氏，徐又囑動漢南鎮守使陳杓藩與兵獨立，圍攻長安，竟將建章逐去，代爲陝督。爲後文稽覽陸建章伏線。陝西一變，晉豫動搖，四川將軍陳宦、湖南將軍湯壽潛，又皆宣告獨立，坐令袁皇帝完全失敗，活活氣死。黎元洪依法繼任，起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段因徐樹錚獻策有功，格外親信，便命他爲國務院祕書長，兼領陸軍次長，事必與商，乃演出府院衝突，種種變端，當時謂徐樹錚勢力，不亞徐世昌，世昌以資望見推，樹錚以謀略見重，故特稱樹錚爲小徐。成也蕭何敗也何，我爲段氏一嘆。

至此段祺瑞復來組閣，爲了元首問題，尚在絕續時候，未得命令爲疑。樹錚欲解主憂，便至黎元洪私第中，面謁元洪道：「張康謀逆，國體動搖，今幸段合肥在野，與師入京討逆，摧枯拉朽，再造民國，未知公將如何相待？」元洪慨然道：「我不能事前弭患，乃至變生肘腋，震動京畿，尸位素餐，咎已難辭，今已通電辭職，繼任當屬馮河間，不日就可入都，信賞必罰，應歸河間主張，我已身伍齊民，尚有何權處置國事哩？」樹錚方纔退出，轉告段祺瑞。祺瑞即電告馮國璋，旋得國璋覆電，組閣事悉憑裁奪。祺瑞遂將選定閣員，如數提出，好在國會已經解散，不必另費手續，咨求國會同意，因即稱馮總統令，特任各部總長，復通緝復辟要犯，康有爲、劉廷琛、萬繩栻、梁敦彥、胡嗣瑗等，著京內外各軍警長官，留意偵拏。康有爲等早已避至六國飯店，俟軍事稍定，溜出都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眼見是無從緝獲了。畢竟聖人多智。首犯張勳，安居荷蘭使館中，有人奉令探查，勳左手挾着快槍，右手持着書函，一大包，曉曉與語道：「徐州會議時，贊成復辟，相率簽名，此等筆迹，俱在我掌握中，他好賣友，我將宣示國人，與他同死，休怪我老張無情呢。」於是探查的人員，料知此事難辦，樂得退出了事，不願再聞。

只徐州留駐的定武軍，聞報張勳失敗，蠢然思動，如四十四營五十五營的兵隊，並皆勾結匪徒，突然譁變，四

出焚掠。餘如當塗、宿遷、南通及沭陽等處所駐張軍，亦相繼爲亂。幸經徐州鎮守使張文生、海州鎮守使白寶山率部勦伐，逐漸掃平。轉風使舵，兩鎮守使總算聰明。段總理接報後，便傳電宣慰道：

奉大總統令，徐州鎮守使張文生、海州鎮守使白寶山，當張勳倡亂之始，即經通電聲明，未預逆謀，並約束軍隊，力維秩序。此次土匪新兵，裹脅爲變，又復親督所部，立予殲除。淮徐一帶，得以保持安寧，實屬深明大義，克當職守。張文生、白寶山着照舊供職，並責成將所部軍隊，聲明紀律，切實整頓，以衛地方。此令。

還有清宮上下，經此變劇，十三齡的沖人，被張勳強迫登臺，又做了十一二日的北京皇帝，險些兒把吃飯盤都擲碎了。張勳一逃，段氏入京，急忙由內務府出名函致段總理，瀝訴張勳強迫等情，段即命內務部電告馮國璋，主張優待條件，仍然如前。馮國璋自然同意，便託段總理傳令道：

據清室內務府所稱，本日內務府奉諭，前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國人民傾心共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民主共和，並議定優待皇室條件，永資遵守等因。六載以來，備極優待，本無私政之心，豈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號，張勳率領軍隊，入宮蟠踞，矯發諭旨，擅更國體，違背先朝懿訓，沖人深居宮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當爲天下所共諒。着內務府審請民國政府，宣布中外一體聞知等因。查此次張勳叛國，矯挾肇亂，天下本共有見聞，茲據清室咨達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聞知。此令。

僥倖僥倖，清室的優待條件，總算保住，不致撤消。小子有詩詠道：

亡國無如清室安，悲中尙覺有餘歡。如何平地風波起，險把遺宗一掃殘？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張勳之妻，尙知復辟之不易成功，而勳獨如病狂易，卒至孤軍敗走，入荷蘭使館以寄身，微特無以對民國，對清室，即對諸 牀頭人亦應有愧色矣。彼意以爲各有軍閥，贊成者已居多數，可以任所欲爲，曾亦思人心難料，仲由、李布，當今尙有幾人耶？

一走而段氏入京，復爲總理，是張學良之一番狂熱，不啻代段氏作成位望，勳負大罪，居大功，蠶絲作繭，自縛其身，何其愚也！而愛新覺羅氏之猶得苟延，抑亦僅矣。

第八十八回 代總統啟節入都 投照會決謀宣戰

却說國務總理段祺瑞，裁定亂禍，重造民國，中外已多數贊同，惟國民黨中人物，仍擬扶持黎元洪，黎既去職，黨人失主，勢不能無所歸，於是唐紹儀、汪兆銘等，同詣海上，運動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否認國會解散後的政府，即於七月二十一日，宣告獨立，電文如下：

中華民國海軍總長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謹率各艦隊暨各將士，布告天下曰：自倪嗣沖首揭叛旗，毀棄約法，蹂躪國會，而中華民國之實亡；自張勳擁兵入京，公然僭竊，而中華民國之名亦亡。今張勳覆滅，中華民國之名已亡而復存矣。然約法毀棄，國會蹂躪，國家綱紀蕩然已盡，豈中華民國僅以存其名爲已足，而其實乃可置之於不問耶？夫綱紀陵夷，則姦宄橫行，故一切假託名義者，乃得悍然無所顧忌，竟至罪惡貫盈之倪嗣沖，亦復當安徵督軍之大任，益以南路司令之特權，頤指氣使，叱咤四省，天下皆指爲首禍，而願以首義自居。天下皆指爲元凶，而願以元勳自居，循是以往，中華民國不復爲國民之公器，特爲權姦之面具而已。應加指擿。長此隱忍，何以爲國？魚爛之兆已見，陸沈之禍安逃？所爲中夜斫釁，臨流擊楫者也。夫我海軍將士，既以鐵血構造共和，卽以鐵血擁護之，未免過譽。當丙辰之際，帝制已消，國命未續，我海軍將士，以三事自矢，一曰擁護將士，二曰恢復國會，三曰懲辦禍首。蓋所求者，共和之實際，非共和之虛名，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者以言約法，則已滅裂矣，以言國會，則已破散矣，以言禍首，則鴟張者凌厲而無前，蟄伏者呼嘯而競起矣。國基顛簸，人心震撼，愕眙相

顯，莫敢誰何！嗚呼！我海軍將士，豈惟初心之已戾，亦惟責任之未盡也。用是援袍而起，仗義而言，必使已償之約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國會，復其原狀，元惡大憝，爲國蠹賊者，無所逃罪，然後解甲。自約法失效，國會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無所根據，當然無效，發此命令之政府，當然否認。謹此布告，咸使聞知。

自發表電文後，便率同艦隊，開往廣東。唐紹儀、汪兆銘相偕同行。廣東督軍陳炯明，早與中央脫離關係，見八十四回。當然歡迎海軍，無庸細表。惟段祺瑞聞海軍獨立，急電告馮國璋，請饒奪程璧光職。國璋也即允行，免璧光官。另派海軍總長劉冠雄，暫行兼領，一面使人慰諭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饒懷文，及練習艦隊司令曾兆麟，還算籠絡得住。由饒會通電中外，謂：「此次滬上海軍宣言，我等絕不與聞，現在海軍第二隊暨練習隊，一切行動，惟有稟承馮大總統意旨，以服從中央，保衛地方爲職志。」段祺瑞稍稍放心，暗思海軍宣言文中，未嘗無理。惟第一條是懲辦倪嗣沖等，這項是不便照行的。嗣沖爲安徽潁州人，與祺瑞籍隸同省，本來是互通聲氣，及張勳得勢，嗣沖乃與他聯絡。徐州會議，首表同情，勳既失敗，又復向段輸情，賣張助段，段意本不甚恨勳，自然不致恨倪。若非他一再復辟，段亦安得重任總理，其無憾也固宜。況係多年的同鄉朋友，應該推誠相與，引爲臂助，倪既獲得張勳遺缺，格外感激，服從段氏，段正要賴作外援，如何肯加罪示懲？只第二條大意，謂約法宜循，國會宜復，這乃是應行條件，但從前國會議員與段反對，此時若仍然召集，必致照舊牽掣，許多爲難，乃特想出一法，說是一國會已經解散，憲法尙未成立，今日仍爲適用約法時代，約法上只有參議院，應該仍召集前時參議院各員，制定憲法，并修正國會組織法等，然後憲法可得施行，國會再當成立。這番言語，明明是弄乖使巧，別有會心。當下通電各省，徵集意見，除嶺南反抗外，皆覆電贊成。段祺瑞又故示大度，並未責及兩粵，但任劉承恩爲廣東省長，朱慶瀾爲廣西省長，且云：「劉承恩未到任時，令陳炳焜暫行兼署。」

獨四川兵亂未靖，特派周道剛代理四川督軍，率兵平亂。原來戴戡兼署四川督軍後，劉存厚暫時退出成都，

應八十二回。至復辟事起，戴戡所部黔軍，與劉存厚所部川軍，復因爭議北伐事，大起衝突，連日在成都激戰，開放槍砲，焚燬民居。前總統黎元洪，尙主張和平辦理，叫他雙方息爭，靜候中央查辦。未幾元洪去職，京城且鬧得一塌糊塗，還有何人去顧四川？戴劉總相持不下，徒苦生靈。至此段總理已有餘暇，所以特派周道剛就近代任，勒令劉存厚撤回成都，又免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森樸職，命林頌莊署第一艦司令，升第二艦隊饒懷文爲海軍總司令，另派杜錫珪署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旋復任鮑貴卿爲黑龍江督軍，暫兼省長。他如陝西督軍陳樹藩，亦令暫兼省長。馮應文故特別提敘。撤去討逆軍總司令部，所有未盡事宜，統歸陸軍部接辦。並令張敬堯督辦蘇皖魯豫四省勦匪事宜。此外政令，猶難悉舉，統由段祺瑞遙商馮國璋，公同議決。

轉眼間已是七月將盡了，祺瑞屢促馮國璋入都，馮却遲遲吾行，心下含着許多疑慮。馮爲直隸人，段爲安徽人，馮有馮派，段有段系，本來是各分門戶，自懸一幟。此次攜手同登，無非爲除去張勳，討逆有名，一個可代任總統，一個可復任總理，以利相聯，此非以誠相與，馮恐段系復盛，一或入都，仍不免蹈黎覆轍，爲所牽制，因此欲前又却，備極躊躇，暗思江西督軍李純，前時常從征漢陽，隱相投契，辛亥革命，馮皆受濟命，攻漢陽，統爲北洋第六鎮統制，隨馮同行。現不若調令督蘇，踵接後任，庶幾長江下游，仍佔勢力，且可聯絡沿江諸省，爲己後盾。計畫已定，乃着心腹將弁，潛往江西，與李純商量就緒，然後安排啟行，隨身帶着十五師爲拱衛軍，渡江登車，北行入都。是時已是七月三十一日了，馮要領支，爲下馮段交惡張本。越日即已抵京，京中大小官吏，共至車站迎候，由馮下車接見，借入都門，便至黎元洪寓邸中，面請復職。虛稱故事。黎當然辭謝，決意讓馮。馮乃至國務院，與段祺瑞商議，言下猶有讓辭。段提出當仁不讓四字，勉馮國璋纔入總統府治事，由國務院電告各省，聲明馮大總統蒞府任職，各省統馳電稱賀，惟兩粵不肯附和，仍主獨立，還有雲南督軍唐繼堯，亦電致各省，擁護約法，不願服從馮政府。略云：

民主政治，其運用在總統國會內閣，其植基在法律。自段氏免職以來，疆吏稱兵，國會解散，元首引退，清帝

復辟，數月之間，迭遭奇變，法紀蕩然，國已不國，顧念大局，危而不忍操之過盛，冀其後悔，猶可徐圖補救，乃日復一日，禍首趁勢弄權，行動自由，奸邪並進，主器虛懸，民意閉塞，律以共和原則，不惟精神全失，亦已形式都非，來日悠悠，曷其有極，竊謂今欲民國之亡，宜亟闡明數義：（一）總統有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當以副總統代行職權，惟故障既去，總統仍行復職，否則應向國會解職，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九條第二項辦理；（二）國會非法解散，不能認為有效，應即召集國會；（三）國務員非得國會同意，由總統任命，不能認為適法；（四）稱兵抗命之禍首，應照內亂罪，按律懲辦，以彰國法。凡此四義，一以約法為依據，不能意為出入，繼堯以為國家不可無法，在憲法未成立以前，約法為民國惟一之根本法，本實先撥，則變本加厲，何所不至！自今以往，願悉案敝賦，勉從諸公之議，以擁護國法者，保持民國之初基於不墜，有非法藐視，橫來相干，道不相謀，惟力是視而已。憂危念亂，敢布區區邦人諸友，實圖利之！

馮政府甫經成立，大勢相定，也無暇顧及西南，並且漢粵僻處南偏，與大局無甚關礙，所以暫時擱置，付作緩圖。惟馮與李純，既有密約，一經入京，便提及江蘇督軍一缺，商諸段祺瑞，要將李純調任，又因陳光遠亦屬故交，擬令為江西督軍。段祺瑞也知馮有意樹援，心下不甚贊成，但因馮方任總統，彼此聯為同氣，究不便遽與相爭，只好勉強承認。獨提出一個傅良佐來，請馮任為湖南督軍。良佐為段氏弟子，曾任陸軍次長，與小徐為刎頸交，互相標榜。段祺瑞既信任小徐，因亦信任良佐，良佐且翻翻自矜，謂：「征服南方，當用迅雷飛電的手段，出他不意，然後能制他死命。」小徐擊節稱賞，嘗在段氏面前，誇美良佐，幾不絕口。段祺瑞牢記心中，適值馮國璋欲任李純，遂引薦良佐，使他督湘，一是好據住長江中權，抵制李陳，二是好控禦嶺南一帶，抵制滇粵，這正是雙面顧到的良謀。好似與馮一樁，你下一子，我亦下一子。馮亦不好忤段，因將李純督蘇，陳光遠督贛，傅良佐督湘，同日任命，頒發出來。段又欲貫徹初衷，定要與德宣戰，這應八十二回。因特開國務會議，解決此事。國務員統由段氏組織，自然與段氏融合，段倡議

宣戰，那個敢出來反對？當下隨聲附和，似乎有磨拳擦掌，氣吞德意志帝國的形狀。可笑。段祺瑞既得國務員同情，便以為衆志成城，正可一戰，遂即入告馮總統，請即下令馮總統對着宣戰問題，本無甚麼成見，前次入京調停，也未嘗反對段議，應八十一回。明知中德遼遠，彼此不能越境爭鋒，段要宣戰，無非是虛張聲勢，何妨隨口應允，免傷感情。比整百幾較爲聰明。於是囑秘書員撰就布告，與德宣戰。文云：

我中華民國政府，前以德國施行潛水艇計畫，違背國際公法，危害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曾於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議，並聲明萬一抗議無效，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等語。不意抗議之後，其潛水艇計畫，曾不少變，中立國之船隻，交戰國之商船，橫被轟毀，日增其數，我國人民之被害者，亦復甚衆。我國政府不能不視抗議之無效，雖欲忍痛偷安，非惟無以對尚義知恥之國人，亦且無以謝當仁不讓之與國。中外共憤，詢謀僉同，遂於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係，並將經過情形，宣示中外。我中華民國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護者我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初非有仇於德。設令德政府有悔禍之心，忱於公憤，改爲戰略，實我政府之所禱企，不忍違視爲公敵者也。乃自絕交之後，已歷五月，潛艇之攻擊如故，非特德國而已，即與德國取同一政策之奧，亦始終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復傷害吾人民，我政府責善之深心，至是實已絕望。爰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對德、奧，宣告立於戰爭地位，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於中德、中奧之關係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我中華民國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會條約，及其他國際協約，關於戰時文明行動之條款，罔敢踰越。宣戰主旨，在乎阻遏戰禍，促進和局，凡我國民，宜喻此意。當此國變初平，瘡痍未復，遭逢不幸，有此叢端，本大總統瞻念民生，能無心惻，非當萬無苟免之機，決不爲是一息爭存之舉。公法之莊嚴，不能自我失之；國際之地位，不能自我圯之；世界友邦之平和幸福，更不能自我而遲誤之。所願舉國人民，奮發淬厲，同履艱貞，爲我中華民國保此悠久無疆之

國命而光大之，以立於國際團體之中，共享其樂利也。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此令既下，又由外交部照會駐京各國公使，聲明對德宣戰，及對奧宣戰，並令內外各官署，查照現行國際公法慣例，妥速辦理宣戰事宜。德使已早歸國，獨奧使尚在都中，因特致照會云：

爲照會事。中國政府前以中歐列強施行潛水艇計畫，違背國際公法，危害中國人民生命財產，曾於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議，嗣以抗議無效，於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係，並經照達貴公使在案。現因中歐列強此項違背公法傷害人道之計畫，毫無變更，中國政府爲尊重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不能久置不顧。貴國現與德國既爲同一之行動，則中國政府對於德奧兩國，不能有所區分。茲向貴國政府聲明，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本國與貴國人於戰爭之狀態，所有中奧兩國於一八六九年九月二日所訂中奧條約，及現在有效之其他條約，或協約，無論關於何種事項者，均一律廢止。至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所訂之條款，及其他同類之國際協議，有涉及中奧間之關係者，並從廢止。又中國政府對於海牙保和會條約，及其他國際條約，一切關於戰時文明行動之條款，仍遵守不渝，合併聲明。除電本國駐奧公使轉達貴政府，並請發給出境護照外，相應備具貴公使并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沿途保護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爲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奧使接到照會，亦有公文照覆外交部，語多批駁。略云：

所來照會內容，本公使閱悉，應候本國政府訓令。至公文所提宣戰之各緣由，姑不具論，惟不得不聲明此項宣戰，本公使以爲違背憲法，當視爲無效。蓋按前黎大總統之高明意見，此項宣戰之舉，應由國會兩院同意贊成，方可施行。特此照覆。

這照會遞到外交部，外交部將原文退回，意謂中奧已成敵國，還要甚麼辯論，因此奧使亦卸旗回國去了。粵省督軍省長，雖經宣告獨立，但對於國際交涉，却取同一態度。中央與德奧宣戰，粵省亦鈔錄大總統布告，出示曉諭，並照會駐奧各國領事知照。正是：

虛語終嫌無實力，外強反使笑中乾。
宣戰以後，尚有一切手續，容至下回表明。

馮段攜手討逆，甫經成功，即互生意見，暗啓猜嫌，是欲其一德一心，保邦致治，寧可得乎？海軍獨立，與滇粵反抗，尙非馮段腹心之疾，所患者在馮段之貌合神離，仍不免有衝突之禍耳。馮選李純督蘇，陳光遠督贛，段選傅良佐督湘，即生出日後許多波折。民國之杌隉不安，何莫非爭權奪利之軍閥家，有以階之厲也。至若與德宣戰一事，已見八十一回總評中，而此時段之主戰尤有不得不然之勢，主戰則見好強隣，可作外援，借外債，平內患，自此無阻，段其可躊躇滿志乎？然觀於後來之專欲難成，而吾更不能不爲段氏嘔矣！

第八十九回 籌軍餉借資東國 遣師旅出擊南湘

却說中國政府，既與德奧宣戰，遂由內務部具呈馮總統，謂前時與德絕交，曾將天津漢口的德國租界收回，自管設立特別區臨時管理局，後改特別區市政管理局，現既明令宣戰，與前情勢，又屬不同，應將臨時二字除去，且管理事務，類屬市政範圍，可將特別區臨時管理局，改名特別區市政管理局。當奉指令照准。又天津奧租界，亦由內務部咨照直隸省長，飭該局一併接收管理。直隸督軍兼省長曹錕，即照部咨施行。不在話下。

前總統黎元洪，自日使館營舍還第，住居東廠胡同，屋旁向有衛隊，駐紮花園中，嗣因隊兵王德祿，發生瘋疾，

持刀砍入，斫死護衛馬占成，正目王鳳鳴，連長賓世禮等三人，並傷伍長李保甲，衛兵張洪品等二人，其餘衛士一擁齊上，方將王德祿擊斃。元洪恐尚有他變，復移居法國醫院。至馮段已組定政府，局勢少定，乃偕眷屬出京，好在天津尚有私宅，借此棲身，不再與開國事，這也是逍遙自在的良法。後來何故再爲馮端？

惟嶺南各省，總未肯服從中央，再加四川亂事，亦尚未靖，代理督軍周道剛，留駐重慶，自奉中央命令後，就在重慶就職，正擬調集兵士，西赴成都，忽聞四川省長戴戡，被川軍擊斃，當即派人前往探查確耗，原來劉存厚部下，盡是川軍，不願外兵入境，故前時羅佩金所帶的滇軍，與劉不協，致生衝突，後來戴戡所部的黔軍，亦當然爲劉所恨，力加排斥，畢竟黔軍勢孤，川軍力厚，兩下裏爭戰多日，黔軍卒不能支，退出成都，由劉存厚入城據住。戴戡又聯絡督軍羅佩金，及雲南督軍唐繼堯，會師進擊，復得奪還成都，驅出存厚。存厚怎肯甘心收拾敗兵，再攻戴戡，戴又向滇軍乞援，與川軍對敵，川軍敗退，戴擬夾攻川軍，自督黔軍出城，行抵秦皇寺附近，突與敗退的川軍相遇，彼此見了仇人，便即開槍相擊，也是戴省長命已該絕，竟被流彈射來，傷及要害，連忙返身入城，醫治無效，當即舉命。周道剛既悉詳情，據實呈報中央，當由馮總統下令，追贈戴戡陸軍上將銜，照陣亡例賜卹，着財政部撥銀一萬圓治喪，並命周道剛查明川軍統帥，謂：「如由劉存厚主使，應該坐罪，不能曲貸。」云云。此種命令，亦未免掩耳盜鈴，試思川軍統帥，除劉外，尚有何人？旋復查聞四川財政廳長黃大暹，督軍署參謀長張承禮，亦因川黔兩軍交關時，倉猝出走，飲彈身亡，中央政府，又復從優議卹。後來周道剛又與滇軍相爭，政府再行申令，飭在川軍隊，無論客主，統歸周道剛管轄，且實授周道剛爲四川督軍，劉存厚會辦四川軍務，總算暫時維持，敷衍過去。

至若新近解散的國會議員，會列國民黨名籍中，都不贊成段總理，且段復任後，又不肯將議員一律召回，反提起從前組織約法的參議員，擬爲召集，所以一班解散的議員，陸續赴粵，在粵東自行集會，稱爲非常會議，特借廣州城外的省議會議場，會議時事，否認中央政府，另組出一個軍政府來。當下投票公決，選舉民國第一任總統

孫文爲大元帥，孫文閑居無事，就趁那選舉的機會，再出就職，就職以後，免不得有一篇通告，無非指斥段祺瑞，曹錕，湯化龍等，違法黨私，背叛民國，應該與師北討，伐罪弔民等語。段祺瑞聞到此信，恐怕別省聞聲響應，引入漩渦，將來東一省，西一省，依次發難，豈不是釀成大事，不可收拾麼？左思右想，除用武力解決外，苦無良策，但欲用武力，必須先籌軍餉，國庫早一空如洗，各省賦稅，又不能源源進來，就使有些報解，平常向不夠應用，怎能騰挪巨款，接濟軍需？當下與小徐等商量，小徐等主張借款，暫救眉急。段祺瑞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國家擔負，便邀入財政總長梁啟超，密商借債事宜。梁也知借債行軍，利少弊多，無如段總理決意用武，自己方依段氏肘下，不好有違，惟將這副借債的擔子，卸與財政次長李思浩，叫他出去張羅。李思浩素善籌款，接到密令，即與英法俄日四國銀行團商借一千萬圓，名目上不便提出軍需二字，只好仍稱善後借款。銀行團含糊答應，但英法俄三國與德奧連年交兵，耗費不可勝計，也未嘗舍己芸人，獨日本遠居亞東，雖是列入協約國內，反對德奧，究不會出發多少兵船，用過多少兵費，所以四國銀行團中，只日本肯認借款，日本正金銀行理事小田切萬壽，出作日本銀行團代表，願借一千萬圓，與財政部訂定契約。約中要點如下：

- (一)名目。墊款。(二)金額。一千萬圓。(三)利息。七釐。(四)年限。一年。(五)折扣。百分之七。(六)擔保。中國鹽稅除款。(七)用途。行政費。(八)用途稽核。依民國第一次善後借款條目辦理。見第二十四回。(九)承借者。日本銀行團。

契約既成，一千萬圓穩穩借到，折扣由兩邊經手分肥，無庸多說。山東督軍張懷芝，因逐年墊付軍需，總數頗巨，中央無力歸還，樂得乘政府借款的時候，加添一些零頭，可以撥充本省的用費，當下商明中央，代向中日實業銀行，借到日金一百五十萬圓，議定年息一分，還期一年，以中央專稅爲擔保，這好似窮民貸錢，但顧目前，不管日後如何清償呢。段祺瑞既得借款，正要籌辦軍事，制服南方，不料部署尚未定緒，湘南又突出一支獨立軍與督

軍傳良佐抗衡，惹得長江中綫，也致搖動起來。當良佐赴湘以前，湖南督軍本由省長譚延闓兼任，延闓是國民黨中人，段祺瑞恐他聯絡滇粵，所以特命良佐爲督軍，前往監制。良佐到了湖南，譚延闓不便抗拒，就將督軍印信，交與良佐，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竟將署理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勒令撤任，這便是迅雷飛電的手段。劉建藩以無辜被斥，心下不甘，遂與湖南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零陵各區司令等，商定獨立，通電中央及各省，宣告自主，脫離現政府關係。一面聯絡滇粵及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等，反抗良佐。良佐豈肯坐視，當即電達中央，詳陳劉建藩罪狀，特派第二師第三旅旅長李文率兵往攻零陵。段知戎機一發，勢難中止，前次借到日款，只有一千萬圓，不過數月可持，欲達到平南目的，計非多借款項，不能成事，乃復暗囑交通銀行，令他出面借款，再向日本國的臺灣朝鮮興業三銀行，商借日金二千萬圓。又經過許多磋磨，方得三銀行允諾，訂定契約七條：(一)爲金額，計日金二千萬圓；(二)爲期限，准定三年；(三)爲利息，按年七釐半；(四)爲折扣，總算免去；(五)爲擔保，即把中國國庫證券一千五百萬圓，作爲徵信；(六)爲用途，係是整理交通銀行業務，仍是款人；(七)爲中國政府保證償還本利，且在借款期限內，向他國借款時，須先向三銀行商議。此外並定由交通銀行，聘請臺灣朝鮮興業三銀行各一人爲顧問。外人備了債便看若運過，政府反認爲得計，雖不可以已。這番借款復得告成，連前共得三千萬圓。段總理可以指揮如意，乃請馮總統連下二令，一令是通緝廣東軍政府大元帥孫文，及非常國會的議長吳景濂，一令是通緝陸軍中將藍天蔚，說他受孫文僞令，勾結劉景雙、顧鴻賓、馬海龍、金鼎臣等，分途四擾，貽害西北，應即褫奪原官，着各省督軍省長，格獲嚴懲等語。復召集各省參議員到京，組織臨時參議院，免人贊議。令文有云：

國會組織法暨兩院議員選舉法，民國元年，係經參議院議決，咨由袁前大總統公布。歷年以來，累經政變，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現在亟應修改，著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長官，仍依法選派參議員，於一個月內到京，組織參議院，將所有應改之組織選舉各法，開會議決。此外職權，應俟正式國會成立後，按法執行，以示尊重立法機關。

之至意。此令。

又有一令同下，係著內務部籌備國會選舉，略云：

依約法第五十三條，本有召集國會之規定，此次國體再奠，所有約法上機關，亟應完全設立，著內務部按照民國元年籌備國會事務局辦理事宜，迅速籌辦，預備選舉。此令。

以上各種命令，統是段祺瑞一人主張，代任總統馮國璋，無非依言傳令，簽名蓋印罷了。當時馮總統尚有一段悲情，乃是總統夫人周氏，得病甚重，竟於九月十日晚間，在總統府中逝世。周夫人就是周道如女士，前在袁總統府充當女教員，由袁總統作撮合山，配與馮河間爲繼室。見三十七回。五旬左右的武夫，得了四旬左右的淑女，正是伉儷言歡，非常恩愛。無如曇花命薄，晚菊香消，自從民國三年一月結婚，至民國六年九月病歿，先後只閱三年有奇。老頭兒還有這般越星麼？看官試想這一再悼亡的馮河間，能不悲從中來，泣涕漣漣麼？當下備極厚儀，爲周夫人飾柩，總統府中，未便久殯，乃擇日發喪，回籍安葬。臨喪時所有儀仗，當然繁盛，毋庸細表。周夫人死後有知，也不枉出嫁三年。

且說馮總統國璋，自悼亡後，免不得見物懷人，猶留餘痛。偏這位好大喜功的段總理，時來絮聒，今日借款，明日調兵，說得天花亂墜，儼然有踏平南方的狀態。馮總統本無心主戰，不過礙着情面，未便齟齬，所以段說一件，馮依他一件，段說兩件，馮依他兩件，表面上似乎融洽，其實馮忌段，段亦忌馮，彼此各懷意見，暗地生嫌，再加近畿一帶，水災迭見，永定河決口，南運河又決口，天津保定低窪等處，盡成澤國，津浦鐵路北段，被水衝毀，火車不能通行，還有山東山西，亦均報水溢，案款賑濟，馮總統閱過來電，但委段總理籌辦賑給，不復多言。段祺瑞銳意平南，正慮軍餉未敷，偏老天不肯做美，又鬧出許多災荒案件，隨在需賑。沒奈何，囑託財政部，騰出數萬圓銀錢，撥濟災區，某區撥若干，某區界若干，多約萬金，少約數千，可憐災地甚廣，災民甚衆，單靠着數千一萬的賑款，濟甚麼事？段總理

也管不得許多，但教喚咻示惠，便算了案，惟一心一意的對待南方。那知軍情萬變，不可預料，湖南督軍傅良佐，所派遣的李右文一軍，本要他去征服零陵，偏右文到了衡山，反全部投入零陵軍，與劉建藩串同一氣，向傅倒戈。傅良佐氣得發昏，亟改派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及湘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會師前進，再攻零陵。段總理接報，暗中運款接濟，嚴促傅良佐即平湘南。復慮譚延闓從中作梗，密囑良佐諷示延闓，使他退位。延闓明知馮段猜疑，偏不肯提出辭職，但向政府請假。段准給延闓假期，另派周肇祥暫署湖南省長。周亦段氏心腹，與傅同事，應該沆瀣相投，同心協力。傅良佐且得京款接濟，便運往前軍，輜師作氣，果然軍心一奮，踴躍直前。北軍旅長王汝勤、朱澤黃等行至衡山，永豐境內，與零陵軍隊交鋒，連得勝仗，拔衡山下寶慶，直逼零陵。安徽督軍倪嗣冲，又密承段氏意旨，出軍援湘，也得攻克攸縣。

湘皖更迭報捷，段祺瑞欣慰異常，且擬向日本訂購軍械借款，可以軍械濟軍，乘勝平南。當時風聞中外，就起謠傳，共謂「我國軍械將歸日本主持，所有各省兵工廠、煤鐵礦，亦歸日本管理」。云云。於是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交章拍電，請政府聲明真偽，免啟疑竇。馮派亦發作了，就是鄂皖等省，亦有電向中央質問，要求政府明白宣示，是不過隨聲附和。旋由段總理覆電，略謂「謠傳全屬子虛，不可妄信，現惟因與德奧宣戰，擬派兵赴助協約國，自製軍械，不敷應用，勢不得不購自外洋，現在惟西洋英國、東洋日本，尚有餘械出售，我國與美迭商，迄無成議，急事不能緩辦，始就近向日本購置軍械一批，需款若干，購械若干，款未交清以前，量加利息，所訂合同僅限一次，爲止，純是自由購辦，毫無意外牽涉。中國歷來所購外國軍械，具有成案可稽，本屆照前辦理，與主權並不少損」。云云。李陳兩督軍，接得覆電，見他理由充足，也不好再加詰問，只看他所購軍械，是否給兵赴歐，再作計較。小子有詩歎道：

主戰何如且主和，同居一室忍操戈。
況經國庫中枵甚，借債興兵禍更多。

段總理駁倒李陳等電文，樂得放心做去。忽湖南又有急電，傳達進來，由段總理取過一閱，又未免出了一驚。究竟爲着何事，待小子下回敘明。

多一分外債，即增一分擔負，失一分主權，甚矣外債之不可輕借也。袁政府專務借債，圖逞私欲，所貸之款，盡付揮霍，而私願亦終於無成。段總理亦尤而效之。財政部借日本款一千萬圓，交通銀行又借款二千萬圓，名爲善後之需，實爲圖南之用。夫南方各省之宣告獨立，原有礙於中央統一之謀，然自來惟無暇者可以戮人，段總理試撫躬自問，其胡爲敗南方之顛，而耶不能推誠相與，徒欲以力服人，軍需不足，貸諸強鄰，即使南方果得告平，而所失已不貲矣。况平南之師未發，而湘省已起爭端，用一傅民佐以控馭嶺南，反挑動零陵之惡感，不能懷近，安能圖遠？徒釀成無謂之兵爭而已。可慨孰甚。

第九十回 傅良佐棄城避敵 段祺瑞卸職出都

却說劉建藩據住零陵，與北軍相持多日，寡不敵衆，多敗少勝，不得不向兩粵乞援。段總理也恐兩粵援劉，暗着人運動粵吏，使他反抗省政府，作爲牽制。適值粵屬惠州清鄉總辦張天驥，爲省政府所黜，改任劉志陸爲總辦。天驥心懷怨望，遂對省政府宣告獨立。已而劉志陸帶兵進攻惠州，幫辦洪兆麟統領羅兆昌幫統劉達慶等聯合陸軍，共攻天驥。天驥獨力難支，只好竄去。偏潮州鎮守使莫肇宇，又復向省政府脫離關係，自言軍政當直隸中央，民政仍商承李省長辦理。好一個騎驢法。旋又聯結欽廉道馮相榮，及鎮守使陸世儲，氣勢頗盛。張天驥亦奔投潮州，與莫相依。莫肇宇遂電達中央，自述情狀。段總理樂得請令，視奪廣東督軍陳炳焜職銜，特任省長李耀漢兼署督軍，卽命莫肇宇會辦軍務。看官試想，民國紀元以來，各省雖號稱軍民分治，實際上全是軍閥專權，自黎政府成立以來，雖改換名目，治軍稱督軍，治民稱省長，畢竟省長勢力，敵不過督軍，督軍挾兵自重，對着一省範圍，差不多

是萬能主義。段總理將陳炳焜褫職，即用李耀漢兼職，也是一條反間計。但陳炳焜怎肯依令？仍任督軍如故。李耀漢勢難代任，依然照前辦事。陳炳焜且與廣西聯兵援湘，與劉建藩等併力作戰，所向無前，奪回寶慶、衡山，復拔衡陽、湘潭，累得傅良佐日夕不安，又向段總理請援。段總理未免一驚，因恐遠水難救近火，只好責成王汝賢、范國璋兩人，令他效力圖功，特派汝賢爲湘南總司令，國璋爲副司令，滿望他感激思奮，掃平湘南自主軍隊，不意兩人逗留不進，反通電中外及自主諸省，商請雙方停戰。略云：

天禍中國，同室操戈，政府利用軍人，各執己見，互走極端，不惜以百萬生靈，爲孤注一擲，挑南北之惡感，競權利之私圖，藉口爲民，何有於民？侈言爲國，適以誤國。果係愛國有心，爲民造福，則犧牲個人主張，俯順輿論，尚不肯其和本旨。汝賢等一介軍人，鮮識政治，天良尚在，豈肯同心自零？陵發生事變，力主和平解決，爲息事寧人計。此次湘南自主，以護法爲名，否認內閣，但現內閣雖非依法成立，實爲事實上臨時不得已之辦法，即有不合，亦未始無磋商之餘地。在西南舉事諸公，既稱愛國，何忍甘爲戎首，塗炭生靈？自應雙方停戰，懇請大總統下令，徵求南北各省意見，持平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紛爭，是所至盼。特此電聞。

自王范兩人宣布此電，當然置身事外，引兵退歸那零陵自主軍隊，及兩粵各軍，未肯遽罷，仍舊揚旗鼓，進逼長沙，湖南督軍傅良佐，麾下親兵寥寥無幾，專靠王范兩師，出去禦敵，偏他兩人宣告停戰，且有倒戈消息，急得傅督軍不知所爲，只好與代理省長周肇祥，想出一條逃命的上策，晝夜同走，潛登兵艦出省，奔往岳州。這也好算得迅雷電的計策麼？長沙失去主帥，亟由省城各團體，自組湖南軍民兩政辦公處，暫時維持，適值王汝賢領兵回省，乃公推汝賢爲主任，擔任維持秩序。

傅良佐等退至岳州，不得不電達中央。段祺瑞接到此電，忍不住慚憤交併，慌忙馳入總統府，報明馮國璋、賈、王范兩人叛命的罪狀。馮總統却默然不答，段始窺透隱情，料至王范兩人的行爲，是由老馮暗中授意，遂作色

與語道：「總統主和，祺瑞主戰，兩不相謀，應有此變，祺瑞情願免職，請總統另任他人。」馮總統纔淡淡的答道：「傅良佐所任何職，乃乘省潛逃，不爲無罪。」祺瑞道：「王范兩師，無故倒戈，良佐勢成孤立，自然只好出走了。」馮總統又道：「我何嘗絕對主和，如果能戡定南方，就是我也自願赴敵，請總理不必誤會。」祺瑞起座道：「祺瑞已不敢再幹了，或戰或和，請總統自主便了。」言畢即去，未幾即遞入辭職呈文，又未幾，復遞入國務員辭職呈文。馮總統不便遽允，派人一一挽留，復通電各省云：

國事瀕危，人心浮動，一隅生隙，全國動搖。茲將數日經歷情形，暨失機可惜之點，通告於左：自復辟打消，共和再造，軍人實爲功首，此後軍人團體，卽爲全國之中心點，生死存亡，有莫大之關係，此不但本國人所共知，亦外交團所共認。此次政府成立，所行政策，以改良民國爲根本大法爲宗旨，故不急召集新國會，而爲先設參議院之舉，在法律上雖微有不同，而用心實無私意存於其內。西南二三省起而反對，無理要求，中央屢爲遷就，愈就愈遠，不得已而用兵，只爲達到宗旨而已，初非有武力壓迫之野心也。兵事既起，勝負雖未大分，而川事則中央頗爲得手，滇黔在川之兵，不日可期退出川界，廣東方面，陸陳譚雖有援湘之兵，因龍李莫傾向中央，暗中牽制，以是不能大舉。是時也，湘南戰事，我北軍將士，稍爲振奮，保持固有之勢力，中央卽可達完善之結果。不意我北軍九死一生，最有名譽之健兒，誤聽人言，壯志消沮，雖係一部分之自棄，而掣動新勝，暨相持未敗之衆，於是合謀罷戰，要求長官通電乞和不顧羞恥，雖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中央完全將成之計劃，盡行打消矣。諸君聞之，能不惜哉！能不痛哉！特是通電求和，主持人道，欲達宗旨，亦必能戰而後能和。假如佔住勢力，戰勝一步，宜布調停，再進一程，徵求同意，爲中央留餘地，保政府之威嚴。吾輩軍人之名譽大張，國家人民之幸福是賴，樂何如之？乃不出此而爲搖尾乞求，縱能達到和平目的，我軍人面皮喪盡矣。國璋亦軍人之一份子也，如此行爲，萬無下場餘地，不爲羞死，亦將氣死。諸君皆愛國丈夫，有何高見，如何挽救，能否賈勇救國，振奮部下十辛精神，籌

吳籌餉，以謀勝利，則大錯雖已鑄成，尚可同心補救。國璋代行權位，惶愧奚如！國將不存，身將焉附？如有同心，國璋願自督一旅之師，親身督戰，先我士卒，以雪此羞。宜布事實，渴望答復！

這篇通電，辭旨隱閃，又主和，又主戰，看似斥責王范兩人，却未曾提出姓名，不過含糊影響，但爲段總理顧全面子，所以有此電文。湘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方改編爲陸軍第十七師，駐紮常德，他聞王汝賢入主長沙，居然代行督軍職務，心下很是不服，竟在常德宣布獨立，要來攻擊長沙，就是兩粵援湘各軍，也不肯聽命汝賢，紛紛入擾長沙，很是危急，到了十月十七日夜間，城中忽然火起，烟霧漫天，秩序大亂。汝賢也只好棄城出走，潛赴岳州。是時傅良佐、周肇祥兩人，已由京中召入，傳令免官候懲，令云：

湖南督軍傅良佐，代理省長周肇祥，擅離職守，着先行免職，聽候查辦。此令。

同時又有一令云：

據王汝賢等電稱：傅督軍於十四日夜，攜印乘輪，不知去向，省長亦去，省城震動，人心惶恐。汝賢等爲保護地方安全起見，會同在城文武，極力維持，現在秩序，幸保安寧等語。並據自請處分前來。傅良佐、周肇祥擅離職守，本日另有明令免職查辦。長沙地方重要，不可主持無人，即派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督軍職務，所有長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賢、同范國璋完全負責。查王汝賢等身任司令重寄，統馭無方，以致前敵敗退，並擅發通電，妄言議和，本屬咎有應得，姑念悔悟尚早，自請處分，心迹不無可原。此次維持長沙省城，尙能顧全大局，暫免置議。王汝賢等當深體中央棄瑕錄用之意，嚴申約束，激勵將士，將在湘逆軍，迅予驅除，以贖前愆。倘再退縮畏葸，貽誤戎機，軍法俱在，懷之慎之。此令。

這令頒發，乃是十月十八日，與王汝賢棄城出走的時候，只隔一宵。京湘相隔太遠，汝賢又倉皇出奔，無暇拍電至京。所以京中尙未聞知，還令汝賢及范國璋擔任長沙治安職務。那段祺瑞，自有意辭職後，雖非極端決裂，但

對着湖南問題，不再入商。馮總統因得自由下令，輕輕將王范二人罪狀豁免了事。惟段祺瑞覽此令文，愈加不悅。自思老馮前電，已是態度不明，此次又僅罪及傅周，不及王范，明明是阿私所好，黨同伐異的行爲，因復決計辭去，不願與馮共事。正擬二次遞呈，復接得直鄂蘇贛四省通電，並請撤兵停戰，這又是調派聯絡推倒段內閣的先鋒電文署名，一是直隸督軍曹錕，一是湖北督軍王占元，一是江蘇督軍李純，一是江西督軍陳光遠，文中說是：

慨自政變發生，共和復活，當百政待理之際，忽起操戈同室之爭，溯厥原因，固由各方政見參差，情形隔閡，以致初生齟齬，繼積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竊社憑城，遂乃乘機構釁，而黨派爭樹，因得以利用之術，爲挑撥之謀，逞攘奪之野心，洩報復之私忿。名爲政見，實爲意見，名爲救國，實爲禍國。於是閭閻塗炭，一發難收。繼等數月以來，中夜徬徨，焦思達旦，竊慮覆亡無日，破卵同悲，熱血填膺，憂痛並集。蓋我國外交地位，無可諱言。歐戰將終，我禍方始，及今補救，尙恐後時。至財政困難，尤達極點，燭酒止渴，漏脯療饑，比於自戕，奚堪終日。東北災疫，西南兵爭，人民流離，商業停滯，凡諸險狀，更僕難誌。大廈將傾，而內閥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犧牲，每一惡維，寒而慄，中心憤激，無淚可揮。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矣，如項城覆撤，可鑒，矧同種相殘，寧足爲勇鷁蚌相持，庸足爲智？即使累戰克捷，已足騰笑鄰邦，若復兩敗俱傷，勢且同歸於盡。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圖蜀而蜀未可圖，仁人君子，忍復驅父老兄弟於冰天雪地，槍林彈雨之中，且戰局延長一日，卽多傷一日，元氣展伸一處，卽多貽一處痛苦。公等誠心衛國，偉略匡時，其於利害禍福所關，固已洞若觀火。況爭點起於政治，知悲憫本有同情，錫等不才，抱寧人息事之心，存排難解紛之志，奔走啼泣，慘切叫號，而誠信未孚，終鮮寸效，俯仰愧怍，無地自容。惟希望之殷，始終未懈。故自政爭以來，默察真正之民意，仰體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達於和平目的，以拯國家之危難，而固統一之宏基。區區愚忱，當邀共諒。現在時勢危迫，萬難再緩，不得不重申前說，爲四百兆人民，請命於公等之前，伏願念亡國之慘哀，生靈之痛苦，卽日先行停戰，各守區域，毋再衝突，俾得

熱商大計，迅釋糾紛。魯仲連之職，魏等願擔任之。更祈開誠布公，披示一切，既屬家人骨肉，但以國家為前提，無事不可相商，無事不能解決。若彼此之隱，未克盡宣，則和平之局，詎復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輿論，一時信史萬世，是非功過，自有專歸，而旋乾轉坤，亦唯公等是賴。反手之間，利害立判，舉足之際，輕重攸分，救國救民，千鈞一髮，臨電迫切，不知以云。

停戰停戰，這種聲浪，與段總理的心理，絕對是不能兩容。偏長江三督軍，一氣貫穿，又推那直隸督軍曹三爺為首，曹三爺排第三，時人號為曹三爺。同來反對段總理，叫老段如何不煩，如何不惱，當下遞入二次辭呈，不但辭去總理，且把陸軍總長的兼職，一併辭去。馮總統還陽為挽留，但准他辭去兼職，仍為總理如初。看官！你想這位段合肥，還肯留着麼？段為國務總理，又兼陸軍總長，所以有權有勢，莫與比倫。若軍權一卸，還要這國務總理銜頭，有何用處？自然一概不受，出都下野去了。恐未必真肯下野。馮總統樂得准他免職，另任王士珍為陸軍總長，所有國務總理一缺，且命外交總長汪大燮暫代。汪大燮是段內閣中人物，本有連帶辭職的故例，怎好代任總理？因此決意不為，一再告辭。馮乃商諸王士珍，邀他組閣。王士珍係直系正定人，資格最老，出段氏上，情性素來和平，沒有甚麼黨派，不過時人因他籍屬直隸，共推為直派領袖，前時袁兩總統時，亦嘗邀他為過渡總理。見前文。旋進旋退，無朝無非，老年人血氣已衰，不堪再任煩劇，獨馮意以為籍貫從同，派系無別，正好引為己助，抵制皖系，調和南方。王士珍固辭不獲，乃承認督署，於是段內閣遂倒，要改組王內閣了。小子有詩嘆道：

攜手登臺誼似深，同袍何故忽離心？堪嗟宦海漂搖甚，得失升沈兩不禁。

王士珍既代署總理，舊有國務員，一併辭職，另換他人入閣。欲知所易何人，待至下回發表。

觀於馮段之傾軋，表面上似為和戰之齟齬，實際上即為直皖兩派之紛爭。傅良佐之督湘，馮意固未嘗贊同，不過為李副兩督軍之交換條件而已。王汝賢、范國璋與良佐相反對，其陰承馮意可知，拒良佐，即所以拒段氏也。良佐自命不凡，而實無幹

略，楚歌四逼，會粹夜逃，名爲黨段，實則負段，段猶欲袒護之，得毋亦自信過深，而未知其用人之失當歟？迨直鄂蘇贛四督軍，通電停戰，而段氏之平南政策，復遭一大打擊，勢不能不辭責出都，此謂段傾軋之第一幕也。而直皖兩派之惡，遂自是日深矣。

第九十一回 會津門譚傳主戰聲 阻蚌埠折回總統駕

却說王士珍既代署總理，當然要改組內閣，所有從前開員，多半換去，另任陸徵祥爲外交總長，錢能訓爲內務總長，王克敏爲財政總長，江庸爲司法總長，田文烈爲農商總長，曹汝霖爲交通總長，傅增湘爲教育總長，海軍總長仍用劉冠雄，士珍自兼陸軍總長，已見前文。馮代總統撤去段總理，改用王士珍，明明是無意主戰，特借王士珍爲調人，籠絡南方，使得和平統一。無如南軍不肯退步，趁着王汝賢退出長沙，即乘隙直入，竟將長沙佔住。汝賢退走岳州，見前回。

俄而荊州有石星川，隨縣有王安瀾，黃州有謝超，紛紛宣告自主，又與馮政府脫離關係。看官試想：前時段總理主戰，南方各軍閥，不服段總理，乃起衝突，明明反對段氏，無庸疑議，此次馮總統主和，南方各軍閥，應該體諒馮總統苦心，休兵息戰，爲甚麼反加出石王謝三人，來與馮氏作對呢？說將起來，南方軍閥家所主張，並不是專拒段合肥，實是並抗馮河間，馮總統的謀和政策，豈不是暗遭打擊麼？

還有一個前陸軍次長徐樹錚，爲段氏暗中設法，奔走南北，僕僕道途，看官道爲何因？原來他先至蚌埠，與安徽督軍倪嗣冲，唔商機密。嗣冲方竭力助段，對着小徐的謀畫，很表贊成，小徐既邀得一個幫手，還嫌未足，再向東北出山海關，竟去聯絡奉天張作霖，張作霖字雨亭，係遼陽人，向係綠林豪客，投入清故督張錫鑾麾下，歷年捕盜，精功至師長袁氏，欲引爲羽翼，特擢爲奉天督軍。他本獨立塞外，自張一幟，與馮段不生關係，無甚好惡，小徐以爲東南健將，莫如老倪，東北健將，莫如老張，能將兩健將融成一片，爲段幫忙，還怕甚麼馮河間？計策誠佳。於是聞關駁

涉，趨往奉天，憑着那三寸舌，說動那張雨帥。張本豪健絕俗，勇敢有為，不論誰曲誰直，但教片辭合意，臭味相投，便即慨然許諾，願為護符，且留小徐在幕府中，參決軍務，貫徹軍謀。

會安、徽督軍倪嗣沖，邀同山東督軍張懷芝等，共至天津，與直隸督軍曹錕，會議時局，恢復段氏政策，對着西南，仍用武力解決。懷芝前為北洋武備學生，原是北洋系中一份子，與段祺瑞素來莫逆，且平時最嫉國民黨，當然欲盪平西南，為段後盾。且曹錕鎮守直隸，曾與長江三督軍，即李純、陳光遠、王占元聯名通電，主張停戰。見前回。此次倪張兩督至津，距前時電請停戰的日期，不過旬月，為甚麼反復無常，忽然主和，忽然主戰呢？就中也有一段情由。當時清室元老徐世昌，久駐天津，各軍閥素相契重，遇有大策大疑，必向徐氏諮詢。曹錕駐節天津，更與徐氏常相往來，情誼款洽。徐聞馮段齟齬，政局未定，免不得從旁扼腕。一夕，與曹錕會敘，密語錕道：「芝泉，禮瑞字原太覺自信，華甫，國璋字亦不應陰嗾范王，倒戈失湘，兩人竝皆失策，不知將鬧到如何地步，方能結束呢？」曹錕無詞可答，只應了一個「是」字。徐世昌復掀髯笑道：「君等若迎若拒，不為馮段兩人調和政見，恐從此以後，北洋團體，越致分裂，眼見是民黨得勢，將乘隙篡入了。」錕不禁失色道：「這也可慮，公意以為何如？」世昌復進逼一句道：「君為北洋弁冕，若聽令北洋團體，四分五裂，君亦不能辭責呢！」徐也是為段幫忙錕隨口應聲道：「得公指教，錕似夢初醒了。」兩人一笑而別。

嗣是錕變易初心，背了長江三督軍的盟約，又欲聯段，可巧倪張兩督，前來相邀，樂得敲着順風鑼，翕然同聲。倪張兩督，復致書張作霖，請求同意。作霖正與小徐靜待機緣，一經得書，立即答覆，無不如命。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本奉張作霖為領袖，作霖願加入天津會議，孟鮑自無異言，亦皆參入。再加山西督軍閻錫山，陝西督軍陳樹藩，河南督軍趙倜，福建督軍李厚基，浙江督軍楊善德，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及蘇皖魯豫四省勳匪督辦張敬堯等，均係段氏支派，各遣代表至天津，共同會議。就是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區，也各派代表來，到津列席。濟

濟萃英會集一堂，曹錕爲東道主，與倪張兩督表明意見，無非是一併力平南，反對和議」八字。各代表聯袂入會，早已稟承各主帥命令，與結同盟，曹錕等一聲倡起，各代表等齊聲附和，接連是劈劈拍拍的手掌聲，陸續相應。當下議決開戰，誓絕調停，且分派同盟各省出師數目，由曹錕張懷芝倪嗣沖首先認定，次由各代表一一承認，復繕就一篇呈文，要求中央明令征南，然後散席。當時有人嘲諷曹錕說他大人虎變，因他夙領虎威軍，又善變動，所以引援古典，贈他一個佳號。其實那時將帥，原與牆頭草相似，忽東忽西，沒有定譜呢。言不必信，也是大人行徑。

惟馮總統本欲主和，竭力籠絡南方，偏偏事不從心，迭遭衝突。石星川等擅謀自主，還是下級軍官的瞎鬧，無甚關礙，最惱人的是南倪北張，無端牽動諸軍閥，會議天津，聯名請戰，明知箇中主動，仍由老段授意，欲將他來呈批駁，又恐倪張等與已翻臉，又似前黎總統在任時，紛紛宣告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轉害得不可收拾。左思右想，無術自全，不得不邀入國務總理王士珍，商決國是。王士珍全是暮氣，不肯擔任一些肩子。遇着艱險時候，但知犧牲官職，浩然思歸，所以敍議多時，並沒有甚麼救急的良方，只有自稱老朽，不堪勝任，情願將國務總理及陸軍總長的兼銜，讓與賢能。自知幹不下去，尙能讓賢讓位，還算自好之士。馮總統付諸一歎，俟王士珍退出後，又與幾個心腹人商量，大家說是段派勢力，尙難驟削，壓制過急，反恐生變，不如再請老段出山，畀他一個閑散位置，稍平彼憤，免得種種作梗，牽制中央。馮總統又復爲難起來，暗思段非常人可比，除國務總理外，還有何職可授，如或授他別職，段亦斷不肯受，反致弄巧成拙，越覺不佳。乃再經數人討論，畢竟人多智衆，想出一個新名目，叫做參戰督辦。參戰是對外國立名，不是對着本國的南軍，從前與德奧宣戰，全是段氏一人主張，此次叫他參入協約國，督辦戰務，也是一個無上的頭銜，且與段氏本意不悖，當不至有推讓情形。商議既定，因特派員至津門，先與段氏說明原委。段先辭後受，願當此任。獨言下表明微意，乃是一做了參戰督辦，總須陸軍總長聯合，方可調度一切，若彼此不協，如何督率，如何辦理？云云。這番言論，明是不悅王士珍，要他離開陸軍總長的位置，然後受命登臺。特派員依言覆報，再由

馮總統着人詢段，段又謂請總統自酌。

可巧合肥嫡派段芝貴，自助段覆張後，但博了一個勳位，未列要職，在京閑居，他是有名的揣摩能手，雅善逢迎，不但與段祺瑞有關鄉誼，情好密切，就是馮國璋入任總統，府中亦常見有段芝貴名刺，往來周旋。馮段交惡，芝貴又曾為調停，只因雙方各尚意氣，不能從旁調治，所以中止。此次馮意中忽想着了他，乃召入與商，並有委任陸軍總長的表示。芝貴喜出望外，就自願邀段入都，即日啟行，往謁老段，見面時談及馮意，段亦當然心慰，即與芝貴同車至京，復入見馮總統。兩人雖未能盡去夙嫌，表面上似尚歡洽，再加段芝貴在旁湊趣，便各喜笑顏開，盡歡而散。越日，即有參戰督辦的特任，及陸軍總長的改任，一併頒發。惟國務總理一職，仍歸屬王士珍，不過免去陸軍總長兼衝罷了。王聘老可以去矣，何必為此贅論。段既入京，仍然堅持一平南政策，不肯少改，却是個硬頭子。段芝貴原是皖派，不能不與表同情。兩下裏朝夕敘談，無非商議平南事宜，擬派曹錕為第一軍總司令，張懷芝為第二軍總司令，統兵入湘。當由參陸辦公處，密電二督，趕先部署，剋期出發。於是主戰宣戰的聲浪，復傳達中外，時有所聞。獨馮總統尚未肯下令，不是說軍餉無着，就是說陽歷已將殘年，容俟開年辦理。段派亦無可如何，只好展緩兵期，俟至開正以後，再行催逼，光陰易過，轉眼間已是民國七年了。歲陽肇始，總有一番俗例，彼此拜賀，忙碌數天。各機關總統休假一星期，停止辦公。至假期已過，又有許多隔年案件，須要辦清。一日過一日，又是二十多天，主戰派迫不及待，躍躍欲試，遂說向總統府質問，請馮總統即日發兵。偏府中發出二十五日的布告，向飭各省保境安民，共維大局。頓時主戰派大譁，纔閱一宵，馮總統帶着衛隊百名，突出正陽門外，乘着專車，竟往天津去了。段祺瑞等俱未預聞，就是各部總長，亦有一半兒在睡夢中，不知他爲着何事，匆匆啟行。但由國務院頒發一諭，通電中外道：

奉大總統諭：近年以來，軍事屢興，災患疊告，士卒暴露於外，商民流離失業，本大總統盡焉心傷，不敢寧處。茲於本月二十六日，親往各處檢閱軍隊，以振士氣。車行所至，視民疾苦，數日以内，即可還京。所有京外各官署

日行文電，仍呈由國務院照常辦理。其機要軍情，電呈行次核辦，並分報所管部長處接洽。凡百有位，其各靖共乃聯，慎重將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轉達。

奇哉怪哉！是何主因？乃有此舉。事前毫無表白，直至登程以後，方令國務院傳達略情，難道總統出巡，不宜明目張膽，只好作此鬼鬼祟祟的舉動麼？句中有刺。當時中外人士，紛紛推測，各執一詞，直到後來馮氏還京，方知他潛自出京，却有一種特別政策，如國務院代達論調，不過粉飾耳目，自銜美名，其實他何曾勞民？何曾閱兵呢？原來段主戰，馮主和，主戰是謀武力統一，主和是謀和平統一，似乎段好黷武，馮尚懷仁，實際上乃馮段兩派，互相抵抗，段要主戰，馮定要主和，馮要主和，段越要主戰，武夫得志，管甚麼海內蒼生，但教折倒反對派，便算是揚眉吐氣，智自雄。怎奈兩派勢力，相持不下，段派去而復來，氣餒膨脹，馮不得不虛與周旋，且又想出別法，欲去羈縻段派，合直皖兩系為一氣，使他共衛自身，鞏固權位，然後好不致受制，免得許多防備。就使段派不肯為所羈勒，也不如借出巡為名，親赴長江流域，與李陳王三督軍面商良法，抵制段派，可以維持勢力。為此兩種計策，急欲一行，又恐風聲一洩，老段必來阻撓，所以除二三心腹外，俱未通知，竟出人不意，乘車南下。想法亦奇，但強中更有強中手，奈何？

一月二十六日啟行，當晚即至天津，會晤那虎變將軍曹錕，談了半夜的機密。曹錕雖已與段派聯絡，合謀宣戰，但究竟是個直系，對馮未免留情，他的主張，是欲要主和，必先主戰。能將湘省收復，使南軍稍憚聲威，方可再申和議，馮也點頭稱善。不愧為虎變將軍。就在天津督署中借寓一宵，越宿起牀，食過早膳，復與曹錕申定密約，為後文征湘伏案。便即啟程，再往濟南。他想山東督軍張懷芝與倪嗣沖互為黨援，不如直趨蚌埠，說服嗣沖，不怕懷芝不為我用，所以濟南未曾下車，竟直抵徐州，轉赴蚌埠。

火車原甚快便，但尚不如電報的迅速，自從馮氏出都，段祺瑞詭為怪事，料知馮必有隱情，便即電達張倪兩督，叫他阻住馮蹤，不使他再行南下。這叫狼防虎，虎防狼。張懷芝得電後，忙派員至車站守候，適馮已至濟南，不肯停車，

竟爾過去，獨倪嗣沖接到段電，距馮至蚌埠時，尚有數小時間，他好從容布置，帶着衛兵，赴車站迎接老馮。待至火車到站，由馮下車相見，倪即指揮衛隊，擁馮入署。彼此寒暄未畢，倪嗣沖即掀髯笑語道：「總統爲何微行至此？」馮總統道：「我也並不是微行，無非因公等爲國宣勞，軍隊亦服役有年，所以特來慰問呢。」嗣沖道：「總統出巡，理應預先布告，爲何內外各員，多未聞知？想總統必有高見，敢請明示。」馮答道：「我若預示出巡，沿途必多供張，反多煩擾，故不如潛行爲是。」嗣沖冷笑道：「總統軫念民瘼，原是仁至義盡，但突然出京，反駭聽聞，倘中途遇有不測，豈非大誤？」馮總統道：「這且不必說了。惟我在京都，聞見有限，究竟各省軍隊，是否可用？若再如傅良佐輩貽誤戎機，豈不是多添笑話麼？」嗣沖作色道：「總統也不要徒咎良佐，試想王范兩人，何故倒戈？又復平白地讓去長沙，兩相比較，王范罪惡，且過良佐，爲什麼不革職治罪呢？」馮總統被他一詰，好似寒天吃煨薑，熱辣椒的引上臉來，勉強按定了神，再與他論及和戰利害。嗣沖道：「南方猖獗至此，怎可再與言和？今日只有一戰罷。」馮總統還想虛詞籠絡，偏倪堅執己意，隨你口吐蓮花，始終不肯承受。

既而山東督軍張懷芝，四省勦匪督辦張敬堯，亦皆到來，想是由嗣沖邀來。兩人論調，與倪嗣沖一致從同，累得馮總統無詞可答，即欲辭行，再往江南。倪嗣沖阻住道：「總統何必親往，但教致一電信，叫李秀山來此會議，便好了。」秀山即李純字。馮至此也覺沒法，只好由倪拍電，去召李純，隔了一宿，來了一個李純的代表，蒞席會議。李秀山却也乖巧，故不願親至。看官，你想一代表有何能力，只得隨衆同聲。倪嗣沖且拍案道：「欲要與南方謀和，除非將總統位置，讓與了他，若總統不欲去位，只有主戰一法，主戰必須仍用段合肥。如段合肥出爲總理，軍心一致，西南自可蕩平，何論湘省？否則嗣沖願犧牲生命，與南方一決雌雄。」說至此，聲色俱厲，張懷芝、張敬堯兩人，更鼓掌不已。馮總統乃隨口敷衍道：「諸君同心，戰必有功，我就回京下令罷。」倪嗣沖也不再挽留，便送馮上車。張懷芝偕馮同至濟南，中途告別。馮總統乘輿而來，敗輿而返，自回北京去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

欲知馮總統回京後，如何舉動，且看下回再表。

觀當時之軍閥家，好似博奕一般，列席之時，見甲順手，則與甲合股，而與乙爲讎，見乙順手，又與乙合股，而與甲爲讎，不論曲直，但爭利益，虎變將軍，即其明證也。馮河間欲併甲乙兩派，盡爲己用，談何容易。甲自甲，乙自乙，彼此立於反對地位，就使暫時允洽，亦必決裂而後已。況如蚌埠之跋扈將軍乎？潛行出京，索然而返，馮亦自悔多事哉。

第九十二回 遣軍隊馮河間宣戰 劫兵械徐樹錚逞謀

却說馮總統國璋，白費了一番心思，空勞了一回跋涉，沒情沒趣的折回北京，趨入總統府中，悶悶坐著。有幾個心腹人士，進來探問消息，他惟有相對唏噓，長歎數聲罷了。旋由陸軍部呈入軍報，多半是湖南不靖消息。到了二月初旬，復接到湖北督軍王占元急電，報稱「湘粵桂三省南軍，攻陷岳州，駐岳總司令王金鏡退保臨湘，南軍據岳州後，連擾鄖陽、通城、蒲圻等處，聲勢甚盛，亟待援師」等語。馮看了此電，也不禁奮髯動怒道：「真正了不得，看來只好決裂了。」乃實授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爲各軍總司令，陸續出兵，由鄂赴湘，同日發出二令道：

上月二十五日布告，原期保境安民，共維大局，故不憚諄諄勸諭，曲予優容。中央愛護和平之苦衷，宜爲全國所共諒。乃袁據王占元等電稱：「譚浩明、程潛所部軍隊，乘此時機，節節進逼。」石星川、黎天才等，復以現役軍官，倡言自主，勾結土匪，擾害商民，而譚浩明等，竟引爲友軍，藉援助爲名，四出滋擾，甚且搶擊外艦，牽及交涉。茲復進逼岳州，窺伺武漢，擁衆恣橫，殘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戰禍，爲民請命者，反令吾民益陷於水深火熱。本大總統撫衷內疚，隱痛實深。各督軍都統等，疊電陳、袁，以聲自彼，開，應即視爲公敵，忠勇奮發，不可遏抑。本

大總統深惟立國之道，綱紀爲先，若皆行動自由，弁髦法令，將致紛紛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國？用特明令申討，着總司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卽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師行所至，務須嚴申紀律，無犯秋毫，用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此令。

自軍興以來，在湘各路軍隊，動輒託故潰逃，長官督率無方，以致有治軍守土之責者，效尤叛國，軍紀久焉不張。本大總統殊深內疚，若再因循寬縱，必致釀成無政府之現象，其何以飭綱紀而奠民生？嗣後各路統兵長官，於所屬官兵，遇有不遵節制，無故退却等情，着卽以軍法便宜從事，毋稍姑息，其各凜遵。此令。

兩令既下，又特派曹錕爲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爲攻岳前敵總司令，所有防鄂各項軍隊，統歸節制調遣。於是虎變將軍曹錕，首先出發，卽於二月七日由津啟程，張敬堯亦於十二日出發，徐州浩浩蕩蕩，率軍赴鄂去了。未幾復由總統府發出數令，褫奪各軍長官職，由小子彙述如下：

查湖北襄鄖鎮守使兼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暨湖北陸軍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領帥干，宜如何激發忠誠，服從命令，乃石星川於上年十二月宣布獨立，黎天才自稱靖國聯軍總司令，相繼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國軍，勾結土匪，攻陷城鎮，並經各路派出軍隊，奮力痛勦，將荆襄一帶地方，次第克復，而該兩逆甘心叛國，擾害閭閻，實屬罪無可道。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職勳位勳章，應卽一併褫奪，仍着各路派出軍隊，嚴密追緝，務獲懲辦，以肅軍紀而彰國法。此令。

譚浩明等，擁衆恣橫，甘爲戎首，前已有令聲罪致討。譚浩明以現任督軍，不思綏輯封圻，恪盡軍寄之責，乃竟自稱聯軍總司令，率領所部，侵擾鄰疆，若再濫副軍職，何以申明紀律，警戒來茲？署廣西督軍陸軍中將譚浩明，著卽行褫奪官職，暨勳位勳章，由前路總司令一體拏辦。其他附亂軍官，並著陸軍部查明懲處，以彰國法而警效尤。此令。

這兩令是聲明撻代罪及自主軍長，有討叛懲逆的意思。還有二令，乃是懲辦失律的長官，令云：

前因湖南督軍傅良佐代理省長周肇祥擅離職守，曾令免職查辦。兩月以來，荊襄叛變，岳州失守，士卒傷亡之衆，人民流離之慘，深愴予懷。追論前愆，該前督等實難辭失律債事之咎。傅良佐一案，著即組織軍法會審，嚴行審辦。周肇祥職司守土，遇變輕逃，並著交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以肅綱紀而儆方來。此令。

陸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前令以總司令代行湘督職權，督同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保守長沙，立功自贖，乃竟相繼挫敗，有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務，范國璋所部，又復先行潰退。總司令王金鏡，身任軍寄，調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屬咎有應得。王汝賢、范國璋，均著褫奪軍官勳位勳章，交曹錕嚴行察核，留營效力贖罪。王金鏡著褫奪勳位勳章，撤銷上將銜總司令，以示懲儆。此令。

看官閱此兩令，便可窺透馮總統的本心。傅良佐與周肇祥，乃是段派中人，所以主張嚴辦。王汝賢與范國璋，乃是自己叫他倒戈，所以讓長沙失岳州失律債事，不加重懲。但恐段派嘖有煩言，乃不得不褫奪官階，叫他留營效力圖功贖罪。後來傅良佐終不到案，且與馮氏反唇相譏，這明明是由段氏相護，說他罪輕罰重，不服馮氏裁判。老馮的掩耳盜鈴計策，終被段派看穿，仍歸沒效。還有江西督軍陳光遠，是密承馮氏意旨，主和不主戰，贛湘密邇，他却擁兵坐視，不去援湘，總統府中，雖已有令促援，光遠料非馮總統本意，所以始終不動。此次由段派彈劾，至再三，馮總統不得已下令道：

江西督軍陳光遠，於湖南戰役，疊有電令進援，乃該督軍托故延緩，致誤湘局，殊難辭咎。陳光遠著褫上將銜，陸軍中將，仍留督軍本職，俾其奮勉圖功，以策後效。此令。

投袂請纓的張懷芝，已受任第二軍總司令，應該率軍速發，不讓人先，偏他徘徊觀望，甘聽曹錕、張敬堯二軍，接連就道。自己故落人後，實尙欲要求一席，方肯前驅。都是利己主義。既而湘贛檢閱使的任命，果然預下，懷芝乃欣

然受任，帶兵進行，先命第一師師長施從濱，取道九江，徑往湖北，自乘津浦鐵路火車南下，經過南京，會晤江蘇督軍李純，談了一番戰策，然後西趨南昌，檢閱贛省軍隊，援應曹張兩軍去了。迂道魏轍，無非自出風頭。惟馮總統此次主戰，純然為段派所迫，沒奈何出此一着，心中總不免芥蒂，且自覺和戰反覆，無以對人，因復仿古時罪己文，頒發布告一通，略云：

立國之道，綱紀為先，果頑梗不易強馴，則征討自非得已。上年湖南事起，閣議主張用兵，國璋獨軫念時艱，欲民小息，雖於內閣政策，亦復一致贊同，但冀以武裝促進和平，而未嘗以力征誓於有衆，堅冰之漸，因有由來。迨前湖南督軍傅良佐棄職輕逃，前援湘總司令王汝賢，副司令范國璋，接踵潰退，長江陷落，大損國威，前國務總理段祺瑞暨各國務員等，以軍事失敗，政策撓屈，引為己責，先後呈准辭職，國璋於此，正宜申明紀律，激厲戎行，奮一鼓之威，作三軍之氣，乃因湘有停止進兵之電，粵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讓步為輸誠，認甘言為悔禍。大前是片而思型。方謂干戈浩劫，猶可萬一挽回，固料其非盡真誠，而終思要一信義，於是布告息爭，以冀共維大局，執意譴浩明等反覆恣肆，攻破岳州，今則攘奪權利之私，實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張撻伐，一窮兇殘。然苦我商民，勞我師旅，追溯既往，咎果誰歸？傅良佐等債事失機，固各有應得之罪，而舉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愆德。兵先論將，往哲有言，泛駕之材，詎可輕敵。國璋不審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輕用之，是無知人之明也。忿忿不意傅良佐。叛軍倖勝，反議弭兵，內訌始凶，言之成理。國璋欲慰大多數人之希望而輕許之，是無料事之智也。思拯生靈於塗炭，而結果乃擾閭閻，思措大局於安全，而現狀乃愈趨焚亂，委曲遷就，事與願違，是國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負荷也。耳目爭屬，責備難寬，既釐罪戾於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謗，惟攝職本屬約法，詎容輕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應勉紆籌策，所望臨敵之將領軍隊，取鑒前車，各行省區域長官，共圖後盾，總期大動用集，我武維揚，俾秩序漸復舊觀，蒼赤稍蘇喘息。國璋即當返我初服，以謝國人耿耿寸心，願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

聽之！特此佈告。

看官聽說，這種罪已佈告，乃是說出不得已的苦衷，暗中仍有歸咎段祺瑞的伏筆。段派雖已達到主戰目的，但必欲擁段復位，使他戰勝南方，得雪前恥，方不致貽老馮口實，各享榮名。當時段氏第一功臣，要算徐樹錚，他既奔走南北，運動倪張，能使失敗的段祺瑞，仆而復興，主戰政策，又得復活，真是段幕中首出人物，巧為斡旋。惟見那老師段祺瑞，只出任參戰督辦，尚未復國務總理要職，總不免餘恨未平。況目前宣戰，乃是馮氏出頭，將來若得順手，收復湘省，再平兩粵，豈不是統一威名，全歸老馮？反顯得從前段氏實無能力一戰致敗，馬上倒閣，可羞不可羞呢？將小徐心事揭出，明若觀火。想來想去，只有再懲馮那張雨帥，演出一齣擊手戲，威嚇馮河間，叫他不能不起用段氏，方得規復那老師威名，貫徹那平南政策。好在張雨帥已經信任，言聽計從，樂得再獻秘謀，從速進行。果然片言上達，即蒙雨帥首肯，決計照辦。當下頒動員令，調遣軍隊，東入山海關，聲言為援湘起見，派兵南下。前隊到了秦皇島，却遲留不行，鎮日裏逍遙海上，伺察往來各艦，幾不知他探何秘密。

會由日本運到大批軍械，經過秦皇島，奉軍從旁觀着，問明舟子，乃是中國政府向日本購辦，裝運東來。奉軍譁然道：「我軍正少軍械，今適湊巧，有這批槍彈運來，何妨借我一用呢？」說着，便一齊登艦，七手八腳，把軍械搬運岸上。舟子如何阻撓，只好眼睜睜的由他劫取，約莫有一兩小時，已將全船槍彈，悉數搬空。奉軍也不稱謝，竟將軍械攜至京奉鐵路間，載上火車，派了弁目數名，運往奉天去了。這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間事。越日，即由張作霖電告中央，略謂：「奉省派往南下各軍，已開往灤州，惟槍械缺乏，事機緊急，迫不得不變通辦理。現已將中央所購軍械連奉，除將軍械開單呈請備案外，謹先奉電請領。」云云。這是綠林故智。馮總統得了此電，簡直是莫明其妙，欲向張雨帥問罪，又恐他倔強不服，只得暫時容忍，且看他如何做作，再作計較。那知這位張雨帥，真是敢作敢為，既將軍械截取，遂分給部下各軍，陸續遣入山海關，分駐京奉鐵路沿線一帶，就是秦皇島、灤州、豐臺、獨流、廊房等

處，統皆分紮軍隊，布置得層層密密。且在軍糧城設起總司令部，張雨帥自任總司令，惟因京奉隔省，呼應尚恐未靈。特派徐樹錚爲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所有軍糧城舊存軍糧三千石，本屬陸軍部掌管，小徐也未會電請中央，竟撥充軍食，居然有士飽馬騰，踴躍待命的情狀。

馮總統本忌老段，尤忌小徐，前次府院衝突，多半爲小徐驕橫，靠着那推倒張勳的功勞，擁護合肥的威力，凌轡政府，睥睨一切，爲馮總統所難堪，所以用釜底抽薪的計策，撤銷段內閣，改易王內閣，偏偏小徐尋出一條捷徑，竟去邀請東北的張大帥，做了護身符，來與中央作難。馮總統當然憂煩，不得不派人婉問，他却口口聲聲的是要援湘，是要平南。及問他屯兵各隘，不遽南下的原因，他竟張目厲聲道：「我只知有段總理，但教段總理令我南下，我立即南下了。」俗語說得好：「欲知言外意，盡在不言中。」小徐此語，明明是要段祺瑞復職，特地用着武裝脅迫馮河間，馮得報後，不由的滿腹躊躇，欲再任段爲總理，未免自失面子，欲不任段爲總理，奈背後伏着小徐，仗那兩帥威風，前來脅迫，滿懷抑鬱，不堪言狀。國務員雖有數人，大都庸庸碌碌，莫展一籌。王士珍屢次稱疾，給假休養，尋常國務，還要內務總長錢能訓代理。錢又是個圓通人物，與他商議，無非敬謝不敏，自願去職，累得馮總統倉皇四顧，自覺孤危，沒奈何再令秘書員，繕就一篇通電，咨詢各省，籌商辦法，解決種種困難問題。小子有詩歎道：

一波未了一波生，肘腋危機又暗呈。莫怪人心多險詐，須知元首少推誠。

究竟通電中如何措詞，容知下回錄敘。

本回爲段派復盛，馮派復挫之時期。主戰固段派之本志也，馮之主戰，原爲段派所迫而成，但主戰之初，尙未肯使段氏復職，其心仍不欲用段氏戰而勝，則坐自張威，可收統一之效，戰而不勝，仍可歸咎段派，而再與南軍謀和可耳。罪己布告，所以作軍人壯往之氣，而期速戰勝之目的也。何物小徐，偏窺透馮氏之心，腹運動張大帥以扼其背，是真馮氏所不料，驟遭此意外之一擊，而不得不聲聲叫苦者也。但馮段之爭點，實自南北紛裂而起，北派固自起紛爭，南軍亦何爲不顧生靈，徒貽人民以戰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軍克敵 復長沙疊次奏功

却說徐樹錚挾兵稱雄，脅迫馮總統，馮總統無法自解，只好通電各省，咨詢辦法。電文不下一二千言，由小子錄述如下：

各省督軍省長，武鳴陸上將軍，廣東龍巡閱使，漢口曹宣撫使，張總司令，九江張檢閱使，承德歸化張家口各都統，龍華寧夏護軍使，暨各省鎮守使鑒。國步屯屯，日甚一日，內則螭蟻沸干戈之劫難回，外則滲澹風雲透境之防日亟。剝膚可痛，措手無從。國璋代行職權，已逾半載，凡所設施，力與顛違，清夜捫心，能無愧汗。然國璋受國民付托，使國家竟至於此，負罪引慝，亦何必曉曉申訴，求諒國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與夫平日之用心，爲事實所扞格，屢投而不得一當者，緣因複雜，困難萬端，欲避賢求去，苦無法律之可循，欲忍辱求全，又乏津梁之可濟。長此悠悠，必召淪胥。諸君子爲國干城，同負責任，用特披肝瀝膽，爲一言之瀾，自京畿變生，國祚半斬，元首播越，舉國騷然，於是黃陂委托於前，段總理敦促於後，皆援副總統代職之規定，強國璋以北來，明知禍亂方殷，非材絕難負荷，惟冀黃陂復職，主持有人，則不佞捍衛南疆，尙可分擔艱鉅。乃商請無效，各省區督軍省長，及文武官吏，分馳電牘，敦促入都，猥以藐躬，過承軒責，湯火之蹈，且不容辭，矧安危不僅繫個人，匡助可取資，牽力乎驚濤共濟，全恃同舟，初不料權授方承，而內部轉趨紛擾也。國璋抵京，首先奉政黃陂，不獲許可，而後受職。其時國會，早經解散，政府尙在權輿，繼絕布新，有同草創，段前總理投艱遺大，獨任賢勞，正宜共濟時艱，中外一致，而西南諸省，忘再奠共和之績，以非法內閣相攻，別挑弊端，遂開戰禍，迨內閣改組，宜可息爭，國會問題，又生

枝節。對於中央之任命官吏，則噴有煩言，對於石黎之擾亂荆襄，則引爲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敵，而結果仍訴諸兵戎也。民國元二之交，風雨漂搖，幾毀家室，項城運其雄才大略，曾不數月，而七省同時戡定，大權集於中央，國璋能力固不逮項城，然事前之師，不妨相襲，徒以觀念所在，元氣之凋殘，民生之疾痛，實過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訓，內訌宜息，人具同情。本無厲行專制之心，何取經營力征之舉？以故軍事初起，第望促進和平，不因敗績而求伸，反反包容而停戰，無非欲融洽南北，盡釋猜嫌。耿耿寸衷，可質天日。乃北則疑其寡斷，兵氣幾爲之不揚，南則信其易欺，驕蹇益難於就範。湘省各軍乘機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以難堪，激同胞之宿憤。中央縱無統馭，亦何至聽命於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強權，不留餘地，以相讓步。則最後解決，惟戰乃成。因事制宜，絕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觀望不前，而損聲威，行動自由而滋謠誣也。凡此種種，皆事實上隨時發生之障礙，足使國璋維持大局之希望，悉消滅而無餘，而逆計未來應付之難事，變之鉅，則更有甚於此者。國會機關，虛懸日久，頗聞舊議員廣集粵省，有自行開會之說。姑無論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經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職權，即各省區人民，亦斷無承認之理。至於正式選舉總統之期，轉瞬即屆，根本無着，國何以存，此大可憂者一。財政艱窘，年復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難關，亦嘗恃外債以爲生活，然能合全國之財力，通籌籌畫，猶得設法挹注，勉強撐持。乃者蕭牆鬩爭，外省內解之款，大半截留，來源漸絕，而軍政費之支出，復倍蓰於平時。羅掘久窮，誅求尠應，主藏作仰屋之歎，乞鄰有破產之虞。桑孔再生，亦將束手，此大可憂者二。內閣負責，取法最善，段前總理爲國戮力，橫被口語，托詞政策撓屈，與各國務員相率引退，而總理一職，後來者遂視爲畏途。聘卿王士珍字暨今諸閣員，皆國璋平昔至契，迫於大義，礙於感情，暫允勸勤，初非本願。滿擬時局漸臻純一，再行組織，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業已殷憂成疾，而在假矣。錢代總理諸人，復謂事不可爲，囊裳而去。強留則妨友誼，寬替則恨才難，推測其終，將陷於無政府之地位，此大可憂者三。至目前外交之

情形，尤應發起吾人之警覺，個中利害，另電詳開。國璋一武夫耳，因緣時會，謬握政權，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燭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豈愛國之忱，而國之不顛覆者亦僅。澄清無術，空揮三舍之戈，和平誤人，錯鑄六州之鐵。馴至四郊多壘，羣盜如毛，秦豫之匪警頻聞，畿輔之流言不息，雖名義同於守府，而號令不出國門。瞻望前途，莫知所屆，何敢久居高位，自誤以誤國家。自應求卸仔肩，歸還政柄，惟民國既無國會，而總理現屬暫攝，又不能援約法條例，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職所由來，實出諸君子之公意。國璋既備嘗艱阻，竟不獲補救於萬一，坐視既有所不能，辭職又無從取決，祇有向各省區督軍省長暨文武官吏，詳述危殆情形，應請籌商辦法，爲國璋釋重負，爲民國求安全，寧使國璋負誤國之咎於一身，而不使民國紀年，隨國璋以俱去，不勝至願。特此飛電佈達，務希於旬日內見復。至統治權所寄國璋在職一日，仍當引爲己責，決不肯萌怠弛之心，而自叢罪戾也。敢布誠悃，佇盼嗣音！

這種通電，實不過是紙上具文，世無諸葛，國少魯連，何人能出奇鬪智，排難解紛？那段派却同聲鼓噪，堅請段祺瑞再爲總理，馮總統到了此時，也只好虛心忍辱，重用段氏了。當時曹錕張敬堯兩軍先後到鄂，還有張懷芝亦撥軍相助，差不多有數萬雄師，一心對敵。王汝賢、范國璋等，由曹錕密授意旨，也覺得勇氣勃勃，與從前退縮情形，大不相同。更有第三師旅長吳佩孚，由曹錕薦爲師長，做前敵總司令，威激馳驅，身先士卒，任他湘粵桂三省聯軍，如何果敢，也惟有退避三舍，不敢爭鋒，因此湘鄂各處，激戰了好幾次，自主軍隊，統皆敗潰。再加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亦來助戰，水陸夾攻，節節進逼，如月塘嘴、羊樓市、通城、臨湘、古米山、九嶺、白葛嶺、天岳關等處，並得勝仗，掃清南軍，乃由曹張兩大帥，下總攻擊令，規取岳州。岳州乃湖南要隘，南方聯軍得據此地，不啻管領全湘的門戶，怎肯得而復失，驟然退去？於是彼攻此守，你來我拒，相持了兩三日，槍林彈雨，血肉紛飛，城內外的百姓早已逃避一空，單剩得兩軍角逐，互相殘殺，何苦何苦？結果是北勝南敗，南軍不能再支，紛紛出城，奔往長沙去了。北軍得進踞

岳州，便向中央報捷，當由馮政府下令道。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攻岳總司令張敬堯，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迭次電呈，呈路規復岳州，水陸兼進，所向有功，先後於月塘嘴羊樓市通城臨湘古米山九嶺白葛嶺天岳關等處，連次激戰，迭獲勝利，節節進逼。三月十七日，攻破岳州。逆軍頑強抗拒，相持不退，經我軍奮力攻擊，並由艦隊掩護，業於十八日將岳州克復。各等語。此次出師攻岳，自開始攻擊以來，為期不過旬日，屢奪要隘，遂克名城，實由該總司令等調度有方，各將士勇忠用命，用能迅奏膚功，拯民水火，覽電殊深嘉慰。仍着該總司令等，遵照電令計畫，督率所部，奮勇進取，並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將士，分別等差，呈請優獎。其陣亡被傷官兵，並准優予議卹，以昭激勸。而慰英魂。第念岳州臨湘一帶，人民重罹兵燹，流離顛沛，弗安厥居，損失貨財，危及身命。哀我湘民，疊被荼毒，興言及此，慘怛良深。應由宣撫使曹錕，迅派委員，各路查明，加意撫卹，安集勞徠，各安生業。用副弔民伐罪之至意。此令。

岳州既下，主戰派當然得勢，無不興高采烈，得意揚揚。獨徐樹錚，在軍糧城，電迫政府，速起用段祺瑞為總理，調度軍事，一致平南，否則將引兵入京，彷彿有與甲晉陽入清君側的氣象。署國務總理王士珍，已早呈請辭職，此時復為環境所迫，苦口堅辭。馮總統乃准他辭去，再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方組織參戰事務處，就將軍府特設機關，派靳雲鵬為參謀處處長，張志潭為機要處處長，羅開榜為軍備處處長，陳錄為外交處處長，並聘定各部總長為參贊，各部長為參議，於三月一日始告成立，實任那督辦事務。醉翁之意不在酒，故不妨遲遲辦理。到了三月二十五日，國務總理的任命，又復發表，他亦並不多辭，便即受任。凡王內閣中的人員，多半仍舊，惟換去財政總長于克敏，由交通總長曹汝霖兼代，江庸亦已辭去，改任朱深為司法總長。這是段祺瑞第三次組閣了。

段氏前二次組閣，均自兼陸軍總長，至此因段芝貴方長陸軍，既屬同鄉，又且同系，樂得令他原任。芝貴亦遇事稟承，不敢擅斷，所以段祺瑞雖不兼陸軍，也與兼職無異。內總百揆，外對列強，段合肥不憚煩劇，躬自指揮，真所

謂能人多勞，一時無兩了。

徐樹錚開段任總理，志願已遂，乃將澧州、豐台、獨流、廓房等處所紮的奉軍，陸續開拔，由津浦鐵路南下，運往湘鄂一帶，協助曹張各軍進攻南軍。隱示解圍之意。曹張等軍勢益盛，遂復自岳州出發，分道進兵，連下平江、湘陰、各城、湘粵、桂三省聯軍，逐路分堵，總敵不過北軍的利害，只好步步退讓。北軍乘勝進逼，到了同山口，與南軍鏖戰一次，南軍又敗，都奔往長沙，嬰城拒守。曹錕、張敬堯見前軍得利，便飭後隊一齊向前，併攻長沙。南軍連遭敗衄，統不免膽戰心驚，聽聞北軍大至，已覺得未戰先慌，待至強敵壓境，勉強出拒，那裏還能堅持到底？你也走，我也逃，大家棄槍拋械，向南竄去，好好一座長沙城，弄得空空洞洞，毫無人影。得之易失之亦易。北軍自然放膽入城，打起得勝鼓，鳴起行軍樂，喜氣洋洋，不消細說。馮政府已任張敬堯為湖南督軍，至此敬堯馳入長沙，不待犒兵安民，即會同宣撫使 曹錕，露布告捷，因復由中央下令道：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 曹錕，總司令湖南督軍 張敬堯等，迭次電稱：「各軍自三月十八日克復岳州後，節節進攻，分途收復平江、湘陰、兩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進規長沙，逆軍處處死抗，經我軍協力痛擊，星夜追逐，逆勢不支，遂於二十六日將長沙省城完全克復」等語。此次各軍激於義憤，忠勇奮發，由岳州取長沙，會不數日，力下堅城，該總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將士忍饑轉戰，嘉慰之餘，尤深軫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兵，著先行呈明，分別呈請優獎，仍即督飭各軍，乘勝收復縣邑，以奠全湘。所有地方被難人民，流離蕩析，並著查明，妥為撫卹，用副國家綏輯勞徠之至意。此令。

古詩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次下岳州，克長沙，總算由曹張兩大帥的功勞，其實這樣的勞績，統是由鷹血製成，脂膏造就。

看官試想民國肇基，公定約法，稱為五族共和，彼滿蒙回藏，從前統當作外夷看待，說他是甚麼犬種，甚麼羊

種，及共和政體宣告成立，居然翻去老調，視若同胞，這原是大同的雛形，不比那專制時代，賤人貴己，爲什麼遷延數年，戰雲擾擾，連漢族與漢族，還弄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呢？大約開戰一次，總要費若干餉精，傷若干軍士，還有一大班可憐的人民，走頭無路，流離死亡，好好的田廬，做了破灰，好好的妻女，供他淫掠，害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即如此次岳州一役，據宣撫使曹錕查報：「岳州自羅兵劫十室九空，逆軍敗退時，復焚掠殘殺，搜劫噍噍，近城一帶地方，人烟闕寂，現雖設法招集流亡，商民漸聚，而啼號之慘，實不忍聞。」云云。至長沙一役，又由曹錕報稱：「逆軍在湘，勒捐敲詐，搜索一空，敗退後復縱兵焚殺，慘無人道，土匪又乘間劫奪，以致民舍蕩然」等語。在曹錕主見，當然歸罪南軍，不及北軍，試問北軍果能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嗎？就使秋毫無犯，確似虎變將軍的口吻，湘民已經痛苦得發了。政府施行小惠，先着財政部撥銀洋四萬元，賑濟岳州難民，繼撥銀洋六萬元，賑濟長沙難民，實則湘民被難，何止十萬，果以十萬計算，每人祇得銀洋一元，濟甚麼事？又況放賑的人員，未必能自矢清廉，一介不取，暗中剋扣，飽入私囊，小民百姓，所得有幾？徒落得傾家蕩產，財盡人空罷了。

國務總理兼參戰督辦段祺瑞，連捷電，喜溢眉宇，以爲湘省得手，先聲已播，此後可迎刃而解，就行把平南政策，達到最終目的。惟尚有數種可慮的事情，一是恐前敵將士，既有朝氣，必有暮氣，二是恐國庫空虛，只能暫濟，不能久持；三是恐河間牽掣，乍雖宣戰，終復言和，積此三因，尚未遽決。小徐等竭力攬掇，把段總理的三慮，一一疏解，俱說有策可使，不煩焦勞。再加安徽督軍倪嗣冲，接得小徐等書報，立從蚌埠啟行，馳入京都，謁見段總理，申請再按再厲，期在速成。約住了一個星期，把政治軍事諸問題，統皆商決，然後辭行返皖。過了三五日，國務總理段祺瑞，即帶了交通次長葉恭綽，財政次長吳鼎昌等，出都南行，竟馳往鄂省去了。正是：

人生胡事競奔波，百歲光陰一刹那。堪歎武夫終不悟，勞勞戰役效如何？

畢竟段總理何故赴鄂，試看下回說明。

自曹張兩軍至鄂後，但閱旬月，即下梧州，復長沙，似乎主戰政策，確有效益，以此平南，宜綽有餘裕，不煩躊躇者也。然觀於後來之事變，則又出人意料，蓋徒挾一時之銳氣，以博旦夕之功，未始不足快意，患在可暫不可久耳。本回最後一段，歷敘人民之痛苦，見得民國戰事，俱屬無謂之舉動。軍閥求逞於一朝，小民受苦於畢世，民也何辜，遭此荼毒乎？與氏有言，春秋無義戰，又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彼時列強爭雄，先賢猶有疾首痛心之語，今何時乎？今非稱爲民國共和時代乎？而奈何一戰再戰，且速戰不已也。

第九十四回 爲虎作倀再借外債 困龍失勢自乞內援

却說段祺瑞南行赴鄂，借着輪師爲名，到了武昌，與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會商軍務，共策進行。又召集河南督軍趙倜及奉天蘇翰、魯皖湘陝晉各省代表等，同至漢口，列席聚議。大致以「長沙已下，正好乘勝平南，企圖統一，但必須取資羣力，方可觀成，所以特地南來，當面商決，還望諸君一致圖功，毋虧一篑」等語。大衆雖各執己見，有再主戰的，有不再主戰的，但表面上只好唯唯從命，獨曹錕捫鬚微笑道：「欲平南方，亦並非真是難事，但用兵必先籌餉，總教兵餉有了着落，將士不致枵腹，纔能效命戎行，不慮艱阻了。」已有寓意。段祺瑞答道：「這原是必要的條件。如果軍士用命，怎可無餉？我回京後，便去設法籌備，源源接濟。總之外面督兵，責在諸公，裏面籌餉，責在祺瑞，得能征服南方，同過太平日子，豈不是一勞永逸麼？」難矣哉。曹錕不便再言，淡淡的答了一個「是」字。

會議既畢，一住數日，段乃偕豫督趙倜，由漢口啟行，乘着兵輪，沿江東下。到了九江，會晤江西督軍陳光遠，又談了許多兵機，光遠也沒有甚麼對付，只敷衍了一兩天。段再由九江至江寧，與江蘇督軍李純、安徽督軍倪嗣沖

上海護軍使盧永祥，敘談半日，倪與段心心相印，何庸多囑，盧亦段派中的一份子，當然惟命是從，李純是馮氏心腹，到此亦虛與周旋，未嘗抗議。段即北旋，與趙倜乘車至豫，倜下車自去，段順道回京，不復他往。

看官可知段氏南下，無非欲固結軍閥，指揮大計，壹心壹力，與南軍決一最後的勝負，大有不平南軍，不肯罷休的意思。既已回京，即日夕籌畫軍餉，怎奈司農仰屋，無術點金，不得已只好告貸鄰邦，飲鴆止渴。東鄰日本，素懷大志，專用老氏欲取姑與的政策，慷慨解囊，貸助中國。徐樹錚等又爲段氏畫策，總教南北統一區區借款，自可取償諸百姓身上，無足深憂。就中尚有交通部長曹汝霖，乃是親日派首領，與小徐爲刎頸交，他却一口擔承，願爲乞貸東鄰的媒介。看官欲知他生平履歷，及所以親日的原由，待小子約略敘來。

曹係上海人氏，前清時游學東洋，肄業日本帝國大學，與日人日夕交游，免不得習俗移人，腦筋裏面嘗含着東瀛色采，其時前司法總長章宗祥，段氏第一次組閣時，章曾爲司法總長。亦在日本留學，與曹最相契合。清貝子載振奉命出洋，考察法政，道經日本，曹極誠歡迎，載振嘗面許道：「爾二人學成歸國，有我在內，不怕不騰達飛黃，願努力自愛。」二人聞言，非常感謝。已而曹先畢業歸來，赴京運動，得受清相奕劻、那桐等知遇，膺職部僚。或謂他曾暗囑閩中人結驢、那桐，因得通顯，這語出自謠傳，未可盡信，但不到數年，即由外務部額外司員，超任至右侍郎，可見他是個做官能手，干祿專家。中日間島交涉，嘗由曹出爲調停，雖得將間島索還，終把安奉、安東、奉天、巡警、吉林、長春、鐵路權，讓給日本，人言嘖嘖，已說他爲虎作倀，討好東鄰。革命以後，復迎合袁、項、城，得蒙信任，所有五月九日的密約，二十一條的酷律，曹亦預謀。五九條約俱見前文。不料段氏三番組閣，那曹汝霖又得兩長交通部，處段門下，簡直與段氏子弟相似，往來甚密，事必與商，他見段氏籌備軍餉，急需巨款，遂出向日商中華匯業銀行，貸洋二千萬元，約款上不便說明充餉，但說是擴充西北電信，及修理舊有電臺，與添設無線電的應用，議定利息八釐，償還期計五個月，即將舊設電信收入金，作爲擔保，并預許將來關係電信事業，或需借款，該銀行得有優先權。兩下

認定，彼此簽約，段總理又得了二千萬金，好酌量挪移，補充軍費了。

只是電信收入，前已作爲丹法兩國的借款擔保品，仍此番一物兩押，豈不是失信外人，於是駐京丹麥公使，及法蘭西公使，查悉情形，即提出抗議，並投照會，質問中國政府，政府不能分別答覆，但言「電信收入金，除抵償丹法兩國外，尚有餘裕，況現在是短期借款，五閱月即當還清，更與兩國原約，不相抵觸」等語。總有抵完的日子。兩公使接到覆文，見所言尚屬有理，乃暫作罷議，且待他至五個月後，是否中日踐約，再作計較。惟段氏得了借款二千萬元，究不能全數移作軍費，只好隨時酌撥，接濟各軍。偏各路軍電，紛紛索餉，第一路軍總司令曹錕，催索尤迫，比討債還要利害，今朝撥去若干，向嫌不足，明朝撥去若干，仍云未敷，有限金錢，填不滿無窮慾壑。段總理無可如何，只得再要曹總長費心，續向日本政府借款二千萬元。日政府問作何用？曹汝霖設詞答覆，謂「將建築順濟鐵路，所以需款」。順濟鐵路，是由直隸前順德府，至山東前濟南府的路綫，前已勘定，無資築造，故久成爲懸案。曹遂借此立說，不管他踐言與否，且貸了二千萬元，救濟眉急，徐作後圖。惟日政府的貸與條約，格外苛嚴，不比那日商鹽業銀行，尙是貿易性質，但願普通利息，不致例外苛求。曹汝霖要想借款，不能不暗吃大虧，商議了好幾日，纔得雙方訂約，年息七釐，實收只有八七扣，還要分四期交付，就以該路爲抵押品，折扣雖鉅，經手人總有好處。段總理也明知契約過苛，受損不少，但除此沒有他法，一聽汝霖所爲，曹總長借債功勞，又好從優錄敘了。

無如籌餉人員，辦得十分吃力，前敵軍官，却不肯十分起勁，自從長沙克復以後，曹錕、張敬堯等，俱按兵不動，變成一不和不戰的局面。段總理致書催促，曹錕動以餉絀爲辭，未幾即引兵北歸，坐索餉需，段總理方思詰責，不意馮總統反下一特命，加任曹錕爲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使鎮保定，相機進止，惹得段總理氣憤填胸，入問馮總統，馮却振振有詞，謂「川粵湘贛四省，叛黨未靖，因特任曹錕爲經略，俾專責成。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意正要他感激思奮，掃清南方呢！」段總理也無詞可駁，憤然退出。從此馮段兩人的惡感，日積日深了。

看官閱此，應記得曹錕前言，原擬收復湘省，再申和議，見九十一回中。南下攻湘，外似爲段氏幫忙，內仍爲馮氏效命，既將長沙收復，是已得了湖南省會，後事但付張敬堯處置，自己樂得北返，安閑過日了。馮河間喜他踐約，因擢他爲四省經略，看似仍爲平南起見，實叫他坐鎮保定，擁衛京畿。獨段總理奔走指揮，還道是元首受制，三軍聽命，得能借款有着餉源不絕，總可廓清南服，如願以償，誰知又墮入馮河間的計中，叫他如何不怒？如何不惱？但段氏素性堅忍，終不肯爲些須拂意，變易初心，暗想兩廣巡閱使龍濟光，現在瓊州，可扼粵背，福建督軍李厚基，與粵毗連，可倚粵右，南軍以粵省爲尾閭，能將粵東佔住，滇桂等省，自無能爲力，所以前此登臺，已早致電龍李，囑令出兵，此次重復電促，允撥鉅餉，托令攻粵，不再遲延。再令署浙江督軍楊善德，發兵助閩，合力攻粵。

龍濟光本與南軍有嫌，袁氏失敗，龍被擯逐，寓居瓊州，段祺瑞執政，授龍爲礦務督辦，龍素乏礦學，如何辦礦，況僻處瓊岸，更難任事。至南北交誼，龍在南海特樹一幟，依附段氏，斷絕南軍交通，段因撤去兩廣巡閱使陸榮廷職銜，轉給濟光，但濟光部下，統皆疲兵羸卒，不能耐戰，濟光雖志在助段，終嫌力不從心，嗣因段氏一再催促，沒奈何，帶領舊部，渡過瓊州海峽，往攻陽江。陽江駐守的粵軍，慕見龍軍攻入，未免慌張失措，倉卒抵敵，各無固志，更兼寡不抵衆，情現勢絀，沒奈何棄去陽江，各自逃生。濟光得入陽江城，又命司令李嘉白，分略高雷二州境內，粵軍方四處分防，一時不能召集控禦龍軍，所以龍軍得東衝西突，侵擾粵邊，旋由粵軍司令李烈鈞，引衆堵截，麾下都是銳卒，驍勇善戰，非龍軍所能與敵。龍軍司令李嘉白，連戰連敗，逃得不知去向，或謂已被李軍捕去，虛實未明，嗣經龍濟光自往抵敵，至雷州境內，與李烈鈞鏖戰兩次，畢竟李軍利害，龍軍敗歟。濟光尚抵死不認，竟爲所圍。

龍軍勢成孤立，並沒有甚麼外援，眼見是受困核心，無從脫險。濟光也焦急萬狀，苦守數日，尙望閩浙聯軍，攻入粵境，或可牽掣李烈鈞，使他分兵往堵，偏偏閩督李厚基，也是個庸碌無能的人物，部下皆淮徐人，爲厚基故鄉子弟，但知剽掠，不守紀律，厚基雖然附段，滿口主戰，但平時無甚機謀，調度又未合法，徒借主戰二字爲口頭禪，反

致南軍嫉視，預先動手。虛備者報此病。閩軍尚未入粵，粵軍先已入閩，閩右泉汀漳三州屬邑，多遭蹂躪，經厚基發兵出禦，多敗少勝，不得已致書浙江，大聲呼救。幸虧浙江派兵赴援，纔將粵軍驅出保全境土。厚基尚欲進攻粵軍，亦未肯甘休，兩下裏各添將士，再行角逐。汀潮交界，彼來此往，激戰多日。潮州本是粵屬，汀州乃是閩屬，粵軍守潮，攻汀，與閩浙聯軍相持，閩浙聯軍攻潮甚烈，粵軍兀自守住，那汀州一方面，却被粵軍侵入，又失去了好幾縣。累得閩浙兩軍奔走不遑，那裏能越境西行，去救龍王。袁氏欲爲帝時，曾封龍濟光爲郡王。老龍陷入潤轍，展不出甚麼伎倆，沒奈何硬着頭皮，激厲親卒數千人，冒險突圍，總算天不絕命，得鑽出一條生路，向南急奔。餘衆尚有數千，留駐雷州，叫他苦守待援，自己馳向廣州灣，檢點隨兵，或死或逃，只剩了千餘人。

惟廣州灣在雷州南面，地瀕南海，前清光緒二十四年間，被法人據作租借地，地方政治，全歸法人主持。龍軍如欲過境，必須先向法領事假道，待他允准，方可通過。當下備了文書，咨商法領事，法領事還算有情，允他假道，惟應照國際公法通例，外人入境，不能攜帶武裝，須將軍械先行繳出，然後放行。龍濟光進退兩難，只得俯首依令，囑咐部下，悉數繳械，由法領事查明屬實，乃許通過。蛟龍失水遭蝦戲。龍軍雖得生路，奔還瓊州，但欲捲土重來，再出攻粵，實已乏此能力。濟光無法可施，因欲親自入京，向段總理面議軍情，請他撥兵給械，爲恢復計，乃將所有殘軍，交弟裕光管領，守着瓊崖，自乘海道輪船，徑往北京去了。

濟光一走，雷州所留的孤軍，鎮日待援，查無影響。粵軍極力圍攻，叫他如何支持？終落得援盡力竭，出降粵軍。粵軍遂踰海進攻瓊州。龍裕光方安排守備，鼓衆效力，那知瓊州警衛軍第三十七營營長楊錦堂，忽然反變，竟對龍裕光宣告獨立，日與粵軍聯絡，引敵入境，先據瓊東樂會縣城，繼佔萬寧陵水各縣，並分攻文昌定安，直逼瓊山。龍裕光雖盡力抵抗，怎奈粵軍勢大，實難招架，瓊州只一孤島守兵，又屬寥寥，五日失一縣，十日失兩縣，能經得幾多失陷，乃兄濟光，北去無音，地角天涯，望援不至，老龍的巢穴，要從此覆沒了。粵兵糧將已告罄，龍王如何得安？

究竟龍濟光赴京乞援，難道段總理坐視不救，竟聽他巢穴化離，欲歸無路麼？說來亦有許多難處。段總理只有一身，既要做法務總理，又要做參戰督辦，對內對外日無暇晷。濟光入京相見，非不當面許援，但瓊崖是在極南，距北京路途萬里，鞭長莫及，一時如何達到？并且曹錕回京以後，前敵將士統已觀望不前。湘省扼長江中堅，比瓊州加倍緊要，省會雖然收復，湘南一帶，尚多南軍蹤跡，無人肯出去掃除。何況區區瓊崖，所以濟光一再催逼段總理只好逐日敷衍，等到延宕日久，難以爲情，乃檄令山東督軍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剋日出發。懷芝自長沙已下，曹錕返京，也引兵退還山東，仍守督軍本任，待至援粵總司令的任命，自京發表，免不得要部署將士，運集兵械，方好起程。臨行時已是陽曆六月下旬了。

當時參戰督辦事務處，又有一種軍事協定條件，爲中日兩國雙方密訂，內有密約十二條，中國政府並不宣示，就是日本政府，亦守秘密。約文上載有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上秘密事項辦理等語。偏日本新聞紙上，洩洩內容，公然將此項條件揭載出來，於是北京大學學生，與高等師範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諸學生，全體至總統府中，請願廢約，並求宣布條文，俾衆共知。馮總統無可推諉，乃令學生舉出代表，始准傳見，當面與他解釋。謂此係對外條約，並非對內事件。衆學生方纔無言，散歸各校。旋由天津上海福州各處學生，亦各聯結團體，謁見地方長官，請求代向政府力爭廢約，正是：

屢向東鄰求臂助，應教內部起疑猜。

究竟密約中有何關係，俟至下回發表。

外債有可借者，有不可借者。所借之債，用於實業上之經營，則將來可收鉅效，足以償人而有餘，此則固尚可借也。若無後來之收入，但顧目前之急需，是與飲鴆止渴，漏脯救饑，亦何以異？一利百害，如何可借？況段合肥之借外債，全爲平南起見，南方未必可平，而債臺百級，何物清償？徒受債權之壓迫，增國民之擔負，是豈真不可已乎？可已不已，而親日派之曹汝霖，適承其乏。

謂爲虎俛，誰曰不宜龍濟光本非段系，乃以憐視民黨之故，迫而赴段，高雷敗績，瓊崖孤危，數年巢穴，覆於一旦，龍王龍王，其亦事後知悔否耶？

第九十五回 聞俄亂籌備國防 集日員會商軍約

却說中日互訂約章，爲了軍事協定，各守秘密，嗣經日報揭露，方俾國人知曉，內容底細，却是爲對外問題，說將起來，實受外界刺激，因發生這種條約。自從歐戰開始，連年不休，俄皇尼古拉二世，本與英法諸國，訂就協約，反抗德奧，起初兵鋒頗銳，突入普魯士境內，略地甚廣，後來屢戰屢敗，不但將佔有普地悉數失去，甚至屬部波蘭，亦爲德所奪，就是對奧戰爭，勝敗不一，也沒有甚麼得手。就中更有一位俄國皇后，乃是德國非都西邦的王女，德係聯邦組成，故非都西邦爲德國之一部份。名叫亞尼都古司，頗有雌威，干預政治，德人僑寓俄都，往往恃后爲援，願入俄籍，

得輒轉充列貴官。俄德兩國，素來專制，合兩派人士，掌握政柄，百姓還有何幸？衆怒難犯，醞釀已深。會歐戰事起，俄皇主戰，俄后懷念祖國，未表同情，所以一切軍機，暗遭牽掣，再加士心不一，民志益離，所以轉戰數年，迭遭敗挫。俄后又屢次懲息俄皇，停職言和，俄皇受英法諸國的束縛，不能獨宣和議，因此躊躇未決。惟議會人員，完全主戰，免不得營議俄皇。俄皇怎肯受責，勒令停會，輿論大譁，議員乘勢號召奮起革命。

時俄皇身兼總司令，方出次京南的朴次可地方，籌畫軍事，突聞京內暴變，急召前敵將士，返戈勤王。偏革命黨氣焰囂張，雲集影從，差不多有二十萬衆，一夕發難，全局推翻。凡俄京裏面的各部院，各機關，所有重要人員，一古腦兒被他拘禁，他如郵局，電局，及鐵路要塞等處，悉被佔領，就是俄后亞尼都古司，立后後曾改名亞歷山大，扶約多羅，德譯亦坐致幽囚。禁居茲亞魯司古鴉西羅離宮，都城統爲革命黨蟻踞，遂蜂擁至俄皇行次，把他圍住，迫令遜位。

從古到今，最難做的就是皇帝，做得好時，人人尊敬，做得不好時，個個叛離，所以皇帝二字的反面，叫作獨夫。想皇帝者其聽之，俄皇到了此時，已與獨夫相似，沒人聽他號令，不得已宣布詔旨，讓位於皇弟米哈爾大公。米氏嘗戀一女優，私下結婚，同奔奧都維也納，嗣復徒往倫敦，甘作田舍生涯，及聞俄德宣戰，却激起一腔忠憤，歸國請纓，自陳悔過。俄皇也不念舊惡，擢任陸軍最高等官，即令赴敵。果然驍勇無前，屢得戰績，威名大振，遐邇傾心，故一經俄皇詔下，全國兵民，歡聲雷動。獨米氏自知皇位難居，不願就任，願將國體問題，聽從民意解決。於是下議院議決，下議院即中國之衆議院，組織臨時政府，建設新內閣，力反舊制，凡從前政治宗教各人犯，一概赦免，人民集會結社，均准自由辦理。普及選舉，削除一切階級，舊有憲兵，統改為通常陸軍，調赴戰地，警察改為民團，團長由國民選舉，隸屬自治會。不到旬日，居然造成了一個共和政府，釐定秩序，不但前敵將士，連電贊成，即如英法美意日本等國，亦皆投與公文，正式承認。惟俄皇尼古拉二世，與俄后俱被驅出，徙至西伯利亞，幽錮窮荒，不得自由行動。餘若親德派大臣，或殺或逐，掃盡無遺，比諸中國革命時，難易相去，幾判天淵。新政府且發表政見，聲言作戰方針，舉國一致，決不與德奧單獨講和，似乎俄國人士，一德一心，可以從此大定了。

那知國家革命，斷沒有這種容易的事情，試看我國辛亥革命，各省人民，那一個不歡欣舞蹈，極力鼓吹，統說是革命告成，大家可享共和幸福，就是內外官吏，無論文武，亦皆翊贊共和，推倒君主，為甚麼清室遜位，民國成立，播擲多年，反害得七亂八糟，不可究詰，難道俄國人民，果皆高尚，絕無爭權奪利，黨同伐異的思想麼？向來俄國分二黨派，除舊政府外，一為下層階級的急進派，係勞兵團，農民團所組成，一為中等階級的保守派，乃立憲黨系，及武人軍官所組織。此次俄國革命，全是急進派倡起，保守派不過隨勢附和，略表同情。首任內閣總理爾伏夫，視事不過數旬，即受各界激刺，辭職自去。繼任為克倫斯基，是急進派翹楚，當革命時，被舉為司法總長，曾決議廢止死刑，嗣改任陸軍總長，進掌首揆，所有設施，純主急進。陸軍總長薩微柯甫，及將軍柯尼洛甫，與彼不合，薩氏辭去，柯

尼洛甫獨與克氏競爭，致用武力解決，俄京復起戰事。後雖柯氏失敗，黨爭終未消滅，就中又有一派過激黨，比克氏還要維新，竟將克氏推翻，另組新政府，新國會。所以俄京大亂，迭起爭端。

內部不靖，外部當然懈體，德軍得乘隙深入，步步進逼，俄國原是吃緊，還有我國的中央政府，更禁不住慌張起來。如此怯弱，奈何參戰？中國西北一帶，與俄接壤，萬一俄人不能制德，被德人穿過俄境，由歐入亞，必且讎恨中國，乘勢報復。中國加入參戰團，本是徒慕虛名，怎可弄巧成拙，反遭實禍？參戰督辦段總理，為主戰的發起人，并且親操政柄，內外處置，叢集一身，那得不暗暗着急，加添了一樁心事。虧得小徐等代為設法，想出了借助他山的政策，預備不虞。環顧列強，只有東鄰日本，地處同洲，依為唇齒，況迭蒙貸款，情好正深，樂得援共同防敵的美名，與他結約，好在駐日公使章宗祥，素來親日，必能出與協商，不致無效。當下電告章氏，令他速辦。章公使不敢怠慢，即致書日本外務大臣，請他共同防敵。公文有云：

敬啟者，中國政府鑒於目下時局，依左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為貴我兩國之必要。茲依本國政府之訓令，特向貴國提議，本使深為榮幸。

(一) 中國政府及日本政府，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之平和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為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不能不及早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

(二) 依前項所述，經兩國政府合意後，因實行決定之事，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該當局官憲，對於互相利害問題，互相慎重誠實，隨時協議。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實行以上提議，相應函達，敬請見復為荷。茲本使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 印

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閣下：

公文去後，即日接覆，願同辦理。何其親善乃爾？除公文外，又由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另附一函云：

敬啟者：三月二十五日，貴我兩國政府，因共同防敵業經互換公文。帝國政府以爲該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再因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者，俟戰事終了後，應一律由中國境內撤退。帝國政府，特此聲明，相應函達。茲本大臣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正外交信。

章宗祥得了這種文牘，不勝喜慰，便即電達政府，備述梗概。段總理即咨照駐京日使，彼此各派委員，在北京組織委員會，協議共同防敵的條件。日使自然照允，即日互派委員會。所有兩國派定的委員，姓名列左：

（中國委員長）上將銜參謀處處長靳雲鵬

（中國委員）陸軍中將曲同豐 司長丁錦 海軍中將沈壽堃 陸軍少將田書年 陸軍少將劉嗣榮 陸

軍少將江壽祺 陸軍少將董煥文 奉天督軍代表秦華 吉林督軍代表陳鴻達 黑龍江督軍代表張

濟光 海軍少將吳振南 海軍少將陳恩徽 外交部參事劉崇傑

（日本委員長）陸軍少將齋藤

（日本委員）陸軍少將宇相 海軍少將增田 海軍大佐伊集院 海軍大佐樺山 陸軍中佐本莊

各委員到了會場，列席公議，議出了十二條約章，約文如下：

第一條 中日兩國陸軍，因敵國勢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起見，取共同防敵之行動。

第二條 關於協同軍事行動，彼此兩國所處之地位與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條 中日兩國，基屆於本協定開始行動之時，對於各自本國軍隊及官民，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當命令

或訓告，使彼此推誠親善，同心協力，以期達到共同防敵之目的。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盡力協助，使不生軍事上之窒礙。日本軍隊，須尊重中國主權及地方習慣，使人民不感受不便。

第四條 爲共同防敵，在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俟戰事終了時，即由中國境內，一律撤退。

第五條 中國境外派遣軍隊時，若有必要，兩國協同派遣之。

第六條 作戰區域及作戰上之任務，適應於共同防敵之目的，由兩國軍事當局，量各自本國之兵力，另協定之。

第七條 中日兩國軍事當局，在協同作戰期間，爲圖謀協同動作之利便起見，應行下記事項：

(一) 關於直隸作戰上之機關，彼此互相派遣職員，充當往來聯絡之任。

(二) 爲圖謀軍事運動，及運輸補充敏捷活確實起見，陸海運輸通信事宜，須彼此共謀利便。

(三) 關於作戰上必要之建設，例如行軍鐵路電信電話等項，應如何設備，由兩國總司令官臨時協定之。俟戰事終了，凡臨時之建設工程，均撤廢之。

(四) 關於共同防敵所需之兵器，及軍需品，并其原料，兩國應互相供給。其數量應各自不害本國所需要之範圍爲限。

(五) 在作戰區域之內，關於軍事衛生事項，應互相輔助，使無遺憾。

(六) 關於直接作戰上之軍事技術人員，如有輔助之必要時，經一方之請求，應由他方輔助之，以供任使。

(七) 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設置諜報機關，並互相交換軍事所要之地圖及情報。關於諜報機關之通情聯絡，彼此互相輔助，圖其便利。

(八) 協定共用之軍事暗號。

第八條 爲軍事輸送使用東清鐵路之時，關於該鐵路之指揮管理保護等，應尊重原來之條約。其輸送方法，臨時協定之。

第九條 本協定實行上所要詳細事項，由中日兩國軍事當局，指定各當事者協定之。

第十條 本協定及附屬協定之詳細事項，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之秘密事項辦理。

第十一條 本協定由中日兩國陸軍代表者簽名蓋印，經各自本國政府之承認，發生效力。其作戰行動適當之時機，經兩國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

第十二條 本協定以漢文及日文各繕二份，彼此對照，簽名蓋印，各保有一份爲證據。

右列各條，但關係陸軍部份，再就海軍一方面，議定條文，大約與陸軍部份相同。兩軍委員，俱表明滿意，因即散席。日本委員長齋藤，自去遞交日使，由日使電達本國政府，請示辦理。中國委員長靳雲鵬，亦將約文入呈國務院，國務總理段祺瑞，提出草約，交國務員會議可否。國務員當然贊許，再報明馮總統，即交參戰督辦處簽字。那日本政府電覆中國駐京日使，允准簽定，彼此各守秘密。乃經日本報揭露以後，遂由中國京內外學生，紛紛異議。其實德軍尚在俄國西境，距中國約千萬里，所訂中日軍事協定條約，始終不聞履行，杯影蛇弓，徒添出一段疑論呢。小子有詩歎道：

預定邊防費協商，焦思熟慮亦周詳。如何中外多疑議，只爲條文太祕藏。

還有南方獨立軍隊，亦由數首領署名，電致馮總統，詰問中日軍事協定的約章。欲知詳細，待至下回表明。

革命二字，傳播全球，於是彼國革命，此國亦革命，經一次變革，即增一次危亂。愈革命而其國愈危，此係近今之一種傳染症，不得留國手。鮮有能治安者也。俄國革命，亦蹈此病。惟此爲外史上之事實，於本書尙無暇詳敘。本回但因俄之內亂，敘及中

日軍事協定之原因，中國之加入參戰團，全為環境所迫而成，有名無實，無庸諱言。段總理恐敵軍入境，乃欲借助東鄰，此尤不得已之苦衷，應為國人所共諒。而議者譏起，互相詰責，蓋由他事未滿人意，無惑乎舉一例百，變議紛滋也。然觀諸十二條約章，尚無損權之舉，而必互守秘密，果屬何意？明眼人其必有所鑒別乎？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專工取媚 訂合同屢次貸金

却說南方獨立軍隊，本推伍廷芳、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劉顯世、譚浩明等為領袖，與北方爭論不休，至用武力相待。及聞中日有軍事協定的密約，唯恐段祺瑞藉口邊防，借着日本軍人來圖南方，所以電致中央，詳叩約章內容。政府置諸不答，因復嚴電詰問。電文有云：

北京馮代總統鑒：聞段祺瑞與其左右二三武人，有與日本訂立密約之說，中外喧騰，舉國驚疑，奔走呼號，一致反對。廷芳等前已電請鈞座，如有其事，應請嚴行拒絕，如確無之，則請明白宣布，以祛羣疑。區區息事禦侮之苦衷，諒邀洞鑒。竊以西南義旅，志在護法，但求有裨於國，斷非意氣之爭。今段祺瑞及其私人，因壞法而用兵，因用兵而借款購械，因借款購械而有亡國條約，務求逞於國內，寧屈伏於外人，無論雙方勝負若何，而國家主權，已陷於外人掌握之中。叱咤鞭笞，唯命是聽，奴隸牛馬，萬劫不復。雖賣國之罪，責有攸歸，而覆巢之下，寧冀完卵。國且將亡，法乎何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與中央約，中央果開誠布公，聲明不簽亡國之約，而對於南北爭持之法律政治諸問題，組織和平會議，解決一切，則我即當停戰息兵，聽我國人最後之裁判。倘忠言不納，務逞其窮兵黷武之心，而甘以國家為孤注，則我國民寧與偕亡，斷不忍為人魚肉也。迫切陳詞，佇候明教！

這種電文，本為段氏所不願入目，馮總統一經閱過，偏把電文移送國務院，顯示老段激動段氏怒意，恨不得

將南方軍隊，立即掃平，他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借外債，籌足餉械，派遣十萬雄師，與南方猛鬪一場，如能就此盡平，方出胸中惡氣。主見已定，遂授意曹陸兩人，再行借款。曹氏就是汝霖，現任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陸氏名叫宗輿，爲浙江海寧人，前清督領鄉薦，游學日本，速成法政學校，歸國後納資爲郎中，輾轉遷擢，累居顯要，民國成立，更得美差。歷任國務院秘書，及駐日公使，幣制局總裁等職，宦囊充裕，多財善賈，遂與日商品設中華匯業銀行，做了該行中總理先生。這兩人同是親日派，爲段幫忙。不啻爲日本幫忙。在外又有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曹總長一鼻孔出氣，小子於九十四回中，已約略敘及，惟未曾表明詳情。他既是個皇華專使，法學大家，應該把他詳述履歷，方不抹煞這民國通材。數語耐人尋味。他家住吳興荻港鎮，乃兄叫作章宗元，也曾向美國游學，歸參政務，尋爲唐山路礦學校校長，注重實業教育，與宗祥性情行迹迥不相同，所以西洋畢業的兄長，反不及東洋畢業的阿弟，較爲闊綽。當宗祥學成歸國時，曹汝霖已通顯籍，爲宗祥所垂涎，特上時務條陳萬餘言，作爲進階。偏清政府留中不報，急得宗祥撫髀興嗟，非常侘傺。繼思前時載振囑語，允爲援引，見九十四回。何勿就此營謀，尋條進路。當下凜一知友，先向振貝子處，代爲先容，然後執刺往謁，好容易纔得進見。振貝子雖與晤談，却淡淡的問了數聲，並未提及前言，推誠相示。畢竟貴人善忘。章宗祥不便相詰，只好說了幾句套話，悵然回寓。

可巧有個牀頭人，見乃夫潦倒情狀，詢明大略，遂即放出手段，爲夫求榮。又是一個曹夫人。相傳章妻陳氏，芳名查安，曾在滬上女學校肄業，藉隸姑蘇，彼時宗祥亦爲南洋公學學生，邂逅相遇，一見傾心，遂成爲兒女交。後來陳氏亦游歷日本，與宗祥訂定婚約。至宗祥歸國，就借滬上旅舍爲青廬，行合婚禮。卿卿我我，相得益歡。未幾相偕北上，滿抱一夫榮妻貴的希望。聖體同行，乃寓京多日，未遂雄飛，倒不如牝雞振翼，還望高升。於是打通內綫，入謁振貝子夫人，憑着那鶯聲百轉，博得貝子夫人的權心，時常召入，青眼相待。陳氏知情識趣，竟拜貝子夫人爲乾娘。未知年紀相差幾何。貝子夫人越加寵愛，遂向振貝子說項，邀同振貝子，至乃翁前，極言陳氏夫婦的材能。乃翁便是慶

親王奕劻，便延陳氏入邸，教授孫兒孫女，並調宗祥入民政部當差。遠大鵬程，從此發軔。巧值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自負知人，收攬名士，宗祥遂屢上條陳，大蒙鑒賞，當由肅王專摺力保，得賜進士。俄而派至參丞上行，走俄而充任憲政編查館委員，俄而超補右丞，俄而調授內城巡警總廳廳丞。武漢與兵，南北議和，宗祥亦列入清室議和代表，赴滬參議。至袁項城任民國總統，令宗祥為大理院院長，嗣且改長司法，兼署農商。袁氏籌辦帝制，宗祥亦奔走效勞，尋見帝制無成，改投段氏門下。段二次組閣，仍使他為司法總長。旋即遣赴東洋，繼陸宗輿為駐日公使。真是官運亨通。

看官試想！他的法政學問，是從日本國造成的大使頭銜，是從段總理派與的，所以他心目中，只知日本國，只知段總理，所以段氏有命，無不遵從。此次曹陸兩人奉命借債，當然電告宗祥，與同協力，內外張羅，多多益善。東鄰日本，却是慷慨得很，但教曹陸兩章與他籌商，無不允諾，惟抵押品須要穩固，借貸契須要嚴密，兩事辦就，便一千萬二千萬三千萬的銀元，源源接濟，如水沃流。究竟扶桑三島，能有若干銅山金穴，可以取用不盡，挹注中國大，約也是效微生高的故智，乞鄰而與。試問日本人的用意，果為何事，肯這般替我騰挪，苦心經營呢？不煩明言。總計民國七年六月為始，到了九月，共借日本款五次，由小子一一敘出，分作甲乙丙丁戊五項，臚列如左：

(甲) 訂借吉黑林礦三千萬元。財政總長曹汝霖，農商總長田文烈，商同中華匯業銀行經理陸宗輿，向日本興業朝鮮臺灣三銀行，借定此款，以吉林黑龍江兩省全境森林礦產為抵押。訂定約文共十條：(一) 借款為日金三千萬元。(二) 限期十年，期滿後，得由雙方協議續借。(三) 經過五年後，無論如何，得於六個月前，預先知照償還本借款金之一部份。(四) 年息七釐五毫。若實行第二條續借時，利率當按時協定。(五) 每屆付息，須每個月前，先付，限定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但第一次及最末次，不滿六個月，可按日計算，先行付清。(六) 十足交款，並無回扣。(七) 本借款之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授受，均在日本東京辦理。(八) 吉黑兩省金礦與國有森林，以及林礦所生之政府收入，作為擔保品。(九) 本合同有效期內，關於前條林礦及

其收入，擬向他人借款，須先與本債權人商議，俟本債權人認可，方得另借。(十)俟本利償清時，本合同作廢。十條以外，尚有附約四條：(一)中國設立吉黑兩省採木開礦股份公司時，此次承受借款各銀行，得投資達資本總額之半。(二)中日合資辦法，由兩國委員協定。(三)中國政府，如屆時不能還款時，該借款即作貸日本出借各銀行在中國設立之林礦公司內股份。(四)中國政府，因募集該股份公司之股份券時，日本出借各銀行，得代理發行該券全部或一部。

(乙)訂借善後墊款一千萬元。民國六年八月間，財政部曾向日本銀行團借第二次善後借款墊款日金一千萬元，以鹽稅餘款為抵押。茲復由財政部總長曹汝霖，向日本正金銀行代表武內金平氏商懇，由武內金平氏紹介日本銀行團，再借日金一千萬元，仍作為該借款墊款，為整理中國交通兩銀行紙幣之用。利息七釐，一年為限，仍以鹽稅餘款為抵押，條約與前次相同。見八十九回。又因上年所借三千萬元，期限將滿，由財政部商妥日本銀行團，展期一年，內容悉如前約辦理。

(丙)訂借吉會鐵路款一千萬元。自吉林達延吉南境及圖們江以至會寧一帶，擬定路線，前曾與日本約定，中國政府開辦時，款項不敷，應向日本協同籌辦。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乘隙入手，因與日本興業銀行及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商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共十四條：(一)由中國政府速擬定本鐵路建築費及其他必需費用，徵求該三銀行同意，由三銀行議定金額，代為發行中國政府五釐金幣公債。(二)本公債期限為四十年，自公債發行日起算，第十一年開始還本，依分年攤還方法辦理。(三)中國政府，俟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即着手建造鐵路，期在速成。(四)中國政府，應與日本帝國朝鮮總督府鐵路局，共同建造圖們江鐵橋，負擔建造費半額。(五)中國政府，為本公債付還本息之擔保，即為現在及將來本鐵路所屬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六)本公債之實收額，按照從前中日所訂之鐵路借款合同，折衷規定。(七)以上各

條所未規定之條項，准照清光緒三十三年訂定之津浦鐵路合同，雙方協議決定之。(八) 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以本預備合同為基礎，限期六個月內，訂定正式合同。(九) 預備合同成立，即由日本三銀行墊借日金一千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十) 本墊款應交利息，為年息七釐半。(十一) 本墊款依中國所發行國庫證券貼現之方法交付。(十二) 前項國庫證券，每六個月換給一次，每次以六個月份之息金，支付該三銀行。(十三) 中國政府，於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後，當以本公債募得之資金，優先付還本墊款。(十四) 本墊款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授受，均在日本東京履行。

(丁) 訂借滿蒙四鐵路款二千萬元。中華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並代表臺灣朝鮮二銀行小野英二郎，訂定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擬定四路路綫：(一) 由洮南至熱河。(二) 由長春至洮南。(三) 由吉林經海龍至開原。(四) 由洮南熱河間，通至海港。俟雙方勘定路綫後，標明地點，作為起訖。共長千餘里，借款二千萬元，預定合同十四條，即以四鐵路所屬之財產及其收入為擔保品。年息八釐。餘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約略相同。

(戊) 訂借順徐鐵路款二千萬元。由山東濟南至直隸順德間，及由山東高密至江蘇徐州間之鐵路，應需建築各款，向日本興業銀行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商借墊款二千萬元，亦由駐日公使章宗祥一手經理。日本三銀行代表，就是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郎，訂定預備合同十四條，與滿蒙四鐵路借款條約相似。惟首條中有該路路綫，倘於鐵路經營上，認為不利益時，得由雙方協議，酌量變更，是為該合同中特別聲明的條文。一或與順濟鐵路借款條約同時協定順濟鐵路見九十四回。

以上各種借款契約，各備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銀行互執各一份。若至將來雙方解釋，發生疑義時，應取准日文條約，不適用中文條約。蓋曹章陸三人，但教借款到手，不管他後來隱患，所以日人如何說，他便如

何依。此外開尚有製鐵借款，參戰借款等，大約數十萬至一二百萬，或向日本借就，或向英美諸國借來，還是少數借款，無從查明，實際開支，無非供給武人及所有政黨的需要，什麼森林，什麼金礦，什麼鐵路，簡直是攔過一邊，毫不提起。指東話西，影戲過去，難道外人果肯受給麼？總教土地奉獻亦可了局。段總理急不暇擇，且把那借款移用，自還那平南政策，偏南軍堅持到底，誓與北方抗拒，一班軍閥議員，聯合攏來，先由議員擇定會所，組織非常國會，與軍閥構通意見，訂定軍政府組織綱目，即按大綱第三條云：軍政府應由非常國會中選出政務總裁七人，組織軍政會議，行使職權。於是實行選舉，投票取決，便有七人當選，姓名列後：

唐紹儀 唐繼堯 孫文 伍廷芳 林葆懌 陸榮廷 岑春煊

自經政務總裁選出七人，孫文辭去大元帥職任，辦理交代，即離去粵東，自赴日本，不願為政務總裁。唐紹儀亦有事他往，未曾就職，當由岑春煊、伍廷芳等，規定政務會議條例，及政務會議內部附屬機關條例，免不得有一番手續。自民國七年五月二十日選出政務總裁，直至七月五日，始宣告軍政府成立。從此南北兩方，勢成對峙，段總理越想越，越致決裂了。小子有詩嘆道：

欲求統一在開誠，但恃權威終不平。我欲制人人制我，紛爭忍樹苦蒼生。

欲知南北衝突情形，且至下回再敘。

曹章醜三人，同為唯一之親日派，即同為唯一之借債家，而章為駐日公使，其通信也尤便，故其效力也尤甚，特詳履歷，所以表其行迹之由來也。作者本無憐於曹章醜，但據報章之揭載，撮敘大略而已。然觀五項借款合同，無一非授權日人之漸，即果為林礦鐵路，及中國交通兩銀行整理紙幣之需，而日人壟斷其間，已不足振興實業，清理財政，況其為供給武人政黨之需，要耶大書而特書之，孰得孰失，固自有能辨之者，著書者顧不忍下筆，閱書者亦不忍寫目矣。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斃陸建章 頒電文隱斥段祺瑞

却說廣東軍政府已經組成，即借廣東城外的士敏土廠，作為暫住機關，當由政務總裁唐繼堯、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聯名發出通電云：

查本軍政府組織大綱，以由國會非常會議選出之政務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行使其職權。現除唐少川、孫中山兩總裁，因交通阻礙，未接有就職通告，經派員敦促外，計就職總裁已居過半數。當此北庭狡謀愈肆，暴力橫施，大局岌危，民命無託，護法進行，刻不容緩，謹於本月五日，宣布中華民國軍政府依法成立，即開政務會議，特此通告。

自軍政府成立後，更促將士進行，或攻閩，或攻湘，或攻瓊崖，相繼不絕。北方援粵總司令張懷芝，方統率敵步兵二十營，由魯入鄂，由鄂赴贛，駐紮江夏樟樹鎮，力圖攻粵。粵軍先發制人，進攻贛邊，佔去虔南縣城。嗣被贛軍克復，懷芝即擬鼓衆入粵，偏偏二豎爲災，日相纏擾，沒奈何停止進兵，自還漢口。養痾當時有個炳威將軍陸建章，就是前鎮陝西，被陳樹藩趕走的逃將軍，他恨段派左袒樹藩，將已攆出，以致地盤失據，隨俗浮沈，及見馮段交惡，樂得聯馮拒段，奔走贛鄂，運動和議，隱爲馮氏效勞，牽制段派。馮總統也喜得一助，故特任他爲炳威將軍。但段派亦嫉視建章，積不相容。徐樹錚挾嫌尤甚，屢思撲滅此獠。是時樹錚尙爲奉軍副司令，往來京津，聞得建章寓駐津門，喉動奉軍駐津司令部，停戰言和，遂即往津調查。果屬事出有因，越覺怒衝牛斗，無名火高起三丈，當下繕就一書，飭投建章寓內，只說是候談軍情，誘令到來，暗中却埋伏武弁，祕密布置，專待建章入阱，好結果他的性命。忍心辣手。建章雖亦知樹錚恨已，但想他總不敢擅自殺人，就昂然徑往，趨入奉軍司令部內。樹錚還歡顏出迎，邀入營中，開

筵相待，座中陪客，就是奉軍軍官，以及樹錚左右私人，席間也未會提及時事，只是猜拳行令，備極歡娛。至酒酣席微，樹錚乃起語建章道：「此間內有花園，風景頗佳，請入內遊玩一番，聊快胸襟。」建章尚不知有詐，隨他進去。既入內園，樹錚即目顧左右，掩住園門，當即翻過了臉，厲聲語建章道：「汝可知罪否？」建章失色道：「我有何罪？」樹錚道：「汝爲南方作走狗，東奔西跑，運動和議，破壞內閣政策，還得說是無罪麼？」建章道：「海內苦戰，主和非失計，且今日主和，亦不止我一人，怎得歸罪於我？」却道強樹錚怒目道：「汝不必多說了。」說着，即令左右擊建章，綁住園中樹上。建章始軟口乞免，願爲小徐幫忙。小徐置諸不理，自從囊中取出手槍，扳動機簧，撲通一響，已把這位陸將軍送到冥府去了。當下草就電文，設詞架罪，拍致國務院及陸軍部道：

迭據本軍各將領先後面陳，屢有自稱陸將軍，建章者，詭秘勾結，出言煽惑等情，歷經樹錚剴切指示，勿爲所動。昨前兩日，該員又復面訪本軍駐津司令部各處人員，肆意簧鼓，搖惑軍心。經各員即向樹錚陳明一切，樹錚猶以爲或係不肖黨徒，蓄意勾煽之所爲，陸將軍未必謬妄至此。詎該員又函致樹錚，謂樹錚曾有電話約到彼寓握談，查其函中所指時限，樹錚尚未出京，深堪詫異。今午姑覆函請其來晤，坐甫定，滿口痛罵，皆破壞大局之言。樹錚婉轉勸告，並曉以國家危難，務敦同胞氣誼，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則云我已抱定宗旨，國家存亡，在所不顧，非聯合軍隊，推倒現在內閣，不足消胸中之氣。樹錚即又厲聲正告，以彼在軍資格，正應爲國家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縱不爲國家計，寧不爲自身子孫計乎？彼見樹錚變顏相戒，又言：「若然，即請台端聽信鄙計，聯合軍隊，擁段推馮，鄙人當爲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現在魯皖陝豫境內，尚有部衆兩萬餘人，即令受公節制，如何？」云云。樹錚竊念該員勾煽軍隊，聯結土匪，擾害魯皖陝豫諸省秩序，久有所聞，今竟公然大言顛倒播弄，寧傾覆國家而不悟，殊屬軍中蠱賊，不早消除，必貽後感。當令就地槍決，冀爲國家去一害羣之馬，免滋隱患。除將該員屍身驗明棺殮，妥予掩埋，聽候該家屬領葬外，謹此陳報，請予褫奪該員軍職，用昭法典，伏候鑒核施行。

咄咄小徐，放膽橫行，擅將陸建章槍斃，且並未自請處分，但聲明建章情罪，一若殺了建章，尚有餘功，真是權傾薰天，爲民國時代所僅見。國務總理段祺瑞、陸軍總長段芝貴，得着小徐報聞，且驚且喜，便替他設法迴護，檢查從前文牘，如張懷芝、倪嗣冲、陳樹藩、盧永祥等，俱有彈劾陸建章的成案，遂彙成檔冊，並將徐樹錚、電陳詳情，一併繳入總統府，請令辦理。馮總統長歎數聲，暗思建章已死，不可復生，欲責小徐擅殺，又恐得罪段氏，益啓爭端，沒奈何下一指令道：

前據張懷芝、倪嗣冲、陳樹藩、盧永祥等，先後報稱陸建章迭在山東、安徽、陝西等處，勾結土匪，煽惑軍隊，希圖倡亂，近復在滬勾結亂黨，當由國務院電飭拏辦。茲據國務總理轉呈，據奉軍副司令徐樹錚電稱，陸建章由滬到津，復來營煽惑，當經拿獲槍決等語。陸建章身為軍官，竟敢到處煽惑軍隊，勾結土匪，按照懲治盜匪條例，均應立即正法。現既拿獲槍決，著即褫奪軍職，勳位勳章，以昭法典。此令。

令文雖如此云云，心下越發疑視段，勢不兩立了。惟陸建章也非善類，專好殺人，從前袁總統時，曾委建章爲軍警執法處處長，他承袁氏意旨，派遣私人，一味偵察反對黨，批一個，殺一個，捉兩個，殺一雙，往往有挾嫌誣報，謂某人有通敵陰謀，便即信爲真情，妄加捕斃。後來復經他人入告，說是偵報未確，誅及無辜，他又召到原諜，邀他同食，食時尚談笑甚歡，及食畢後，忽提前事，不容分辯，即命推出處死，而且並不提及，歡送出門，突從他背後，發一手槍，擊斃了事。所居院落，輒陳屍壘壘，故都人見他，請客紅柬，多有戒心，號爲閻王票子，且因他殺人甚衆，如屠犬豕一般，因復贈一綽號，叫做屠夫。此次爲小徐所誘，突遭槍決，雖似未免屈死，終究是天道好還，報施不爽呢。好殺者其鑒之！

但小徐誘殺建章，得快私忿，自以爲一條好計，那知也有得有失，徒多了一個讎家。陸妻馮氏，乃是旅長馮玉祥的姑母，或謂馮係陸甥，未知是否待考。猝聞乃夫被殺，當然悲從中來，慟哭了好幾場，且與玉祥商量，要玉祥代報夫讎。

玉祥本皖中望族，乃父在前清時，爲直隸候補知府，挈眷寓津，產下一男，就是玉祥。少長時曾至教會學堂讀書，故投入基督教籍。嗣入保定軍官學校，由該校保送至武衛右軍充當差遣，故浙江督軍楊善德見了玉祥，卽許爲大器，薦入段祺瑞幕中。段以爲碌碌無奇，不加重用，玉祥乃與段相離，自尋門路。馮係皖人，其所以不入皖派者以此。後爲第三鎮步兵第五標第十團第三營營帶，統率百人，駐紮房山縣。未幾由陸建章代爲謀畫，改編爲京畿憲兵營，擴充至兵士二千人。民國二年，第二師三師四師六師七師移鎮鄂湘蘇皖等地，北洋防務空虛，袁項城飭募新兵，編練混成旅十餘部。馮營爲陸軍第十六混成旅，玉祥遂任旅長。越年拔營南下，駐紮武穴，及段氏三次組閣，豈意主戰令馮玉祥率軍援閩，旋復改命援鄂。玉祥本不附段，觀望不前，且有意服從馮總統，曾發出通告，請速罷兵，並有一元首力主和平，討伐各令，俱出自脅迫一等語。段氏因他擁兵自大，也不便急切相待，只好付作緩圖。那知露鷹一觸建章斃命，玉祥顧念戚誼，當然驚心，再加姑母馮氏泣令報讎，玉祥亦不禁嗚咽道：「姑父平日所爲，我亦嘗極端反對，屢勸他緩減恤刑，哀矜勿喜，偏姑父習以爲常，遂致怨家挾恨陷害姑父，但今乃屈死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勢力，橫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爲姑父復讎，如何對得住姻戚？但目前尚難輕動，我部下不過數千人，勢不能一舉成功，我死也不足惜，死且無益，不如從緩爲是。」他姑母聽了此言，也覺沒法，只有揮淚自去罷了。

惟玉祥經過此變，遂與段內閣決裂，自告獨立。部下副官李銘鐘，團長楊貴堂何乃中等，亦願爲效力，累得段總理多一敵手，不得不格外加防。詳敘馮玉祥事俱爲後文伏案。并且失意事屢疊而來，大輿前謀相左，湘南未平，閩軍又敗，龍裕光孤守瓊崖，屬地已失去大半，專望援粵。總司令張懷芝一軍入粵牽制，或可解圍。那知張懷芝病倒漢口，連日未痊，留駐江西的張軍，方移次醴陵，逍遙江上，偏被南方間諜，偵悉情形，竟潛從攸縣進兵，猛向醴陵撲入。張軍十數營，猝不及防，倉皇奔潰，嚇得養痾漢口的張司令，出了一身冷汗，力疾起牀，乘車北返。自問未免懷慙，情願

拋棄權利。辭去山東督軍。是所謂張脈貫與，外強中乾。瓊州失援，龍軍保守不住，只好棄去巢穴，向北逃生。看官試想！這豈非段氏的平南政策，一齊失敗麼？

還有段氏背後的小徐，格外擔憂，他本思推倒馮河間，奉段祺瑞爲總統，舉張作霖爲副座，所以請張幫忙，合力同謀。惟段氏以爲南方不平，威望未著，也不願驟任元首，故小徐對着平南政策，非常注重。如何借債，如何調兵，多半由小徐獻策，慫恿段氏進行。偏偏事不從心，謀多未遂，怎得不五內俱焚，躊躇四顧，憤不可遏，自思平南政策，不能貫徹，總由那馮派橫生阻力，以致種種窒礙，今欲釜底抽薪，必須將老馮掉去，改擁段氏爲總統，然後分出必行，軍心一致，方得戮力平南，於是另生他計，即擬組成新國會爲選舉總統的預備，好在各項借款，尚未用罄，不若移緩就急，將軍事暫且擱置，壹意運動議員，組合政黨，當有帝制餘孽梁財、神士、詒王、包辦、掛唐、乘機出頭來，做小徐幫手，漸漸的三五成羣，四五結隊，湊齊了數百人，迎合小徐，擁戴老段，復取了一個私黨的美名，乃是「安福」兩字。安是安邦，福是福國。名目却是動聽，但一班安福系中的人物，究竟是爲國家思想，是爲自己思想，看官總應明瞭呢。

民國七年七月十三日召集新國會，約期開議，第一件問題，就是選舉新總統。原來馮總統本是代任，期限不過一年，他自六年八月一日入京就職，到了七年八月任期已滿，理應卸職另選，所以召集新國會的命令，當然由馮總統頒發。馮氏非不思維任，但有段派的對頭，自知續選無望，惟欲與老段同時下野，前次聯袖同來，此次亦要他蹇裳同去，若自己退位以後，反令段氏繼任，這是夢寐中也不甘心。乃暗中囑使同黨設法阻段，江南督軍李純，第三師師長吳佩孚，隱承馮意，一再通電，主和斥戰，就是直隸督軍兼四省巡閱使曹錕，亦屢開督軍會議，不願擁段，至若張雨帥爲副總統，各督軍都不贊成，就是段派中人，除小徐外，也多與雨帥反對，所以雨帥亦爲奪氣，不肯十分出力，替段效勞。轉眼間已是八月，新國會議員同集都下，不日就要開會了。馮總統獨預先加防，頒一通電云：

國璋服務民國，於茲七年，變故迭更，飽嘗艱苦。去歲邦基搖動，幸賴總理與各督軍，羣策羣力，恢復共和，其時黎大總統辭讓再三，元首職權，無所寄託，各方面以約法有代行職權之規定，大總統選舉法有代理之明文，責備敦促，無可逃避。國璋明知涼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顏庖代。顧念約法精神所在，一曰中華民國之統一，一曰中華民國之平和，國璋挾此兩大希望而來，以求與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貫徹，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於法律，以自免於罪戾耳。今距就職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謂統一平和，乃如夢幻泡影之杳無把握。推原其故，則國璋一人，實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國璋雖自認約法精神，無有錯誤，而誠不足以動人，信不足以服衆，德不足以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將士暴露於外，閭閻愁苦於下，舉耳目所接觸者，無往而不可具樂觀。雖有賢能之閣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國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無由發展其利國福民之願力，所以自白於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責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攝職之期，業將屆滿，國會開議，即在目前，所冀國會議員，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張，公舉一德望兼備，足以復統一和平者，以副約法精神之所在，數語最為扼要。則國本以固，隱患以消。國璋方日夜為國祈福，為民請命，以自儆一年來之罪戾。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若謂國璋有意戀棧，且以競爭選舉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豈知局中之負疚？蓋國璋渴望國會之速成，以求時局之大定，則有之，其他絲毫權利之心，固已洗滌淨盡矣。至若國之存亡，匹夫有責，國璋雖在田野，苟有可以達統一平和之目的，而盡國民一份子者，惟力是視，不敢辭也。敢布腹心，以諗賢哲。

這篇電文，看似引咎自責的謙詞，實是阻撓段氏當選的壓力。段主戰，馮主和，戰乃一般人民所痛嫉，和實一般人民所歡迎，試看電文中屢言統一，屢言平和，無非聲明自己本意，素不願戰，所有此次調兵遣將，借債濟師，種種挑撥惡感，毒害生靈的舉動，都推到段氏身上，好教新國會人員，不便大拂民情，選舉段氏，且復鄭重提及，叫各

議員存些良心，公舉一統一平和的總統，這不是反對段氏，敢問是反對何人呢？看得真說得透。小子有詩歎道：

黨派紛爭國是淆，但矜意氣互相嘲。同袍尙且分門戶，天地何由叶泰交。

馮電既發，過了數日，南方也續發電告，好似與馮電相應。欲知文中底細，俟至下回錄明。

刑人於市，與棄棄之，是爲中古之威制。彼時爲君主政體，猶有與衆共誅之意。況明明爲革新政體之民國，昌言共和，寧有對一官高爵重之炳威將軍，可以擅加槍斃乎？微特小徐無此權力，即令大總統處此，亦必審慎周詳，不能擅殺。就使建章煽亂，應該由軍法處決，不關司法，而小徐總不能背地殺人。共和乃有此敢作敢爲之小徐，吾未始不服其膽力，而對諸我中華民國，殊不禁靈焉心傷矣。然未幾而有馮玉祥之獨立，又未幾而有馮河間之通電，弄巧反拙，欲立轉仆，小徐其奈何，尙不知返乎？

第九十八回 舉總統徐東海當選 申別言馮河間下臺

却說南方自主軍隊，組成廣東軍政府，反抗北方，本來是各執己見，不相通融，但對着馮氏代理總統，原是依法承認，只與段氏的解散國會，主張武力，始終視若仇讎，所以馮總統頒一通電，廣東軍政府也續發一通電云：

溯自西南興師，以至本軍政府成立以來，於護法屢經表示，除認副總統代理大總統執行職務外，其餘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爲，軍政府萬無容認之餘地。乃者大總統法定任期無幾，大選在即，北京自構機關，號稱國會，竟將從事於選舉。夫軍政府所重者法耳，於人無容心焉，故其候補爲何人，無所用其贊否，贊否之所得施，亦視其人之所從舉爲合法與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國會，竟爾竊用大權，貿然投遞，無論所選爲誰，決不承認，謹此布告，咸使聞知。

南北兩方，一呼一應，都是反對段氏，預先阻撓。段氏連番接閱，未免皺眉，暗想人衆我寡，何苦硬行出頭，還是與馮河間同去，較為得計，乃宣告大衆，願與馮氏一同下野。究竟老成持重。小徐等方此推彼挽，要將段氏扛擡上去，偏段氏思慮遠，不願冒險一試，任他小徐如何慫恿，却是打定主意，決計不幹。小徐等也覺掃興，但馮氏下野，段氏又下野，將來究應屬諸何人，難道中華民國就從此沒有總統嗎？於是小徐邀同梁士詒王揖唐諸人，秘密會議，除馮河間段合肥外，只有一位資深望重的大老官，寓居津門，足配首選。看官道是何人，原來就是前清內閣協理大臣，爲袁項城的國務卿徐世昌。久仰久仰。

世昌從詞苑出身，本非軍閥，不過他在前清時，外任總督，內握軍機，與軍閥家往來已久，爲武人所傾心，此次久寓津門，名爲閑散，實則中央政事，無不預聞。自元首以至軍閥，統因他老成重望，隨時諮詢，片言作答，奉若準繩，所以一介衰翁，居然爲北方泰斗。小徐等主張舉徐，無非因南北紛爭，形勢日惡，河間合肥，既願同去，不如擁戴徐，或可制服異類，保持本派勢力，因此決定計議，立派委員向津勸駕。徐世昌素來圓滑，怎肯一請便來，免不得遜謝未遑，做一個謙謙君子。樂得如此。那小徐等儘管進行，促令新國會開議，選定王揖唐爲衆議院議長，組織總統選舉會，剋期舉行。到了九月四日，即在議會中選舉新總統，到會議員，共四百三十六人，午前十時，舉行投票，午後開票。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應即當選。當由議會備文，咨照國務院，國務院亦即通電各省，並通告全國。越日又開副總統選舉會，等到日中，兩院議員一大半不到會場。莫非避胡同去了。議長當場計算，所有到會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就使投票，也屬無效，只好延期選舉，徐作後圖。嗣是逐日延宕，竟將副總統問題，擱置一邊，簡直是不復提議了。一班他偏議員。徐世昌聞自己當選，尙未便承認下去，因復通電中外，自鳴謙意道：

國會成立，適值選舉總統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選，世昌愛民愛國，豈後於人，初非沾高蹈之名，並不存畏難之見。惟倦念國家杭隍之形，默察商民顛連之狀，曾諸當世，返諸藐躬，實有非衰老之軀，所能稱職者。並非謙

讓，實本真誠，謹爲我國會暨全國之軍民長官並林下諸先生一言，幸垂聽焉！民國憲壇，變亂屢經，想望承平，徒存慮願，但艱危狀況，有什伯於當時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紀綱不肅，人心不定，國防日亟，邊陲之擾亂堪虞，歐戰將終，世局之變遷宜審。其他凡事實所發現，情勢所抵牾，當局諸公，目擊身膺，事俟昌之喋喋，是卽才能學識，十倍於昌，處此時艱，殆將束手，此愛國而無補於國，不能不審顧躊躇者也。國之本在民，適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災，商業之停滯，金融之停滯，土匪劫掠，村落爲墟，哀窮民，無可告訴，吏無撫治之方，人鮮來蘇之望，固無暇爲教養之計畫，竝不能蘇喘息於須臾，忝居民上，其謂之何？觀此流離困苦之國民，無術以善其後，復何忍侈談政策，愬我編氓，此愛民而無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壯盛之年，亦未嘗無澄清之志，今則衰病侵尋，習於閑散，偶及國事，輒廢眠食，若以暮齒，更忝高位，將徒抱愛國愛民之願，必至心有餘而力不足，精神不注，叢脞堪虞，智慮不充，疏漏立見，既恐以救國者轉貽國羞，更恐以救民者適爲民病，彼時無以對我全國之民，更何以對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爾以從，心所謂危，謹用掬誠以告。惟我國會暨我全國之軍民長官，盱衡時局，日切隱憂，所望各勉責任，共濟艱難，起垂蹙之民生，登諸衽席，挽瀕危之國運，繫於苞桑。昌雖在野，禱祀求之矣。邦基之重，非所敢承，幹濟艱屯，必有賢俊，幸全塵翮，俾遂初服。除致函參衆兩院懇辭，並函達馮大總統國務院外，特此電達。

是時國會仍照舊制，組成參衆兩院，既已由小徐等暗中運動，王揖唐竭力鼓吹，產出新總統徐東海，那肯再畀他辭去，當下却還來函，仍由兩院主名，堅請徐世昌出山，就是代任終期的馮河間也，恐東海不來，或致改選台，因卽函復老徐，格外敦勸，詞意備極誠摯，文云：

頃奉大函，以國會成立，選舉我公爲中華民國大總統，虞琴絲之難理，辭高位而不居，謙德深光，孤標獨峻，卽茲舉動，具仰儀型，惟審察現在國家之情形，與夫國民感受之痛苦，倒懸待解，及溺須援，天下事尚有可爲大

君子何處出此略扞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來，迭更事變，魁杓既無所專屬，法律幾成爲具文。內則斯斧相尋，外則風雲日惡，以云險象，莫過今茲。然危廈倘易棟梁，或可免於傾圮，洪波但得舟楫，又何畏夫風濤不忠無位，而患無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淵襟容略，傑出冠時，具世界之眼光，蘊經綸於懷抱，與國記樞密之名姓，方鎮多幕府之偏裨。一殿巋然，萬流奔赴。天眷中國，重任加遣，所望握統馭之大權，建安攘之偉業，公雖卑以自牧，遜謝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絕之紀年，當此固舍公莫屬也。邦本在民，誠如明示。屬者兵連禍結，所至爲墟，士持千里之糧，民失一椽之庇。瘡痍滿目，饑饉洊臻，豈人謀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厭。我公仁言利溥，感人自深，縱博濟病聖人恩澤，難徧於枯朽，而至誠可格天地，戾氣或化爲祥禮，況旋轉之功，匪異人任，惻隱之念，有動於中，必能嘯濤瘠以陽春，挽沈冥之浩劫。公謂教養匪易，慮遠心長，實則彼呼號待盡之子黎，此日已望公如歲也。夫以我公之憂國愛民也如彼，而國與民之相須於我公者又如此，既繫安危之重，忍占肥遯之貞，平日以道義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變計矣。至若慮蹉跎於晚歲，益足徵沖淡之虛懷，但公本神明強固之身，羣以整頓乾坤相屬，雖諸葛素持謹慎，而衛武詎至倦勤，亦惟有企祝老成發揮緒餘，以資矜式耳。國璋行能無似，謬攝政權，歷一稔之期，貽百端之叢勝，清夜內訟，良用慚惶。瓜代及時，負擔獲弛，徒抱和平之虛願，私冀收效於將來。我公爲羣帥所歸心，小民所託命，切盼依期就職，早釋糾紛，庶望治者得心慰延頸跂足之勞，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無人之懼。耳目爭屬，心理皆同，謹布區區願言，夙冀肅奉覆。

還有國務總理段祺瑞，已願犧牲職位，同馮下野，樂得賣個人情，向東海致勸駕書。此外如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所有督軍省長等，俱已一致擁徐，電音絡繹，相屬道中，無非請他如期就職，保我黎民等語。恐也是一個演說。獨廣東軍政府中，如岑春煊、伍廷芳兩總裁，拍電致徐，勸勿就職。大略說是：

讀歌日通電，歌字係是號，囑借租母以代五字。藉悉非法國會選公爲總統，公既惕世變，復自謙抑，竊爲公能周察

民意，不欲冒居大位，至可欽佩。惟公之立言，雖吞嗟太息於國事之敗壞，而所以致敗壞之原則，公未嘗言之，此春煌廷芳所不能默爾而息者。致亂之故，雖非一端，救國之方，理或無二。一言以決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約法爲國命所託，有悍然不顧而爲法外之行動者，有託名守法而行壞法之實者，均足以召亂。自國會被非法解散，約法精神，橫遭斷喪，既無以杜奸人覬覦之心，更無以平民義憤之氣。護法軍興，志在盪亂，北庭怙惡，視若寇讎，誇張爲幻，與日俱積，以爲民國不無國會，而竟以私意構成之，總統不可無繼人，而可以非法選舉之。自公被選，國人深慨北庭無悔禍之誠，更無以測公意之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於衆曰：「非法之舉，不能就也，助亂之舉，不可從也。」如此國人必高公義，卽仇視國會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變計，戢亂止暴，國人敢忘其功。惜乎公雖辭職，而於非法國會之選舉，竟無一詞以正之也。竊慮公未細察受奸人蠱惑，不能堅持不就職之旨，此移國事，益難收拾，天下後世，將謂公何？如有謂公若將就職，而某某等省，可以單獨媾和者，國會可以取消，從新組織者，護法各省，如不服從，仍可以武力壓制之者，此等莠言，皆欲踞公於爐火之上，而陷民國於萬劫不復耳。願公堅塞兩耳，切勿妄聽。公從政有年，富於閱歷，思保令聞，宜由正軌。煌廷忝列舊交，愛國愛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

古人有言，一傳衆咻，終歸無效。時徐東海當選總統，中國行省，幾有十八九處，同表贊成，獨粵東數省，勸勿就職，是明明叫做一傳衆咻了。況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銜，係人人所欣羨，徐東海猶是人心，難道僮來富貴，不願接實是好看不中吃的物件。不過臨時手續，總有一番謙遜話頭，敷衍人目。差不多三揖三讓。及經各電到津，由老徐檢閱一番，只有粵東軍政府與他反對，默息寡不敵衆，遂難圖近，岑伍雖硬來攔阻，究竟人寡地遠，怎能達到北方。且待自己登臺以後，可和卽與言和，不可和，何妨再作計較。爲人在世，能就此出些風頭，也好作一生紀念，於是砰然心動，有意就職，惟一時尙未入京，且待各方面再來敦促，方可動身。是謂之老滑頭。果然不到數日，京內外的促駕電，連

番拍來，他乃提出「息事寧人」四字，作爲話柄，尤即赴京就職。好容易又挨過一二句，已屆民國第七週國慶日，方纔束裝赴都。馮國璋聞徐將至，特於十月七日發出通電，陳述一年中經過情形，及時局現象，由小子錄述如下：

督軍省長各省議會各商會教育會各報館暨林下諸先生公鑒：國璋代理期滿，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爲個人計，法理尙屬無虧，爲國家計，寸心不能無愧。茲將代理一年中經過情形，及時局現象，通告國人，以期最後和平之解決。查兵禍之如何醞釀，實起於國璋攝職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結束，則在國璋退職以後。其中曲折情形，雖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國璋無德無能之所致。兵連禍結，於斯已極。地方則數省糜爛，軍隊則遍野傷亡，糜爛者國家之元氣，傷亡者國家之勁旅，而且軍紀不振，土匪橫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寧不痛心！此言之，國璋固不能無罪於蒼生，而南北諸大要人，皆以意見爭持，亦難逃世之公論。吾輩爭持意見，國民實受其殃，現在全國人民厭亂，將士灰心，財政根本空虛，軍實家儲罄盡，長此因循不決，亦不過彼此相持，紛擾日甚。譬諸兄弟訴訟，傾家蕩產，結果毫無。即參戰以後，吾國人工物產之足以協助友邦者，亦因內亂故而無暇及此。歐戰終局，我國之地位如何，雙方如不及早回頭，推誠讓步，恐以後爭無可爭，微特言戰而戰無可言，護法而亦無法可護。國璋仔肩雖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職權已解，國民之義務仍存，各省區文武長官，前敵諸將領暨各界諸大君子，如以國璋之言爲不謬，羣起建議，挽救危亡，趁此全國人心希望統一之時，前敵軍隊觀望停頓之候，應天順人，一唱百和，國璋不死，誓必始終如一，維持公道。且明知所言無益，意外堪虞，但個人事小，國家事大，國璋只知有國，不計身家，不忠我謀之不臧，但忠吾誠之未至，亦明知繼任者雖極賢智，撐拄爲難，不得不通告全國人民，各本天良，以圖善後。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電表明心迹，絕非有意爭論短長，臨去之躬，決無勢力一心爲國，不知其他。倘天意人心，尙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國璋一生願望，早已過量，絕無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諸祈公鑒！

話雖如此，但對着總統府中值錢的物件，却是樣樣歡喜，一古腦兒搜括攏來，移出外府，據爲己有。相傳馮氏素性愛財，從前爲江督時，已是販運烟土，官商並營，此次總統卸任，所有公家貴重各物，樂得取去，何必客氣。甚至南北海中的禁魚，亦被賣罄，只剩下歷年檔冊，移交後任罷了，小子有詩歎道：

滿紙牢騷力辨諍，誰知心口不相符。試看載寶還鄉去，可問身家計有無？

過了兩宵，徐氏已至馮國璋卽就此卸職，欲知徐氏接任後事，且至下回再詳。

民國成立以來，強有力之大總統，惟袁項城，然彼以豪養武人，而自殖勢力，旋且失敗於武人之手。袁氏固自貽伊戚，而武人之勢力，不肯隨袁氏而俱逝，可勝慨哉！黎失之庸懦，馮失之貪婪，徐東海以文武相兼之資望，宜若勝任而無憾，然徐究非武人，妙手空空，詎能與武人相敵，況其爲城府深沈，不肯坦然相與乎？岑伍一電，已爲南北不能統一之兆朕，且內有安福派之瑣集其旁，將視徐爲奇貨可居，尤作傀儡，此座固未易居也。老翁多智，何亦蕪心謀位，遽爾登臺耶？

第九十九回 應首選發表宣言書 借外債勸告軍政府

却說民國七年十月十日，正是第七週國慶紀念，都下人士，爭迎新總統蒞任。午前十時，來了歸歸黃髮的老人，制服登堂，行就職禮，一切儀注，統照歷屆總統就職的成例，所有誓詞，亦踵襲舊文，不少更改。文武百僚，羣來謁賀，當由新總統派委祕書長，代讀蒞任宣言書，全文如下：

世昌不敏，從政數十年矣。憂患餘生，備經世變，近年閉戶養拙，不復與聞時政，而當國是糾紛，羣情隔閡之際，猶將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蓋平日憂國之抱，不異時賢，惟不願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當能共見。乃值改選總統之期，爲國會一致推選，屢貢悃忱，固辭不獲，念國人付託之重，責望之殷，已於本日依法就職。

惟是事變紛紜，趨於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僅囿於國家自身之計畫，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光。敢以至誠極懇之意，為我國民正告之。今我國民心目之所注意，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達，則不得不訴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兩者皆有困難。當日國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時機，亦何至擾攘頻年，重傷國脈。世昌以救民救國為前提，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閱牆知悟，休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豸。否則息爭弭亂，徒托空言，或虞詐之相尋，致兵戎之再見，邦人既有苦兵之歎，友邦且生厭亂之心。推原事變，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為全國告也。雖然，此第解決一時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國之圖也。立於世界而成國，必有特殊之性質，與其運用之機能。我國戶口繁殖，而生計日即凋殘，物產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乃為目前根本之計。蓋欲使國家之長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資生，而欲國家漸躋富強，以與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國實業，日以發展。況地沃宜農，原料無虞，不給果能懋集財力，佐以外資，舉政善興，工廠林立，課其優劣，加之輔導，更以國力所及，振興教育，使國人漸有國家之觀念，與夫科學之知能，則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後，必有可觀。此立國要計，凡百有司，暨全國商民，所應出全力以圖之者。立國之主要既如上述，但揆諸目前之狀，土匪滋擾，戶口流亡，商業凋零，財源枯竭，匪惟驟難語此，抑且適得其反，是必先去其障礙，以嚴勦盜匪，慎選有司，為入手之辦法，然後調劑計政，振導金融，次第而整理之障礙既去，而後可為。此又必經之階級，當先事籌措者也。內政之設施，尚可視國內之能力，以為緩急之序，其最有重要關係，而為世界所注目者，則為歐戰後國際上之問題。自歐戰發生以來，我國已成合縱之勢，參戰義務所在，唯力是視，詎可因循而戰備邊防，同時並舉，兵力財力，實有未敷，因應稍疎，動關大局，然此猶第就目前情勢言之也。歐戰已將結束，世界大勢，當有變遷，姑無論他人之對我何如，而當此漩渦，要當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爭既終，商戰方始，東西片壤，殆

必爲企業者集目之地。我則民業未振，內政不修，長此因仍，勢成坐困，其爲危險，什百於今。故必有統治之實力，而後國家之權利，乃能發展，國際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則委蛇其間，一籌莫展，國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國家存亡之關鍵，我全國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民德墮落，國紀凌夷，風氣所趨，匪伊朝夕，欲挽回而振勵之，當自昌始。是必以安敬律己，以誠信待人，以克儉克勤爲立身之則，以貪去僞爲制事之方。凡有損於國，有害於民者，必竭力驅除之。能使社會稍息頹風，卽爲國家默培元氣。而尤要在尊重法律，扶持道德，一切權利之見，意氣之爭，皆無所用其紛擾。賞罰必信，是非乃公。昌一日在職，必本此以爲推行，硜硜之性，始終以之。冀以刷新國政，振拔末俗，凡我國民，亟應共勉。昌之所以告國民者，此其大略也。蓋今日之國家，譬彼久病之人，善醫者須審其正氣之所在，而調護之。庶幾正氣之虧，由漸而復，假令培補未終，繼以損伐，是自戕也。醫者何預焉？愛國猶如愛身，昌敢以最誠摯親愛之意，申告於國民！

宣言書讀畢，就職禮成，大衆皆陸續散去，於是馮政府告終，徐政府開始了。老徐既以息事寧人爲口頭禪，當然是張和平，不願再戰，與段合肥的政策，絕對不同。段因主戰無功，也有倦意，更兼前時曾宣告大衆與馮一同下野，馮已去位，自己若再戀棧，豈不是食言無信，坐失人格。合肥猶知徐義乃即提出辭職書，呈入總統府。徐總統雖無意留段，但表面上只好虛與周旋，派員慰留。旋經段祺瑞決意告辭，乃下令允准，改命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惟參戰督辦一職，仍屬老段，段亦不再鳴謙，專顧參戰事務罷了。

徐總統與錢代總理，方互相等商，設法息爭，欲爲南北統一的籌畫，忽由北方遞入軍報，乃是俄國逼激派新政府。見九十五回與俄國遠東總司令謝米諾夫相爭不已。謝是舊黨，不服新政府命令，所以雙方交戰，已將兩月。偏謝軍連戰連敗，退至大烏里，擬退入蒙古境內。俄新政府的討謝軍，也隨勢追逼，勢且軋入外蒙，所以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達中央，請兵防堵。徐政府乃命黑龍江吉林兩省軍隊，并察哈爾特別區域戍兵，分道防邊。先是俄

領西伯利亞境內，有捷克斯陸伐克軍，自組團體，舉軍官蓋達為總司令，獨立自治。聞他自主的原因，實由俄國與德奧交戰，已歷四年，此四年中所得的俘虜，統充西伯利亞境內。會俄國內亂，不遑顧及囚犯，德奧俘虜，如鳥脫籠，索性四處騷擾，大肆猖狂。捷克民族，本來是反對德奧，及為德奧俘虜所迫害，不得不設法加防。西顧俄京，已無出援的餘力，只好自集兵民，獨當一面，並且移文協約各國，請他援助。協約國聞報，多半派兵赴海參崴，聲援捷克。中國居參戰地位，亦得捷克軍來文，前由參戰事務處，擬派兵二千人往海參崴，與協約國一致進行，但須假道日本。南滿鐵路，未得日人許可，因此遷延過去。及徐氏為總統時，已與日政府商妥，慨允借道，乃遣陸軍第九師部下四營，作為先驅，餘亦陸續出發，一面承認捷克軍隊為交戰團體，特發出宣言書云：

捷克民族，欲組織獨立國家，其志甚堅，經久勿懈。中國政府，素表同情。查該民族素以反對德奧為宗旨，中國政府，因其舉動與聯盟各國一致，是以對於該民族軍隊之西進，曾經允其假道中東鐵路，為種種之協助。現該民族軍事局勢，日益發展，中國政府，深冀該民族能以武力，達到抵禦德奧之能力，故特承認在西伯利亞作戰之捷克軍隊，為對於德奧正式從事之聯盟交戰團，並與各聯盟國軍隊，為同等之待遇。中國政府，並承認捷克國民委員會，具有統御之能力，遇有必需事件，甚願與該委員會交際。特此宣告！

這種對外處置，統是外交部與參戰處，會同辦理的條件，且尚是無關重要，不必大加計議，但教隨時制宜，自不至有意外變端。只是南方軍隊，自組成軍政府後，與北方對壘分峙，變做兩頭政治，却有些不易融和。徐總統乃先令錢代總理及各部總長，聯名通電，傳達南方，商量休兵息戰的辦法。電文有云：

比者四方不靖，兵禍相尋，苦我人民，勞我將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國力既殫，紛爭未息，政治開滯，百業凋零，僅就對內而言，已岌岌不可終日。況歐戰現將結束，行及東亞問題，苟內政長此糾紛，大局何堪設想？夫歐西戰禍，誼切同仇，猶復尊重和平，致其勸告，矧均屬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繫，休戚與同，豈忍以

是非意見之爭，貽離析分崩之患。試念戰禍蔓延，窮年累月，凋殘者皆我之國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傷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有識所痛。推其所至，適足以摧傷國脈，自蹙生機。當茲國步艱難，一髮千鈞，再事遷延，噬臍何及？邇者東海騰運，首倡和平，能訓等謬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誠悃，敬告羣公。倘念民困已深，國家爲重，不遺愚陋，相與籌維，各該省一切軍政財政及用人諸端，無妨開誠布公，從容商榷。善後辦法，更僕難詳，大要在收束軍隊，勵行民治，以勞來安集之政，收清淨寧一之功，俾國脈漸蘇，民生自厚。若法律問題，雖爲當日爭端所繫，第是丹非素，剖決甚難，以今日外交吃緊，若舍事實而爭言法理，勢必曠日持久，治絲益棼，陸沉之憂，懸於眉睫。請宜先就事實，設法解紛，而法律問題，俟之公議。凡茲愚慮，悉出真誠。諸公愛國夙殷，審時猶切，慮難匡濟，當有同心，尙冀示我周行，俾資商洽，引領南望，翹佇德音！

看官閱過上文徐氏宣言書，及此次錢代總理等通電，應知徐氏心理，無非企望和平。但兩文中統言歐洲戰事，已將結束，這事厓略，小子未曾敘過，應該補敘出來。歐戰詳情，應詳專史，不屬本書範圍，因非有牽涉，不得不表明大略，此即文法隱密處。自從奧、塞兩國，啓豐開戰，已見前文，遂致全球各國，陸續牽入戰潮。德皇威廉第二，素欲爭霸歐洲，想乘勢削平各國，因此極力助奧，決計用兵。初出兵時，原是銳氣百倍，盪破比利時，直入法國北部，復分兵佔奪俄屬波蘭，侵略俄羅斯西部等地。奧亦破滅塞爾維亞，甚至英法俄三大國，合力抵抗，尙擋不住德國凶鋒。嗣經英法俄四面聯絡，招集世界中二三十國，同抗德奧，於是德奧勢孤，反勝爲敗。當時英國外交大臣巴爾福，曾把歷年加入戰團，反抗德奧諸國名，及宣戰日月，列爲一表，送交下議院備案。小子當將原表抄來，加註民國年計，載入本編如左：

俄羅斯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一日宣戰。即中華民國三年

法蘭西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三日宣戰。同上

比利時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三日宣戰。同上

英吉利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四日宣戰。同上

塞爾維亞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六日宣戰。同上

門的內哥羅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九日宣戰。同上

日本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宣戰。同上

葡萄牙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三月九日宣戰。即中華民國五年

意大利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宣戰。同上

羅馬尼亞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宣戰。同上

美利堅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四月六日宣戰。同上

古巴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四月七日宣戰。同上

巴拿馬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四月十日宣戰。同上

希臘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宣戰。同上

暹羅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宣戰。同上

利卑里亞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八月四日宣戰。同上

中華民國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宣戰。同上

巴西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宣戰。同上

海地

西歷一千九百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宣戰。即中華民國七年

危地馬拉

西歷一千九百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宣戰。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維亞，尼加拉瓜，散多明各，哥斯德黎加，祕魯，烏拉圭，厄瓜多諸國，亦與德奧宣告斷絕邦交，幾

乎五洲列國，統與德奧反對。惟巴爾幹半島中有二孱國，一是土耳其，一是保加利亞，向在德人勢力圍內，不能不聽德人指揮，與衆宣戰。兩孱國有何大力簡直是不足齒數，那奧國也自顧不遑，全仗德人幫助，勉力支持。照此看來，實是一個德意志帝國，抵當全球二十餘邦，相持至四年有奇，德皇威廉第二，真好算是個歐洲霸王呢。可是古人有言：「佳兵不祥，過剛必折。」難道威廉第二，果能持久不敵，戰勝羣雄嗎？當美國未曾宣戰時，大總統威爾遜，屢思出作調人，勸雙方休戰言和，輾轉通問，終歸無效。嗣因德國潛艇政策，妨礙海上交通，美乃提出質問書，向德抗議，德仍操強硬手段，却還美牒，因激起美人公憤，加入戰團，與德宣戰。德之失策在此。德人與各國交關，已將三年，正是兵疲糧盡的時候，怎堪加入一財厚兵雄的大國，與他爭雄，而且美政府商決軍情，派遣百數十萬大軍，直入歐洲，與聯合國軍隊，併力進行，又輸送軍械食品，分助各國，使他再接再厲，聯合國當然益奮，德意志當然益怯。更經過一年有餘，保土兩國境內，已被聯合國軍衝入，相繼降服。奧亦一敗塗地，只好向聯合國請和。德皇威廉第二，還想倔強到底，偏國內社會黨勃發，昌言革命，推倒政府，竟將威廉第二父子，逐出國外，亡命荷蘭。於是空前絕後的大戰爭，至此始止。當由聯合國推舉美總統威爾遜，爲世界牛耳，開會議和，時正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中，爲徐東海當選就職的時期。小子有詩譏德皇道：

善敗不亡善戰亡，楚歌四面總難當。
要知中外原同轍，好向西歐窺德皇。

歐戰將了，徐氏因有此言論，欲借歐洲和局，勸示南方，欲知南方果否願和，待至下回再敘。

歷屆新總統登臺，必有一種政見，頒告大衆。無論其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但觀其發言之時，已別具一難言之希望，不過借普通論調，簡略輿情，始告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言豈欺我哉？歐洲戰史，於本編無甚關係，第有時牽及中國，如絕交參戰，以及俄亂影響，侵入蒙古等情，不能不撮舉大舉，以曉閱者。故本編依次插敘，而不回於德奧戰敗原因，尤簡而不漏，作者固具有苦心也。

第一百回 呼奧援南北謀統一 慶戰勝中外並臚歡

却說廣東非常國會，聞北方新選總統，當然反對，會於雙十節前一日，特開兩院聯合會議，決定方針，暫委廣東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所有總統選舉，從緩舉行，當下宣布議案道：

選舉大總統，為國會議員之職責，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惟現值國內非常政變，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應暫緩舉行。自民國七年十月十日起，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大總統選舉法第六條之規定，攝行大總統職權，至次任大總統選出就職之日為止。特此宣言，咸使聞知。

議案既定，復咨照廣東軍政府，軍府政即開政務會議，承認國會議決案。當日通電布告，代行國務院職權，並攝行大總統職權，越日又發一通電云：

軍興以來，軍政府及護法各省各軍，對內對外，迭經宣言，其護法之職志，唯在完全恢復約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國會之亂令，以求真正之共和，為根本之解決，庶使奸人知所警惕，此後以暴力蹂躪法律之事，自不發生。民國國基，乃臻鞏固。至其希望和平一切依法辦理之心，尤為國人所共聞。其見軍府及前敵將領，屢次通電，可覆按也。及北京非法偽國會選舉偽總統，本軍政府於事前既通電聲明非法選舉，無論選出何人，均不承認。事後又致電徐世昌，勸其遵守約法，勿為人愚。乃聞徐氏已就偽總統，事果屬實，何殊破壞國憲。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覺悟，勿搖國本，而自陷於危。本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護法戡亂，固責無旁貸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

看官閱此兩電，可想見南北論調，是絕對不能相容。就使北方的徐總統與錢代總理，如何勸告，也屬枉然，徒落得舌敝唇焦，不見成功。徐總統未肯罷休，想從外交上着手，聯絡美英法日意各國，從中調停，力謀南北統一。也靠苦心孤詣。且美大總統威爾遜，嘗一再演說，力勸世界和平，中國為世界中一部份，理應如美總統所云，列入和會。唯南北自相爭擾，內部尚且未和，怎好對外？所以窮思極想，呼求外援。外人却也贊成，願效臂助，乃再由徐氏分飭前敵軍隊一體罷戰，且申頒一令云：

歐戰以來，兵禍至烈，影響政治，震動全球。而立國久遠之圖，究未可悉憑武力，故欲保障人類之幸福，必先維持國際之和平。美大總統有鑒於斯，迭次宣言，咸以尊重和平為主旨。吾國政府，以逮士庶，莫不佩其憫世之誠，而大勢所趨，即列邦亦多贊進行，以為世界和平之先導。吾國此次加入歐戰，對德與宣戰，原為維持人道，擁護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達此的，必當合國人全力，勤助協商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本大總統適以斯時，謨膺衆選，亟當詳審世局，用定設施。夫以歐西戰禍，擾攘累年，所對敵者視若同仇，所爭持者皆關公議，猶日佳兵為戒，倡議息爭。況吾國二十餘省，同隸於統治之權，雖西南數省，政見偶有異同，而休戚相關，奚能自外？本無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試數上年以來，幾經戰伐，罹鋒鏑者孰非胞？與糜餉械者皆我脂膏，無補時艱，轉傷國脈，則何不釋小嫌而共匡大計，獨私忿而同勵公誠？俾國本繫於苞桑，生民免於塗炭。平情衡慮，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對待國人，而誠意所施，或難盡喻。長岳前事，可為借鑒。故虞詐要當兩泯，防範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當力圖綏定。茲值列強偃武之初，正屬吾國肇新之會，欲以民生主義，與協商諸邦相提挈，尤必粹國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張實業，以應時勢而赴時機。及茲黽勉幹濟，尤慮後時，豈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貽，破斧缺斨之痛。況兵事糾紛，四方耗斁，庶政擱滯，百業凋殘。任舉一端，已有不可終日之勢，即無國外關係，詎能長此摺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圖，共銷兵革。先以圖國家之元氣，次以圖政策之推行，民國前途

庶幾有夢。以言政策，莫要於促進民智，普興民業，而二者皆當具有世界之眼光，我國文教早闕，而民智蔀塞，進步轉晚，是宜旁采列邦之文化以灌輸之。吾國物力素豐，而興業之資，母財尤乏，是宜彙集中外資力以輔助之。以國家為根本，以世界為步趨，務使人民智識，及於大同，社會經濟，日臻於敏活。民智進則國權自振，民生厚則國力益充，夫如是乃可保文物之舊邦，乃可語共和之真諦。本大總統不憚曉音瘡口，以尊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國人，固渴望我東亞一隅，與世界同其樂利。此時大局未定，保養為先，軍民長官，各有捍衛地方之責，仍應遵照前令，力除匪患，用保公安。民瘼攸關，勿稍玩忽。惟茲有位，其共念之。此令。

令文云：雖似明白剴切，語語皆真，但終是紙上空談，怎能感動南方軍隊，使他幡然變計，願息戰爭？嗣經美國公使出來幫忙，電告駐粵美領事，向廣東軍政府提出說帖，勸他速息內爭，自謀統一。於是廣東軍政府乃通令前線各軍一體休戰。政務總裁岑春煊等，方有電文傳達北京，寄與徐總統道：

徐豹人先生鑒：護法軍與年餘，雙方相持，國是莫由解決。比者歐戰告終，強權銷滅，吾國亦有順世界潮流，而回復和平之必要。美總統威爾遜，於本年九月二十九號為開幕第四次自由公債之演說，實為國際及國內解決一切政爭之本，據無論何國均可賴之以為保證。世界各國方將崇正義而永息兵爭，豈吾國獨不可捨兵爭而求和平之解決？執事既令所部停戰，本軍政府亦令前敵將士止攻，惟彼此猶未實行接近和平談判，玩日廢時，殊屬無謂。煊等特開誠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認上海租界為適中之中立地點，宜仿辛亥前例，由雙方各派相等人數之代表，委以全權，刻日開議。一切法律政治問題，不難據理而談，依法公決，庶可富民利國，永保和平。特電表意，即希速覆！

徐總統接到電文，喜如所望，因即致電作覆：

廣州岑雲階先生，春煊字雲階，伍秩庸先生，廷芳字秩庸，林悅卿先生，葆樞字悅卿，武鳴陸幹卿先生，榮廷字幹卿，畢

節唐冀府先生，慶雲字少川。上海唐少川先生，紹儀字少川。孫中山先生，即孫文。鑒來電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擾攘，兵革所經之地，膏血盈野，井里爲墟，溯其由來，可深憫惻。歐戰告終，此國彼國，均將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國之人，猶復紛爭不已，勢必不能與世界各國，處於同等之地位。淪墮之苦，萬劫不復。世昌同是國民，顛覆是懼。況南北一家人也，本無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謀和平，以毅力致統一。今讀美總統威爾遜今年九月間之演說，所主張國際同盟，用知世界欲躋平和，必先自求國內息爭，然後國際和平，乃有堅確之保證。爰即明令停戰退兵，表其至誠，冀垂公聽。固知諸君亦是國民之一分子，困心橫慮，冒百艱以求一當，決無不可解決之端。今果同聲相應，是我全國垂盡生機，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憂患餘生，專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國依然比數於人，芸芸衆生，得以安其食息，營其生業，此外一無成見。所有派員會議諸辦法，已由國務院另電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又由國務院附致一電云：

讀諸公致元首電，敬認開誠表示，共導和平，至深佩慰。歐戰告終，潮流方迫，元首鑒於世界大勢，早經屢頒明令，申正義而弭兵爭，當爲國人所共見。近於通令停戰之後，繼以籌議撤防，積極通行，實出渴望和平之旨。會議辦法，前已詳細盡畫，向李督秀山轉商，茲承示雙方各派代表，剋日開議，籌謀所及，實獲我心。所云代表人數，論省區版籍，不能無多寡之殊，惟爲迅釋糾紛，固可不拘成見，似可由雙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臨時推定首席，公同協議。至會議地點，原定南京，本屬適中之地，寧滬同屬國土，焉有中立可言？且會議商決內政，不宜在行政區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爲適宜。至來電所舉辛亥前例，辛亥係因國事問題，不幸同時而有兩種國體，今則雙方一體，論對內則同係國人，協商國政，固無畛域之分。論對外國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時局急迫，促進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當於會議辦法，切實商決進行，其他枝節之論，宜從蠲棄，以免曠廢時日。此

間現正酌選代表，爲先事之籌備。會處遴派有人，卽希電示，以便雙方派定，剋期組織，俾法律政治各問題，日趨接近，速圖解決，民國幸甚。

如上電文，乃是北方和議，擬委任江蘇督軍李純主持。李純本服從河間，素來主和，聯同贛督陳光遠、鄂督王占元，稱爲長江三督，與主戰派相齟齬。此次徐政府鼓吹和平，李純當然同意，所以與中央往來文件，除例行公事外，多是籌商和平辦法。惟一方欲在江寧議和，一方欲在上海議和，兩方交爭地點，尙未決定。不過和平空氣，總算有些鼓動起來。中外人士，統以爲和平在卽，嗚呼望治，再加歐戰終了，協約國得了戰勝的結果，中國亦居參戰地位，雖未曾發兵臨敵，親獲勝仗，也覺得借光他族，與有榮施。自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爲始，至三十日爲止，舉行慶賀協約國戰勝大會，居然有古時大酺三日的遺意。無非是張阜粉飾 大總統親至太和殿前，行閱兵禮，凡京師所有軍隊，都排成隊伍，各執槍械，矗立東西兩旁，聽候總統命令。徐總統帶同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等序立殿階，檢校軍隊，又有外國公使及使館中衛兵，亦由徐政府先期通知，彼此關係協約國，不能不請他參加，所以碧眼虬鬚的將弁，也來會集。端的是鵝鵝耀采，貔虎揚鏢，約計有四五小時，各軍隊左右出，紛紛告退，外兵亦皆散去，惟各公使同至總統府，相率留宴。賓主交錯，中外一堂，大家歡飲至晚，與盡始歸。是日黃昏，商學界各發起提燈會，游行都市，金吾不禁，彷彿元宵，銀火齊輝，依稀白晝，紅男綠女，空巷來觀，白叟黃童，臚歡踵集，幾疑是太和、翔洽、寰宇昇平。就是各省奉到中央命令，亦如期慶賀，綠酒笙歌，唱徹太平曲子，紅燈燦爛，勝逢熙世良辰，還有北京的克林德碑，乃是清季拳匪作亂，德使被戕，特約豎碑，垂爲永遠紀念。至此亦皆毀平，不留遺跡。惟是勝會不常，盛筵難再，小子銜到此處，轉不禁憂從中來，隨筆湊成一詩道：

自家面目自家知，粉飾徒能炫一時。漫說鄰家西子色，效顰總不掩東施。

三日大慶，忽成過去。各協約國將開議和大會，擇定法國巴黎，即法京。凡爾賽宮，爲和會地點。中國當然要派

遣專使，赴會修和。欲知所派何人，容至下回報明。

以本國之內訌，而乞援外人，出爲調停，不可謂非東海之苦心。然中政府失權之漸，實自茲始。屬在同種，豈本同袍，乃連歲戰爭，自相譁擾，東海登臺，不能以誠相感，徒欲爲將伯之呼，乞靈外族，其心可憫。其述實可愧也。至若協約國之戰勝，實由彼數年血濺而成，中國徒有參戰之名，而無參戰之實。外人之勝於中國，似無預焉？乃以各國之舉行慶典，遂亦開慶賀大會，政府倡於前，各省踵於後，懷他人之慨，以爲一己之光榮，得毋爲外人所竊笑耶？虛僑之態，只可自欺，欺人云乎哉？

